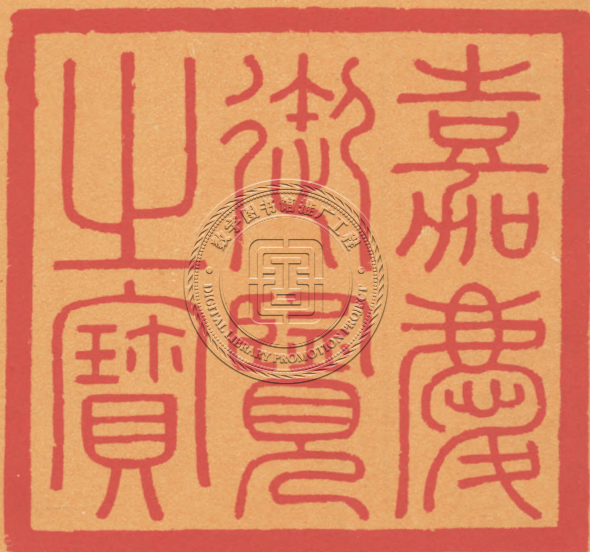
致堂讀史管見 四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致堂讀史管見 四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德宗下　唐紀

蕭復上言不宜委宦官以兵權上不悅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憎否則反是詩書所載由堯舜至于幽厲千歲之間禹嘗諫舜矣皐陶益稷嘗諫禹矣仲虺嘗諫湯矣傅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武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未有言帝不悅王不悅者顧曰舍己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從諫弗咈也改過不吝也朕之愆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尋即怨艾克成哲王其賊虐諫輔如紂辛聽我藐藐如厲王則危亡立至是故聞諫而怒聞諂而喜者聖愚之分而偷合導諛以悅取容者治亂之決也史記以來凡記其人

言事直道逆指者必以不悅不聽不報係之甚則加罪其稱悅稱嘉納稱賞發之者蓋百一焉人君監古而反諸身以此一節思之所得亦多矣

假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舊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

謝復可謂大臣矣請君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楊炎報仇怨盧杞事姦邪非德宗心合而志從二人安得進故炎杞雖可罪必德宗變更此志則如炎杞之徒不再用矣正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吝者誠難然太甲周成齊威漢武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有意焉回心而鄉道猶反手轉足夫何難若然德宗非其人也肅

復非不知之然身爲宰相義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爲約不行而後去忘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

復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作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

以君子爲股肱心膂則治必成以小人爲股肱心膂則亂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顧其所同異如何耳與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純也與小人矣而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則和平疢疹界然判矣德宗爲唐室基亂之主由與小人一也蕭復言宰相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宰相官爲一體也又

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爲一心也夫人心不可入
水薰不可變蕕燥濕臭味各以其族無惑乎蕭復姜公輔
陸贄之見疎也雖然豈人之本心哉惟德宗吝於改過而
已矣吝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積人君爲天所子當法
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嗇過而不改也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贊言蕃
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來上
命陸贄喻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不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姦詐有餘唐本不當借兵
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好辭却之而姑答其意旣存中國
事體又絶戎夷後患豈不善哉而德宗許其來懷光恐其
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也主兵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

欲亂唐而助懷光見其擁兵不擊賊故必欲得其言詈以啟交通之路爲相見之辭耳使懷光而語與虜合勢唐必殆矣吐蕃既去上憂之以問陸贄贄之對甚甚然亦不能料尚結賛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不亡者幸也

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之是使之反也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許之是誘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以之疑無施而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醢彭越斬英布又況其凡乎是故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爲

懷光以韓遊瓌掌兵在奉天約之爲變遊瓌奏之上問策安

出對曰懷光初諸道兵特衆爲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若朱泚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李懷光反迹已露削其都統又何疑焉若憂慮其與朱泚合者彼先既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是爲虎傅翼也乃曰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李晟忠義孤軍介于朱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異懷光已叛猶眷眷焉蓋勇於拒諫勇於聚斂勇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去小人固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大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涇陽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已蹈禍機中丞可自求多福昕曰微[illegible]賴李太

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遂不敢出遊瓌與諸將殺昕

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爲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之兵是黨賊也及今自拔上足以助朝廷之勢下足以孤懷光之心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爲負哉且以爲負者與負國孰重也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

陸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迕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貌從而心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

姦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以贄之言方矣但不斥其姓
名耳初朱泚圍奉天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對以皆羣
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爲首泚既退上又問當今切務
贄曰羣臣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
在於君臣道隔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隱情以言
爲諱昔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吶而爲漢元輔然
則佞給者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矣此皆
指盧杞也贄疏既上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贄之說明辨
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諸詆訐毀譽者其效優矣贄
在翰林帝在危厄所言十用六七帝歸長安贄登相位所
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數贄以直言迕上未得爲相何其
陋哉事君言聽計行可矣豈係於相與不相若贄之賢固

當任輔佐忠直之心夫豈愛鍾鼎者自人觀之則可云爾使欲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獻納之有小補也

上欲為長女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贄力陳其無罪上意猶怒罷公輔相

姜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盧杞誤國垂亡幾不可去人臣以此量主何至屈身少貶以求用哉為相三年誤國垂亡不以為負反稱其小心肅登相位稍陳忠諫遽以為負而疾其求名嗚呼宗之以好惡使天下知所從違者君道也德宗之好惡如此何其戾哉

朱滔兵敗走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悉發守兵具儀

仗迎之時人多之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爲之雖失小信傷出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泚滔之事誰不切齒扼腕幸滔敗北劉怦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挈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於險棄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怦於是昧轉禍爲福之幾失洗心自新之道矣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捩以公義劉怦在所宜惡非所宜多也

臣奮曰權[illegible]權衡[illegible]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illegible]矣以爲道[illegible]君上行之以[illegible]臣下用之必陷身[illegible]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句絕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備其交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仲尼舉詩以明夫
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詁家乃貫之爲一謂唐棣之
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遂是權之義不
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引自陳道所當
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意文王脫羑里固自若也先儒乃
曰陰脩德政武王見紂不悛誓衆往伐非觀兵也先儒乃
曰退而示弱至如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卒適衛佛肸
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反經合道斷之由誤
讀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弑君篡國者以爲逆取而順守
之陸贄之師承不可考然所學甚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
反道之說此固鄒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
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唐太宗

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還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頼將士之力克清宮禁及見上又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下引咎歸己斯固哲人所爲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軍奮發而追蹤汾陽歟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比嵩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罪戾過咎則舉歸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爲己之妨也由是雖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爲罪又況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行觀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矣

李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殺顔眞卿中使曰有勑賜卿死眞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
來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勑耶遂縊殺之
貞卿可謂能處死矣自至希烈軍首尾歲餘未嘗有一言
之失一行之誤迫脅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
若人方希烈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旨不可不辨
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縊不如
是則使指不白忠事不盡此非有古人已事可法也而貞
卿處之恬然略不失次君子曰感慨殺身者易雍容就義
者難魯公其庶乎
馬燧說下晉隰慈三州先是朝廷命康日知為晉隰慈節度
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命燧領之燧固讓於日知且言
因降而授恐後以為常上許之

馬燧郟城人也以武力自奮而不知其嘗學與否也按其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舉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是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燧之讓幾於好名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燧於是而讓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己愧心在人事體在朝廷可謂賢者所爲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況我所有其肯舍諸

代宗既誅魚朝恩不復使宦官典兵上還長安頗忌宿將始令宦官分典禁旅以竇文場王希遷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

代宗政事無可稱者惟殺三巨奄戮一貪相有光青史李

帥國程元振植根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仍迭掌禁旅去之難矣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之後不復以神策委中人此又其制斷之善賢於祖考可爲後法者也德宗乃舉宿衛親兵盡付竇霍於是中人擅兵相授終以亡唐其禍豈可與安史朱泚諸鎮同日而語哉吐蕃畏李晟馬燧渾瑊而惡之是也德宗何爲亦爾耶忌李晟而不忌李懷光疾馬燧而不疾尚結贊憎蕭復姜公輔而不憎盧杞白志貞殆猶人有喪心之疾者迷薌穢混汙潔本乎地而親下何以爲天下主也誠欲保全功臣不使顛覆者如光武處鄧賈諸公而愼揀別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舉周廬虎賁分畀宦者蓋以宦者爲一體而不虞癰疽之難療瘤瘿之難割膏肓之不可爲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

察小慧猶熠燭然見此而不見彼見近而不見遠德宗是也明者博照猶日方中堯舜湯武是也故人君貴明不貴察惟知學乎聖人則明矣

或譖韓滉有異志上問李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此人謗毀耳上曰卿弗聞外議乎泌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上章以百口保滉上曰卿雖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乎泌曰臣知其實無異心願早下臣章以解衆惑遂下泌章滉聞之感悅流涕即日貢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人君左右豈可無通達謀慮之臣哉憚滉受疑謂有異志

若非李泌力爲申辨至于四五則主猜已成湜無以自白而江東之亂起矣縱湜守節不貳亦必喑嗚而死所損不亦多乎德宗語泌曰朕方欲用卿卿雖與湜親舊人亦何易可保此不獨以小人待湜亦不以君子待泌矣既陷之又制之又攜離之使執志轉移者承此旨則湜終不能免故爲人君謀慮必確然秉義不爲勢誘利回乃能無失此人臣之法戒也

盧杞遇赦上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致鑾輿播遷海内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高遂奏杞不可復用補闕陳京趙需亦上疏爭之未決京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京爭之益力乃以杞爲澧州別駕

使人謂李泌曰朕已可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不遠也

前相罪逐後相或欲寛之或欲殺之未必公心也爲己而已矣寛之者將以爲例也殺之者恐其復來也恐其復來者盧杞殺楊炎之類是也將以爲例者盧翰劉從一用盧杞之類是也私心甚微見於行事則若揭日月故宰天下司賞刑惟力行至公則天下服矣袁高諸人言杞甚力德宗雖不從猶未怒也及陳京曰杞若復用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乃大怒則以杞黨自居意京譏己也非爭之者衆則杞殆不可遏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德宗非能從諫者蓋是勉强而從其失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堯舜爲不遠則失言也顧當曰累日外

臣竊議比陛下於栢靈今承德音乃知陛下可與爲堯舜

則可耳

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諸將相繼來降懷光知衆心不從已乃許稱聚貨財飾車馬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偷安旬月

李懷光何勇於爲逆而不果於爲順也方長春之守未下決意釋甲而朝上念勤王之功亦必赦其死旣明知衆心不從而歸國爲是以給其下又得少安則順存逆亡之證益明而遲疑需待終不悛革小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類皆如此使懷光知髙郢李鄘而取謀焉馬渾二公無以爲伐矣

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

光頓兵不進璀密言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進言非苟求其生臣父敗則臣俱死矣復有何策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更喻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光死璀自殺

嗟乎李璀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諫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得其告上曰臣父敗則死矣復有何策此以微言自歸冀上留而生之而上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璀亦可以不死矣

初李晟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而止

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況進退宰相者晟取營妓張延賞追而返之交失也無聲色之惑則辱不及已此晟之失也晟有功於蜀雖取子女而去固將帥常態而況營妓延賞何預焉而必奪之此延賞之失也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延賞之失為輕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成隙又陳延賞其他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矣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夫朝廷得失非將帥所當預而宰相用舍繫吾一言蓋不待尚結贊之間而德宗猜心已萌勵功名者可不慎乎

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造久在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未幾如舊法造遂罷

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耳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之少實也如此古之人修佐王之業者必務引君於當道道果何物哉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明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則未知崔造所學果出於此乎不出於此乎雖然其請罷諸使而使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租賦于京師則善政也斷革弊之初事雖遂

集四相在内未必協謀韓滉以軌利權力行沮止故不能
獨濟其夫財賦出於縣而總於州使觀察使刺史任貢賦
不逋闕之責何患乎不辦而多張使名衆建官吏苟非委
以聚斂則安所用哉利聚於上怨興於下侵漁賄賂費耗虧
失其弊不可勝言造所建明非特當時可行後世固可行也
陳仙奇殺李希烈舉衆來降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殺仙
奇爲希烈報仇以少誠爲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爲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舍
而不討乃以留後與之功罪不明賞罰混淆兆淮蔡之亂傳
三姓四將故易曰君子慎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義城節度使李澄死其子克寧殺行軍司馬墨縗視事劉玄
佐出師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乃不敢襲位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必擇賢有德者觀成周命微子啓
康叔封蔡仲胡訓告之詞及君陳畢公任分正東郊保釐
之事未有一言將其才使之富國强兵者其書具在可考
也誠以爲民上當父母之任非賢有德者不能諸侯無小
大皆賢有德亂何自生矣故謂鄰曰友邦欲其相勉於善
而相禁其不善也人君知此義有肯輕以牧守與人乎李
克寧已有亂心得劉玄佐糾持之而惡亦不作其效可見
故輕外任以亂有罪失意之人非知治道者也
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以未入朝韓滉過汴勸之仍請拜
其母母喜置酒滉又言之玄佐曰以有此志但力未辦滉曰
我力可及此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塡宮也母悲
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玄佐入朝

劉玄佐能遏李希烈之襲位而自緩於入朝何也勇於治人而怯於自治者固常人之情也玄佐内有賢母教訓外有韓滉琢磨遂終身不失臣節滉化陳少遊貢米及沮王部謀亂又勸劉玄佐入朝而德宗惑於流言以畏意疑之弊李泌力爲解紛其差失事會悔可及耶

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晟奉詔與延賞結爲兄弟因宴歡盡歡表薦延賞爲相然延賞蓄憾如故

廉藺豈幾焉李上六君子嘗有怨矣卒講解遂平而張延賞終怨何也延賞固小人也而所計者入相之利害也業相人臣之極地于以爵旌嘗化修諸百辟而爲人所前劫故延賞失之怨得之怨延賞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爲前方數其罪怨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係我和與不和夫豈不

取疑於人主乎非所和而和故其和不遂他日延賞譖之如故然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爲正與

陳仙奇既舉淮西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兵遂叛歸上勑陝虢觀察使李泌防遏勿令濟河泌擊之賊衆屢敗殺其士卒三分之二時劉玄佐入朝上命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人至汴州盡殺之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王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心也淮西叛戍李泌勵之有餘力矣千古人破散之餘何必誘致而後可平德宗嘗爲防秋兵所驚欲速平之至出詔書付藩鎮使爲餌賊之具不亦自輕其言乎言而不信人知此心後有是類可復用乎賈林有言陛下性急此性不改

愛未艾也帝雖賞之終無佩韋之益是以年彌進而德彌

退也

齊映在諸相中頗敢言上寖不悅張延賞與映有隙言其非

宰相器罷之

謂德宗不對聽言乎崔造乃以敢言用謂德宗好聽言乎

齊映乃以敢言罷何者爲是德宗誠喜聞臣下議論但惡

忠直喜讒邪耳讒邪之人利口囁嚅辭繁理寡如裴延齡

韋渠牟盧杞之徒無足恠者陸敬輿李長源每有諫諍亦

必周詳委曲至于再三至于五六何也以德宗不明不如

是不足以開悟之耳然二人之言聽從者十纔居半以是

知帝所喜聞者獨讒邪之言若投水而必受也堯舜之間

都俞吁咈則已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太甲不義背訓伊尹

告之纔數十語則已思庸克終厥德惟太康聽五子之歌
而不革紂辛聞祖伊之告而不悛天用勦絶其命此虞夏
商周千餘年治亂之大較也故觀君之明暗於聽言盡之
一言而寤者上智也反覆而後喻者次之勞苦而後回者
又次之竭誠苦口至或以死諫而終莫省者不足復論矣
上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柳渾曰憸人不可復用詔用之
訓齊士旅克清大憝者李晟也毀壞軍旅以致播越者皆
志貞也於晟則必疑之忌之終廢退之於志貞則必思之
宥之終任使之擢仆松梓扶植翦棘恃勢慢諫行於一時
可耳其如青史之不泯何夫澄觀四海洞視千古知善之
不可不爲而力爲之者賢人之業也倒行逆施遑恤來日
曰吾得志斯已矣者小人之志也

李晟慕魏徵直諫故上有所問極言無隱而未嘗泄於人

君子有三立必有祈向慕用乃克有成顏回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立德者也諸葛武侯以管樂自許此立功者也揚子雲準易作太玄準論語作法言此立言者也所志在上其成則中所志在中其成則下碍茫茫然無所志無論心而行或幸而成或偶而中者有矣必不足以垂世而名家故方圓不出於規矩故也小人亦然王莽述祿産者也胡廣述張禹者也秦顯述趙高者也盧杞述李林甫者也慕之不切則述之不力其述不力則其禍不極若君子小人各有所晞而行其志蓋李晟以忠勇自奮所宜遠蹤衛吳近則英衛而乃慕魏徵以直諫事君極言無隱然則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數七年而死向使

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故凡爲士皆不可無忠向而宰相尤不可無所取法觀其心之景仰則其人之賢否世之治忽判矣

吐蕃尚結贊求和李晟曰此必詐也張延賞與晟有隙言和親便上意亦欲與吐蕃共擊回紇計遂定遣渾瑊盟吐蕃於平涼晟戒瑊曰不可不嚴爲備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上命瑊推誠待虜既盟吐蕃伏兵大至瑊僅走免唐兵大敗

陸贄可信者也而疑其有黨李晟可信者也而疑其權重盧杞不可信者也而以爲小心尚結贊之不可信者也而與之和好且德宗自謂平日失於推誠及致患害而不思其所信者非所當信也夫夷狄亦人耳上古聖人懷之以

德接之以禮叛亂侵寇則威之以刑固不逆示猜阻亦豈
渾淪湏淺略無防慮惟言是聽惟欲是從哉德宗張延賞
若以疑忌賢者之心而施諸尚結贊以愛信吐蕃之意而
施諸李晟豈有平涼之辱主相蒙耻終不能雪哉
延賞慙懼謝病
逆斷利害而其事未形固難施賞罰眹曰言之今日而驗
亦可以悟矣而卒不悟夫何所蔽而然耶蕭復以一言責
盧杞姜公輔以一言諫厚葬遂而去之不俟終熟以彼兩
事之悖戾張延賞譖賢喪師以至辱國其罪孰大而誚讓
不加爲相如故則以其謀議本與我同者黜延賞猶自黜
焉耳濮高刻印遣酈生聞子房言即促銷印從善如轉圜
其君也哉

上謂李泌曰自今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也上笑曰朕失辭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以右爲重存交脩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爲要不以多員爲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唐虞三代歷聖賢之君亦衆矣獨以一相治得人故耳如德宗所論是於尚書六曹之上又建一長官而非相也必欲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專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斷疑選賢求治

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達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人
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柳渾與張延賞議事多異延賞諷之曰相公舊德第節言重
位可久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上好文雅而渾質直無威
儀上不悦欲黜爲王府長史李泌言無故事請以爲常侍上
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

張延賞之語柳爽曠者乃李林甫所以俟陳希烈盧杞所
以待關播者也人臣之義比肩事主雖賤官卑秩有忠直
敢言之士猶將遠之使自效于君况同列乎而以節語禁
戒是相奴隷也迹延賞爲相無可紀述而誤國之罪則多
柳渾以擇相責德宗以選畿邑之非人主之職言吐蕃不
可與盟白志貞不當任用皆有大臣風旣卑于惡之者惡其

直而信延賞之讒且不勝其忿至曰苟得罷之無所不可

誠以是施之延賞豈不曰能惡人乎

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泌切諫且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

人臣之極位士大夫之至願也然有不肯為者其志殊焉伯夷下惠皆百世師後之君子尚友而自比則有寧為清而不為和者矣貪夫之言曰進退行藏惟義所在未可以必退為高其言似也其志則知進而不知退者也孔子豈不欲道之行然問陳則去燔肉不至則去受女樂而不朝則去待以季孟之間則去固未嘗以必進為是此進退仕止之決也李泌誓不近天子左右言雖有激然泌實存此心以為是歟君臣之義如之何廢之以為非歟君弗克終

相亦罔終五百多矣意者居亂邦見昏主如仲尼則可不然
用剛必蹈禍用柔必招辱故與其進不若退與其往不若
止也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泌曰天子以四海爲
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
橫而可不言乎

正術邪論兩各有宗以宮內爲家事自脩君臣始唐姦人
宗之李勣以是誤高宗林甫以是誤明皇夫天子之事孰
有大於廢后黜子宰相曰此非臣所當預乃陛下家事也
人主曰此固我家事豈外廷所宜預哉由是大臣徇主欲
人主肆邪心而亂亡起矣考之周禮大宰之職詔王建六
典持八柄治道甚備至於王后世子則不會其膳服而已

若夫庖膳饔羞魚梁獸鼈漿酒醴醯鹽醢醢臘冪奚幄綴
衣服皮幣閽寺內豎嬪婦御叙絲枲縫染之役悉屬冢宰
而天王正家之道則無一言及之宰相以道佐人主曾謂
周公而察成王燕私以爲後法乎齊桓公葵丘之會令諸
侯曰無以妾爲妻無易樹子所以備天子之明禁此則文
武之澤而宰相所當補弼於君者也狄懷英曰王者以
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位
宰相安得不預乎而李長源宗述此意以啓德宗乎以知
齊桓一匡天下孔子與之狄李二公爲唐賢相皆得聖人
之意者周禮太宰官屬必非周公所建無疑矣
李泌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上素
怨回紇不許泌力陳利害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

耶欲曰臣為社稷討而言若苟合取容阿諛以見寵代於天上自非大聖人不能無過故人君必置輔拂諫爭之臣惟恐其不諫或有敗德闕政啓危亡之漸也矣豈自以為是而惡人之議其非也哉乃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鼂錯亦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親事法宮之中嗟乎二子之言求不見於五經不出於孔孟何所受耶錯明申韓無足道者荀卿氏宗王術者也而亦為此言其誤天下與來世豈有既哉夫苟合取容者妾婦之道有指此人而謂之曰何為妾婦歟則必艴然不悅甚則以惡聲隨之漸其所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是亦溺於富貴不能自克而已矣故人能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回紇既和親上表稱臣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

對曰此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僞乎曰道固當然非爲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己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待帷幄爲謀主則戚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以謙虛退讓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

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以其私慾求其有

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著既以剪商
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
又以制禮樂該度量而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爲太
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會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
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
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
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益而取之謂歟
上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
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
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造命者也紂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所以亡也
桑道茂之言驗然則方士不可信乎曰古者不以讖緯有或

中君子亦盡人事而已向若德宗不相盧杞綫於用兵不汲汲聚斂安得離宮之厄惟有此三者則蒙塵于外必不免矣是故明皇用李林甫則有蜀道之行代宗用程元振則有山南之狩德宗用盧杞則有奉天之幸僖宗用田令孜則有成都之駐而不聞太憲武宣有焉豈不以昏明勤逸為辨歟

泌薨泌屢乞更命相薦竇參董晉上未用及疾甚復薦之乃並拜相參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晉充位而已然為人重愼所言於上者未嘗泄於人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賢不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宰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以魏文貞之精愼猶失之

侯君集況餘人乎必如狄仁傑之薦張柬之裴度之薦李德裕乃無負矣李鄴侯智慮過人而以竇參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爲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禹益臯陶伊傅周公謀議具在其所行不出其謀言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是直大言耳史謂鄴侯好詭誕爲世所輕稽其施設鮮不效者獨於復府兵及招大食天竺之策爲不售故言事易成事難者乎所以於其言無所苟歟上思李懷光之功而子孫皆已誅乃以其外孫燕八八爲之後賜姓名李承緒而賓賚之

李懷光胡人也其姓已不可詳既改之爲李又以燕八八亂之是一家而三姓也德宗記人之功善矣若懷光者既嘗勤王而無叛逆爲之置後可也今以惡與功相乘除功尚何有則繼絶之恩施過厚矣假曰寧過於厚必得其苗裔而官賚之而遠襲曹兗之謬晉朝之失而忽於莒人滅鄫之戒是豈虞舜别生分類之道乎

以陸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贄首李泌相後不復諫説豈帝訪問之遺歟抑推尊長源而然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閲已爲後進嫌有爭材競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爲悦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從之未幾或奏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疏再三辯論上竟追前詔不行

稽之古訓則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事高宗之道也考之故事則廣求賢人隨才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陛相所請纔施之臺省長官舉其大者耳其策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守乎德宗旣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贄雖再三辯理終不見納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上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贄奏延齡妄誕小人恐駭物聽上不從

經制國用量入爲出宰相職也戶部度支特行其事耳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姦佞而説欺多疑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入其説惜乎陸相論之之不詳去之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遏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不行焉奉身而退亦愈於它日諸疾之深禍釁之大而贄猶隱忍以居位是再失之也先是贄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有沮之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害已故也

贄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説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有仁義之心也禽獸者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焉

故幾於亾旣亾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全其所以爲人若今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爲也然英雄豪傑圖非所圖而虞人害己周身之計辭不出此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盡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與之學愚旣於其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有洙泗之從歟是故可爲君子道難與克伐怨欲者言也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贄求遷贄曰賓相嘗參擬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以聞參言對上責參歸怨於君貶公輔吉州別駕

九品官極於宰相旣爲宰相矣而眷眷於遷秩陋哉姜子之爲是也向者以讜言劘主蕭獻忠策枝國危何其壯

哉不獲乎上黜爲右庶子若將終身焉可矣亦不安於是詣
贄求遷闕上怒未息遽有黃冠之請躁動標讋饑無以自
厥畀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
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
能自免也然德宗亦可謂涼德矣公輔非有迷國誤朝之
罪一斥不復王不克終相亦罔終此之謂歟
用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充請凡州縣產茶
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稅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
代民田稅從之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茶者生人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鉷楊慎矜章堅以
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爲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
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

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定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或至於官盡榷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官爲市在私則終不能禁私鬻而推埋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敗獲殺人猾吏相爲囊槖獄訟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產挺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慶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聚而焚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然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illegible]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奪止訟獄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上欲殺竇參陸贄力言其罪不至死更貶驩州上又命理其親黨又欲籍其家財贄皆諫止

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陷之其說甚構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審聽言則得之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致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過舉而謂以左遷宿怨是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辯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贄論而止之審有憾焉而肯爲是耶或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然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罰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爲直乎

以中書侍郎趙憬爲門下侍郎憬疑陸贄欲專大政排己置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以趙憬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君子目之也嘗獻審官六議一曰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才而備則不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時中外所謂賢者非陸贄而誰憬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於贄而與之有隙何也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甚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臣所奏事惟憬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有濟非無私之德也由是觀之贄豈擅權而排憬者哉由中書過門下而自懷猜阻疑贄外已耳然則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蓋闇此理而口言之筆書之未嘗反求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才而不疾

見功而不忌見賢而思齊見不善而能改者也
賈耽陸贄盧邁趙憬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奏請依至德
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一日一
易
人誰不學而其見有深淺正邪之異人孰無才而其用有
小大遠近之別以成周之盛聖賢輩出亦不使召畢毛聃
並爲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也唐乃用四五人
爲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不賢者得有
所容夫豈治國之良計乎旬日一易筆亦何愈於一日一
易一日一易筆亦何益於旬日一易均之狐裘蒙茸吾誰
適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乃不可易之道特在乎識
賢否耳

皐遣使說雲南王異牟尋遂棄吐蕃歸唐復南詔舊名夷狄之離合中國何與焉天子有道內治民安邊圉得人雖四夷之勢連環于外不能爲吾害苟爲反是雖使一方瓜分瓦解然一爝之火亦可燎原故凡從事於方外之績者僅不自及以太宗英武禽制百蠻無不如所欲亦未有能謂不合服而不叛者也李鄴侯思抒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於是韋皐遣使要結異牟尋而異牟尋棄吐蕃向中國此後吐蕃爲邊患者寖衰豈其國盛衰自有數耶然後數十年唐室之禍不起於吐蕃乃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自治以爲強於并我族類者曾知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則不強致然後唐室之患不召於藩籬之外矣

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同州一谷木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之猶不可得今安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得聖君開元天寶何從得之

德宗之好諂而甘受使人也雖面斥其祖而忽之不生嚚復責盧杞使之正言則以為輕己艴然而怒裴延齡之言其侮慢不敬亦甚矣則安然聽之不以為辱於嗚呼自輿其先安得使人之不蔑己耶

裴延齡白短陸贄於上趙憬之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寄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不直贄罷為太子賓客

趙憬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為急使其與陸贄同時必景仰慕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

既其尊擢反與裴延齡比而去之矣非甚闇昧於是夫賢不肖之辨如此又況憬懇懇於用賢斥佞何爲其然哉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聾而聵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矣學以記誦斷言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容斷鬼神以幽冥斷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則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憬以任賢爲急而不知賢者爲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亦不能知不肖此憬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學之道必格物物格然後

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矣又豈有黨讒
誣害忠貞之事哉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日夜痛飲至是陸贄貶忠州
別駕上怒未解中外以爲罪且不測城守延英閤上疏論延
齡姦贄無罪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若相延齡城當壞白麻慟
哭於庭
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皆爲有失城
發諫因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
漸防過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
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
爲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
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遂壞而

後行必齊何不可故如城所爲山人處士疎直質野之態耳雖然望至於上姦識於不讜論二發正氣凜然陸宣公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夫豈風流文雅委蛇醞藉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爲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以賓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曰故事惟封王命相用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爲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矣文場叩

頭謝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祖宗成憲惟子孫不知也知則必信之矣知而不行則末如之何矣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德宗既知之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德宗又知之與何為不改而命為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為無私此其病也有私不自克人之通患亞聖之資惟善是從欲萌動差違即克之次則審輕重度大小欲立之不得肆而必歸於理焉罪莫大於故德宗不舍其私是吝也是遂非也是不移也是自弃也是縱其所以亡也然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
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歎晃之不從德宗委任竇霍而惜白居易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秉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

終識哉上之初用賞罷分與恭旅也陸贄以為謀議之
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頌諧之地皆不聞諫其要得不均
其責乎
上自陸贄貶尤不任宰相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
實韋執誼韋渠牟皆權傾宰相渠牟龐躁尤見親狎
德宗以宰相不足任則寧爲若以此五六人者為相以宰相
可疑則安知此五六人之不予欺也慮其據相位為黨故
不以為相則安知其今不已相朋結也是皆無議獨以韋
渠牟觀之然後知上所私厚以氣類合耳當其時固不可
諫輩往矣又何足數直可為後來人主之戒而已人主之
尊如天日月星辰麗焉風雷雨露降焉高明廣大莫可階
及乃引取人所詆賤以滓穢太清其自辱也不亦多乎

光祿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而有母憂詔起復爲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諫曰古有墨衰而從兵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亦上疏諫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

胡氏曰朝廷所爲下所視傚四方面內而化焉今乃教人以喪昏雖不立法而人固式之矣帝女天下婦之儀也駙馬天下婿之表也而可以喪昏皆姓何責其爲昔魯文公即位二年八月使大夫如齊納幣春秋罪之謂其喪未終而圖昏也娶在三年之外喪未終而圖昏猶且不可以其忘哀也況身有衰絰如之何其易之夫當衰絰而服吉服豈有甚焉常人所不敢爲而德宗拒諫甚力仍促昏期不以爲異者豈憒然不知理義哉良由習見易月之事麻苴之短故也

是以聖王以身化人而輔以法制己則無禮欲人之服也難矣

宮中市外間物名爲宮市實奪之也

百姓憂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援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乂雖斂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銀是數落不恤洛然不是非議納諫諍則無如何矣匹夫交易貨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恥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哉

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爲黨出城爲道州刺史

人心之所服者公而已矣其所敬者義而已矣薛約以言

專流從賢未知其所言是歟非歟果其非也陽城於約有師弟子之分郊送之猶未得比諸欒布矣何罪焉果其是也賢朝廷從無罪之士人先生送無罪之弟子矣在德宗而不在司業何乃并城逐之不義而又不義不公而又不公欲天下畏服不亦左乎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況可以勢利誘以威武脅耶德宗自以薛約有罪可耳必使陽城亦罪之然則我違道之好惡亦當好惡我徇情之毀譽人亦當毀譽其拂理不亦甚乎雖然德宗爲是蓋不爲薛約乃爲陸贄則亦欲蓋而彰耳

渾瑊[illegible]

德宗破朱泚及李懷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是賴社稷臣也忠烈堂堂戰伐之多蓋餘事矣然而稽之淸議則燧瑊

之譽不若西平之懿何也其爲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乎燧與良器有隙瑊以奉詔爲原至使平涼之歷終唐不雪故二君忠烈雖無可訾者乃憂深思遠之明守正不拔之操則方晟遠矣是故以時論之時運不可留以事論之事往無所係以人論之白駒過隙倏忽而已獨有是非之理出乎人心者愈久而終在所以志士仁人一言一動必以仁義爲歸謀人國家不以功利爲尚者良有以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上方姑息藩鎮無如之何

德宗有制斷四海之勢而鋒銳銷耎一至於此何也不知持志之方爲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

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懸鑑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巳故忠賢如李晟蕭復姜公輔陸贄陽城則惡之忌之疎之斥之踐危如劉怦吳少誠李納李萬榮于頔李錡之徒則畏之下之撫之綏之若豢御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若守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其威不肅而天下侮玩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爲主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

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己不涉己者亦然李藩從下上來在諸公卿未有向背在諸中尉未有忤違德宗視之猶日方中也故不待聽言觀行但以其儀度安雅而知其非爲惡之人也使應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遠矣故嘗論之見人是己皆如闚鑑中之象察情燭狀皆如觀水中之影執古御今皆如用尺寸之度濟權合變皆如持關石之準參照彼己皆如挈四平之矩糾正枉曲皆如陳一直之繩然後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明四海考諸三王而不謬以俟百世而不惑矣不得此而南嚮堯何以爲君不得此而北面舜何以爲臣非格物物格何以啓進此之塗非強恕求仁何以充此之存故自天子至

于匹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其少誠擊韓全義豈敢之會少誠致書於監軍者求昭洗朝廷亦厭用兵詔赦之復其官爵全義至長安竇文場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

天之生物均於生之而已矣惡在物天無意厚於美而薄於惡也故五穀松栢與臭草毒木同育乎雨露之澤鳳凰麒麟與梟獍狼虎並安乎覆載之大甚夫栽成輔相以補其不全則在人矣是故或藝畜之或薙斬之或靈異之或驅放之然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治物尚爾況治人乎是故遏惡而揚善先德而後刑內君子而外小人尊君父而抑臣子貴中國而賤夷狄重農桑而抑末作隆經學而後

詞藝師王道而鄙霸術崇正理而絕異端追雅頌而放淫
溺皆所以調御二氣扶持皇極以全天地之功而盡三才
之道者也以內君子外小人一事論之見其爲君子矣則
必保護之安存之如養禾稼者去其稂莠及其蟊賊則君
子得以盡其心見其爲小人矣則必制馭之防閑之如治
疾病者絕其本根慮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姦能如是
則人主之職舉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小人之方
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陸姜陽諸人以至蹇
忤犯其罪彌天而於竇文場韓全義則以罪爲功自爲之
說委曲庇覆惟恐傷之其亦昧於己職甚矣
李錡既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運結權貴恃此驕縱浙西布
衣崔善貞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并與錡不法事上

命械送錡錡生瘞之

德宗殺崔善貞與趙奉璋李少良之事類乎曰乎類李林甫怒奉璋言己玄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漏言不專為元載也善貞言宮市進奉觸德宗深病德宗乃假手於錡使肆其酷毒以快己與諸宦者之心不君甚矣不正名人臣所犯而加以惡名此乃姦人所為何有人君惡人議己而激怒於僭亂之藩鎮致納忠之士死於戕賊如是而可以為君乎殺諫臣者必亡其國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所徼也

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棊俱待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極言宮市之害衆稱賀退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

外事陛下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密結名士求速進者柳宗元劉禹錫等七八人爲死友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大本不正故終歸於邪耳君子之非成德者豈能言皆中倫行皆中慮顧其志在於善故終歸於不爲惡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收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取也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叔文識知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故列子書言鬻寃嫁於衛嫁者俟禮備然後行不則野合與鑽穴踰牆相去幾何矣叔文識讀書知治道乃以奕棋小數待詔供奉雜於伎藝卜祝之間是所謂不由其道者也柳宗元劉禹錫以是

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陷身不義哉

永貞元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未定次公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絪和之議遂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而付之王崩太保迎子釗于南門之外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之法而後世之君貪有天下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順宗為太子二十年一旦雖病已有壯子而宦

者猶有它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也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没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向非次公能沮其謀幾有趙高之事矣

貪人必吝不可取而取之曰貪可與而不與之曰吝德宗好貨財親小人小人貨財固一物也既專意聚斂不復顧義理所在惟得是務不復以賢才爲意惟利是從至其甚也或記其進奉之名而授以旄鉞或悅其進奉之言而貸其罪矣於金玉幣帛尚眷眷如此況天位之貴海宇之富肯使其子孫得之乎故惟貪爲吝相應之符也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瘖逮正月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焉建爲皇太孫使攝行聽斷則有光于高祖眷立之事豈不美哉身自抱疾子又病

廢眷戀遲留計不早決賴天未喪唐鄭衛二公會逢其適得以片言遂定國是設有宦官如李輔國仇士良之姦凶專橫廢長立少先議于禁輿之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不係於太子壯長儲位久定也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子後世遂爲成法明哲之君處死生傳代動爲天下則言爲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偉矣然仲尼猶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况夫貪有其位吝于子孫則聖人何以言之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唐紀

順宗

貶京兆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纂資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宂也至順宗實錄則取韓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舉其實一人觀之曰實爲京兆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奏其誹謗朝政杖殺之至謫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此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公卿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不雨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推縮銷沮竄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乎

愈尋為監察御史即上疏論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草粟徵未得者請俟來年[illegible]遂貶山陽令夫李實一人耳而韓公訾之獎之如二人焉韓公斷至於古之立言者以是教人曰無誘於勢利今書與史並行使人將何從故嘗試評之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毀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逃毀之[illegible]

三代之民如此故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美雖不

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貶皆因其旣然之罪如鑑之妍醜

夫何心哉今昌黎伯載寶於史者不敢以非爲是是其公

也而稱寶於書者未免於以不肖爲賢乃其私矣公與私

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間一有文華之士徼其所爲將以入

之今日譽之爲伊傅周召旣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爲共

驩廉來搖毫掞藻曾不以爲愧安知無作俑之自乎故言

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十年不赦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師贄

未聞命而卒贄之秉政黜李吉甫於外旣而爲忠州刺史贄

門人以爲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

德宗十年不赦矣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贄左降臣僚是

則褊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雖然君子不失口於人何况赦令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而不行是人君自侮其言也爲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著德宗惡人之幸赦而故不赦之愈也夫刑禁人之望解釋逋負人之望蠲除何啻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解君子以之赦宥焉但不可以爲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爲故事而妄下則必文具而實不至水旱之逋負名曰蠲除而督之不置也縉紳之刑禁名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蒙實惠者直寇賊姦宄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雖非端士然栖筠之子稔聞典故矣故於陸贄貶中不敢廢宰相之禮豈比之挾怨私覩時勢肆意陵藉不爲朝廷惜事體不爲當者

有禮貌如李巽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垍與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挑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闔戶而處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但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爲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白著慎之至也雖然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謀反一言毒痡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皇懼而出

孔子春秋既成門弟子無受其義者後乃有公羊穀梁氏

作傳異乎左氏敘事而已歷秦迄漢至唐凡六七百年而後趙匡陸淳啖助三家出焉其發明聖人之意爲多蓋有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絕侯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書滅項明事君者不當同黨大夫也書宋人執鄭祭仲叔孫得臣卒明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爲人所役使也書公不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爲幸也循冲與章執誼厚善爲之掩惡於太子受其令而不辭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春秋之甚哉故窮經百而不歸之義理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爲預他事此失言也吾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文通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

耳

韋執誼初爲王叔文所引用旣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時爲異同遂成仇怨

蓽門圭竇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愼獨恐愧屋漏故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況爲天下宰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欲以欺世盜名豈能不敗乎韋執誼與裴延齡韋渠牟爲輩流固無所責矣然知王叔文之不善有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未盡亡聖人固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迹則曷若不爲道於公議則曷若盡改旣與爲異以取恕於君子又欲爲同以不惡於小人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閒居爲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肺肝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愼其獨也然自古如此者多矣爲利回義狡之士亦可少戒矣

憲宗　唐紀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允爲鬼爲蜮爲欺爲姦必於晦冥莫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爲姦欺鬼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臨下如日之方中昏君猶晦冥莫夜之時耳憲宗始初清明才發一語諂諛邪佞闒而喪膽便僻側媚噤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動其心思曰義夫哉哉然纓其冠相與趣乎光明之旦熙洽之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次則如貞觀之制史官日隨仗入隨事記之猶爲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姚璹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迷眩千古今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用爲是紛紛以其請建之紛紛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爲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淆亂忠邪彼義府敬宗執誼之惡至于今不泯者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四川節度使韋皐薨支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徵爲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爲西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曰今釋闢不誅則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初嗣位未

能討也闢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反上欲討之而議者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闢上從之於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齷齪之士拘攣之見循印圈符契何適而不然惟明者斷之則如杲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昔地而冰凍釋耳蜀越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藩自餘未有不破者況劉闢眞貪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者而公卿議者鬨然以為難取獨諫議韋丹贊討於前翰林李吉甫啓沃於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薦將臣憲宗之意遂決嗚呼討平劉闢與起治功所患有一人主無尊

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臣為易得臣求有為之君為難逢德宗姑息藩鎮晚而益甚視其朝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寧賢相良將忠言嘉謀並出輦轂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為之志焉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何者可從杜黃裳對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秦皇衡石程書魏明按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非其道也

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實苟無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侵官不可也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不可也然則當何爲哉古之人君既
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
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
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
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
與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
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藏圖
有規褻有諫矣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
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
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
如此此乃所以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衞士傳
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畧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

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黃裳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盧杞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措其君於酖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瑋傑特之才不困於激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李師道自爲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

以劉闢未平命師道爲留後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擅襲父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盡與之復論辨其始終則黃裳必有勵豈空言哉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討之勞費爲如何故君子一言難乎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乎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憲宗文平蜀上謂杜黃裳曰卿之功也

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爲避讓理固當然舍是可自無成有終著于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皐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以自古人臣立

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
如是在己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
力之有焉者勳功名之正法非詭對也王濬不知此義上
表自明杜黃裳不知此義披襟擬詔曠懷多矣
徵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辭疾不至朝政有失輒附奏陳

論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
湯言伐桀之事傅說未應百工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遜志
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爲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爲之謀所謂
師過而商不及皆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囂
囂然與其幡然爲出處之決方其囂囂然也初無毫髮當
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

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由是觀李沆辭徵則不當與聞朝政許國則不當辭疾山居豈尚論異行有未詳乎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以尺朽而棄合抱之木不得稱爲良匠以二卵而棄干城之將不可聞於鄰國杜遵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張皇六師削平僭亂豈容舍小以取大乎使遵素有子貢之短未忘貨殖者厚賜之名田金帛充牣其家而資其長算黃裳之才業俾終偕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有不復自盡之嘆也

李吉甫爲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爲

我言之𡼏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或乃量禍追而多疑阻則怙寵專位惟恐人之軋己故譖愬踈斥之計日生于胷中忌賢嫉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始林甫盧杞然終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介之憾於裴𡼏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甚難於受薦以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矛盾之爲己害也今吉甫一旦用𡼏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嫌知人之明雖在裴𡼏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哉言耶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何如對曰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它日謂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謫諫官及聞李絳之告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昔者舜之爲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此然上有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愎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山東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上許之李

諫上曰非卿所知既成旨頓出望外上令諷之入朝謝恩頓

遂奉詔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人主或以女嫁夷狄或以女嫁叛臣是以女爲餌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以非卿所知拒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女餌人夫豈所以爲權乎承宗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在謝得婦而不在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爲恥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久矣故習不可不愼也

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勑進奉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柰何弃大信而存小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奉三月柳晟閻濟美故違約束自常

情觀之姦臣冒法行險嘗試其君者也憲宗受而不罪然
則二臣非敢嘗試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卒之憲
宗溺於聚歛踈遠君子甘心小人晟濟美可謂聚暴矣使
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二臣所進何所
從出遣清正御史徃考覆之必有倚法以削之事則以其
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一切
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信為辭是養
一指而失肩背為放飯而問齒決飾小名妨大德孔子之
所惡也

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
揖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
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盧坦面折裴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夫均之曾官譖之也譖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與理坦家其顯聞而弗得白故陸贄曰凡譖人者惟於公聽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傷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爲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失不謂憲宗亦然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淮南節度使王鍔厚進奉及賂官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諫事遂寢

任官宦者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遠慕貞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幼少出入乃祖左右

習聞熟見固以是為常事而不之恠歟夫官吏不滌之罪莫汙於受賕百代不變之法也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以通賂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位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為無害則監臨受賕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下之至公歟以此言之庶有豸乎故嘗觀天地之德天德主施萬物資始而清明粹精一毫不係也坤為吝嗇雖化育萬物其益無方而歸根糞本皆反於土故滯於物欲者其趣汙遠於理義者其志潔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上嘗問裴垍為理之要對曰先正其心

裴垍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有所行其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回曰請問其

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
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之道如何垍必
有復于王矣茫然以正心爲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
之可以飽而不能爨也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勑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
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擢爲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裴垍嘗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何以能
爾觀垍告憲宗爲理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爲利回
不爲義疚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擿我也勑出
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慍甚則怒又甚焉
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敵孰有廓懷大度以

天下理亂爲己責而不横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眞賢矣吾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愚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請却之上令付度支既而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欲以藥藥不對病雖曼澤怡面膏華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官宦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爲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

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祖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悟周公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諸公斥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櫟楊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爲監察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背恩風義之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

并甲之父子兄弟姻戚黨與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貴友之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璀勤勞富貴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徇一時之情而取笑萬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言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盍亦直舉太宗故事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隳紊舊烈而甚於德宗將有弒君亡國之禍願盍刻此弊追復貞

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可爲忠言之
知其不遂開納耶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
廷以爲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
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玉不
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耳禮義以維之
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干霄者中
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栢亦不得遂
況常才乎以元微之論焉其資甚美未爲小人之歸者憲
宗敗之也稹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剴切音出李絳
之下一爲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讜言偏長官毀之

氣勢不理前事又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使知守正之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積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旣經拆挫不克固守一變而從比司遂與賢人君子爲敵讎抑沮裴度以隳河北之績雖積下喬入幽祇自毁壞靖言其故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謂李絳曰居易不遜須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天下箝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有佚罰況過誤出於己則聖賢之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憲宗求諫納忠號爲英主而猶駭聞錯之一字況庸庸者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己終從李絳以忠相益去非從

是如反覆手使每每如斯貞觀之治眞可跂而及也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陛下方勵志太平宜拒絶方士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豈非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勢固然

也誠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端何自而入耶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尚書載帝王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貢記貢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殖貨利爲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爲丕刑則有之矣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削則有之矣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反復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憸邪爲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亡則

墜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矣不臣者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闕雖得三鎮取河湟亦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爲德政之累非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相絶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況以天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若以湯武爲師不出十年何患治功不立李絳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耶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貶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

之如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璀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爲易者李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鄘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孤郁裴垍段平仲前後陳列甚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毛斯毛之難拔不幾於劉更生所謂倭山乎今以他人事涉遠能出之非帝惡承璀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内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璀與其事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頗然憲宗則以爲重典矣既以謝希光又以遏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去一奄尹若驕兒㥽齒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輕如一毛夫授以禁兵出爲制將易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師出無

功使叛臣矜肆侮玩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才得降爲監軍未幾又爲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璀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爲英明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

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盤遊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不敬天怒戲豫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執絲竹萬八千人酒卮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

甲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咎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為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為上相乃以樂詔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者尚德不尚刑上曰然他日于頔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頔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失色退而俛首不言笑竟日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理而折屈如此盍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故隱忍恥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謬使李絳而不獲乎上如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曰朕入禁中獨與宮人宦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官御處聲色侵蝕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習并其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爭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肯

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宦御之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梁守謙爲樞密使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爲樞密使然則樞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恭顯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爲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同參聽進止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爲二府處勲舊之臣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參紊甚矣其源

乃自憲宗啓之必欲指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
樞密之職然後爲善也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
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
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
奇甚而無以相制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
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
樂隸節度使竟爲宦官所沮而止
李絳既請憲宗既從使宦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願分隸則
遂已乎曰號令聚散出於朝廷儻以任絳絳處之有餘矣
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由宦官者皷扇憲宗方主宦者則雖
絳亦安能爲力哉憲宗遏劉光琦遣使齎赦叱吐突承璀

曳撒碑樓何其陜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折西戎乃國計之大者反為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

迴呈西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為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從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為受降城據虜要衝守邊利地奈何舍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鮮用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修天德故城蹙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猶以取厭矣吉甫媢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諫諛著驗功名日昭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振武之議盧坦周懷

義所見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
絳彼吉甫無與偽謀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
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相吉
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也

羣臣累表請立郭妃爲后上以妃宗強恐既正位後宮莫得
進竟不許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内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
也嘗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儷豈不輕其身以
妃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
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
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爲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
以憲宗畏之恐妨已之從欲雖然豈禮也哉嗟夫德之難

於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也有
以愛而登后漢成之於趙氏是也有以先帝之私爲后高
宗之於武氏是也有以倡優爲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
有以宮婢爲后齊後主之於穆氏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
若憲宗身居冢嗣娶汾陽愛孫正執加焉而反不能居之
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弑殺之禍其所
由來豈無漸乎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
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
非黨顧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弗類則離合者越宇
宙異天壤如出乎其時見乎其人端拜而議也離者父子

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情志否隔猶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爲類者也桀紂幽厲呂政栢靈高洋蕭寶巻陳叔寶隋楊廣爲類者也伯益皐陶稷契夔龍伊尹仲虺萊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苪爲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和士開高那肱江總孔範虞世基許敬宗李林甫爲類者也類者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其附麗不以膠漆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者既如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未聞蕭寶巻隋楊廣而慕用皐尹旦奭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惡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爲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必惡朋黨者推己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處於君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乎將與

小人為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官遜讓三千之衆亶惟一心未有譏其為朋黨者也然則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慝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疎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于其時臨其事者惑於真偽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合羅

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覬焉乃大相繆戾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係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麒麟太宗延士於瀛州于以興起治功討安天下又安可以其衆多而指爲朋黨也耶夫小人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之喻焉凡其謂君子者曰同訕上曰同惡衆甚

則加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而惑而忌克欲不信得乎以
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
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鎛則
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异鎛順從然則同所非同惡
所非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
以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
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
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先明後
暗始勤終勌之失是故武丁典學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傅
說得以欽承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乂列于庶
位不然說方且爲黨魁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
無偏無黨之法也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上召承璀入先罷絳相

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璀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與承璀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爲也憲宗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拂寧出發使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惰絳必不去相位承璀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也方行萬里信宿而畫豈特復歸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爲急乎

回紇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貴廣未許李絳力諫以爲何
惜小費以生邊患

李深之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耶抑寄意於行之之難也坐乎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婿夷狄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賛而絳懇懇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遷善之美收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鮮儷或謂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眚終弃是不然夢得子

厚之附伾文也蓋有變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爲而敗今觀其文反歸咎於人且終身以叛文爲賢可與興起治功者夢得之問大鈞曰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乎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不知爲叛文探聽竊事謀議唱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比可謂坦坦之衢耶抑非徇勢射利之巧耶夢得作玄都觀桃花詩怨懟未嘗少悛子厚至託諷淫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創艾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於大戮已爲深幸擯廢沒齒非不幸也衛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於心無改悔之理惟顏子大賢乃能不貳過語雖爲論然以劉柳二子觀焉非志於

誠身欲寡尤悔者宜省舍故趨新以臻无咎之地哉

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爲必克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殺亞夫東京錮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爲害亦豈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銳而終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於國言且李逢吉之比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

韋貫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韋貫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涇卒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為然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爲師者哉況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鏄亦以聚斂得幸方決

疣潰癰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頓弊歟

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

古人有云武不可黷黷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氣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申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斂衽聽命其有不服然後震武以懾威之蓋不止王承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之無名爲敵所輕傷威損重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忍者隱忍也非殘忍也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失辭罷爲中書舍人

孔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

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天下者可知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或以名家不能者或至傳笑名家者未必合訓誥之體追三代之隆也賢於不能者耳不能而至於傳笑豈不辱國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爲貴才華之士不得擅其文樸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爲之故貞觀制詔自中書出猶爲近古儻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失亦寡矣

淮西自兵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

用兵使遂將自出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是推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歟否歟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奇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責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木浸興矣

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於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聰致異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成王過聽流言致疑周公既開鴟鴞之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敬迓天威嗣守大訓以逮顧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

而其克己蹈善日新厥德逸樂盤遊之行必不設於身體名
覬堯舜禹比湯武何其美也漢唐惟孝文恭儉景帝遵法
光武未免封禪之後太宗亦然憲武中興有始無卒皆不
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安而行之矣下乎聖人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
術甚衆惟循大學之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
必修持必久逸欲無自生而況於聲色貨賄臺池苑囿之
樂乎人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
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裴度用兵宰相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爲
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盡李全萬

鍾退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略可謂
君子矣不如是必為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
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
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數進羨
餘並拜相裴度崔羣極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曰以事觀之元和之初即
用杜黃裳繼以裴垍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志凜凜
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异鎛已在班行向若
無杜裴諸公專任吉甫則在班行者秉間緣隙升為卿相
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
也雖然逢吉王涯才去异鎛繼進擠度于外崔羣亦不能

獨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欲隕于弒逆前日虛心克己黽勉圖治之迹田首淪墮是故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舜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周公所以告成王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天爲之子而知此道必能位乎天德有始有卒矣

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爲朋黨不之省

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汨之也乾九二之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辟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衆而相臯陶其用賢不二湯有天下選於衆而相伊尹其終

始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資其之與
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所謂將恐將
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弃予如遺者故漢景平七國則亞
夫死晉武敗符堅則謝安退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
平淮蔡則裴度疎惟近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
此范蠡所以浮鴟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
賤李長源所以爲隱遯者也方是時憲宗任宦官悅進奉
异鎛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黨熾甚裴度與崔羣極
諫不聞黨諫有言反謂度爲朋黨並信黨論乃人主與小
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豈不爲後世之大戒哉
方士柳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上以泌爲台州刺史
求之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

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爲帝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悟則台州刺史不以命泌矣果能爲人主增其年齡豈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愛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辯壓羣臣而不稽其理羣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格君惑心泯默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無以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至京師

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歛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漸疎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筭憲宗常以爲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驗憲宗曾不獲嘉報逾年而弒殞其爲誕妄不足信彰彰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宦者爲之也具仁義禮智者謂之德有勳庸勞力者謂之功瞿曇之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德自居爲國者又從而信之此皆

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孰見聞謂當然也然則較憲宗平
生行事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失多歟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上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
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
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
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為之罷退宰臣黜除朝
士亦衆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
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
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
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
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斥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
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踈獻佞固寵者淺之乎其度中

立矣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它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皇鏄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卓蕃矣以閩粵之俗覩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飢餓或至相食故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當是時蓋有以身爲累者矣憲宗深居高拱生齒之耗益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怒竄聚斂之臣罷貢獻之令更革弊政擢用良守宰以修代天子民之職乃闇然之漠然不復經意又使直言不敢居

位始勤終惰卒蹈不測古人曰國家閒暇而般樂怠傲是
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曰用姚崇宋璟則
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願陛下以
開元初爲法天寶末爲戒皇甫鎛深恨之

皇甫鎛以林甫爲非則當勿效其所爲以爲是則何恨於
崔羣之對旣能懷恨是蓋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克必
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爲季
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粟倍它日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鎛躬犯此罪又故爲之其刑孰加焉它日崖州之

取其猶爲輕典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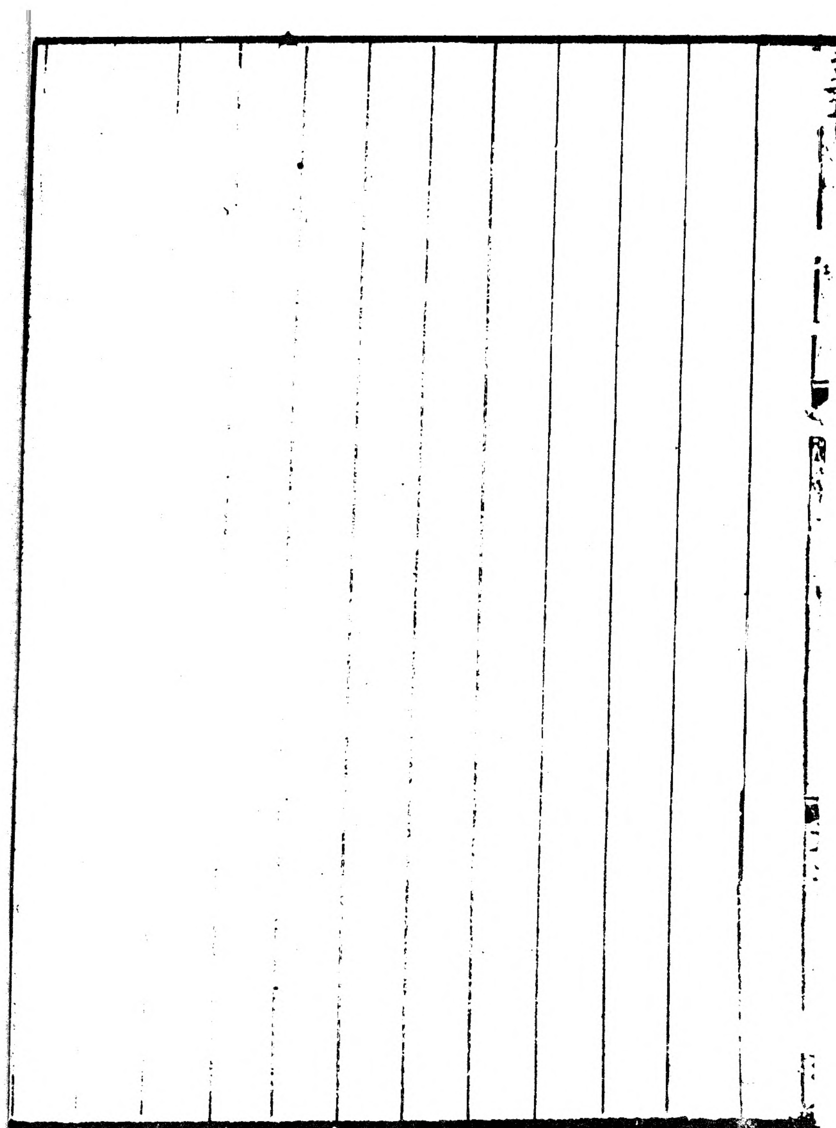
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崔羣曰言聖則孝德舉矣鎛譖之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因事黜羣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己爲聖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受之已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靳一何陋歟聖者無不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鎛錢穀小人烏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己之有無據人所稱即認爲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羣焉得而損之使誠無之鎛烏得而與之良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侈汰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失矣

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父有德[illegible]歟

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禹益伊傅周召為式此亦君子君未嘗納譽於其君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為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為已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故不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導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五

穆宗　　　　　　唐紀

正月丙午上即位二月丁丑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觀之丁亥幸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羣臣多諫上不聽

憲宗不知帝王之學初即位喜對諸學士李絳白居易崔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拳拳而勿失者也已既不得學力又安能擇人使教其子哉穆宗踐祚年二十有五矣若憲宗知周公傅成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十五年之久豈不爲賢主乎一旦居兆民之上身在大喪柩方在殯已與羣臣吉服游戲無度若膏粱騃子初無所知者不旋踵而即

世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養教之類歟是故善爲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爲急周公之於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謂輔導者非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閹寺嬪御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蓋與近習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久熟則生愛敬故也三代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後世舉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道既踈保職又闕夫傅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盖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祗慄而莫敢仰視萬方承奉而

所求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可知矣故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無滿假此自古治亂之所由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此者鮮矣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出入起居無違禮發號施令無不善後世不復知此乃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特一端而已故觀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由其幼少無輔導之方而勢位使然也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方幼智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日雖有邪說移惑不能入也爲之不豫及其既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

宗不可得已葢人心無常雖大聖人處富貴之極當隆盛之際不忘警戒而況幼沖之質其可廢閑邪拂違之道乎凡此皆任道君子之言可爲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上性侈奉太后尤爲華靡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爲孝矣曾子曰夫所謂孝者諭父母於道也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諭父母於道所謂尊親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謂弗辱也華衣服美飲食盛聲樂嬉戲上太后之奉多恩澤匪頒宴遊之費所謂能養也若穆宗奉太后以侈靡猶不得爲能養者何也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别乎夫以知養而

不敬猶不得爲能養也以舜事父母觀焉孝冠千古而不聞耳目之娛口體之供以侈靡爲貴也使其有之豈不載於書哉既以天下養矣身爲聖人可謂弗辱矣烝烝乂不格姦可謂諭父母於道矣故孝以舜爲至天子事親之法也

上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遊宴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乎

皐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湯戒諸侯曰無即慆淫殺邦方興沈酗于酒箕子以爲憂君臣上下沉湎淫佚常武以爲刺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內服百僚庶尹宗工罔敢崇飮周公以爲誥凡姦邪之臣欲竊君權柄者必納之於逸樂丁公

著可謂忠矣公卿大夫宴樂相從而公著以爲將勞聖慮

者樂在上則憂必生于下下無憂則上必享其樂此仁人

憂深思遠之言也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

切其父恨之自是二人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李宗閔對策天子亦擿

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耶彼於吾父無素仇安得而然

之使言而是耶必思力善效忠以蓋前愆亦不當然而不

解也且譏切與發冢孰重郭汾陽不怒父冢見發安朝廷

反側之心而文饒切恨父政被譏激士大夫分黨之患心

之廣狹如此宜功名終始之殊也宗閔黨雖多小人使文

饒平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負才智者必皆爲吾用

以此佐王其業豈不宏且遠歟

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與鎮久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度支不給其糧賜弘正不得已遣歸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四十人競爲侈靡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不平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遂殺之

天下所共利而爭之者財也已所得取而他用之猶足以召怨非己所取而取之其能免乎田弘正於魏貨取非所當取也於鎮貨非所當他用也而皆犯之是牽於兄弟子姪之私情而不明人我取予之大義也忠義雖多以利而沒夫豈獨王庭湊之罪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爲之請曰直臣有才可惜

牛僧孺曰設法所以禽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

有德者寡有才者衆德成曰賢才贍曰能聖人不偏廢也尊之使之爲異耳不爲才者難制設法以制之也方且使之賴其力用隨而制之防其罪惡人亦安肯自盡哉僧孺所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祿山朱泚之才孰與共驩苗鯀此四人堯用之舜誅之各有攸當也祿山與泚非法不能制乃二君縱使至是耳人主若從僧孺言於有才者動以法從事失人心禍亂之道也然則如之何用當其才不過其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而已矣

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天下太平宜漸銷兵請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遂可其奏軍

士落籍者衆皆爲盜

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内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羸股肱決射御之士大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説變諸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俛段文昌募銷偃之兵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旣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鎭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

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憒然則以憲宗豢養其
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節度既有監軍領偏
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小勝則自以為功不勝則歸罪主將凡
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故雖以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
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

魚朝恩督九節度則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鎮則無功伐蜀
之役不置監軍而劉闢授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吳元
濟成禽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夫以裴度威望
之重智略之高自相憲宗以來處無遺策舉無過事又挾
烏重胤李光顏諸名將以討幽鎮夫何足云者而不能有
尺寸功則以中制舉動衆建監軍而已嗚呼與亂同事欲

俾敢得乎然則度一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委之中外倚之大臣之義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也郭尚父相州之行亦猶是耶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留守東都

元微之以詩名其名出白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無知識者所能爲也託意於諷諫則可以觀其事君寓情於美刺則可以觀其蒞政若無識則其言背理傷道雖有華藻不能獨勝而不爲人所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裴晉公忠勳之元老也崔潭峻魏弘簡刀鋸之賤人也深結崔魏左右庭湊而沮抑晉公其所見如此則其詩雖凌駕七子而追攀四始亦何足貴歟不特稹也如柳子厚劉夢得

何獨不然故君子以有識爲貴

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

昔漢武用法嚴而太子寬厚於是朝臣與宮僚分黨與穆宗柔懦無憲宗英果之氣矣又況張皇六師削平僭叛尤非鄙夫懦士所樂故以天下厭兵熒惑儲副而憲宗不知其子之爲人所惑也所以善養太子者必使之親正人聞正言見正事邪僻側媚皆無自入以此善始猶懼不終始之不圖終於何有

裴度元稹皆罷相

先是和王傅于方說元稹遣客說王庭湊使出牛元翼仍賂吏兵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道以便給賜稹皆然之有

李當者知其謀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

賞詣神策告之詔左僕射韓臯等鞫之皆無驗而二相俱

罷然則何訟也稹為宰輔聽邪人計賂吏兵部偽出告身

不問其它獨此一事豈端揆所宜為其罷宜矣而并及裴

度則以主稹中人慍其獨罷穆宗庸昏不能辨也夫事在

目前又有獄訟之核且不能辨況國門之外乎

牛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在外八

年不遷以為李逢吉引僧孺為相以排己由是牛李之怨愈

深

李文饒資氣勁直材略通敏而不知命惜哉飢餓流隸得

簞食豆羹則生不得則死然行乞於闤闠竟不可得豈

非命哉而況宰相位亞人主舉千官百品中取二三人為

之苟非有命雖以仲尼之聖而位不至若其有命則市井庸鄙之夫往往為之其為之者或終其身或才及旬月或聞命而死或朝坐廟堂夕被囚竄或尊榮累世或家族殲夷考其善惡雖係於人為要其極安能違必然之數歟彼李宗閔牛僧孺合從締交以排擯己是則人為也而其所以然則臧倉公伯寮之類孔孟歸之天命者也文饒不悟但知畜怨其不能行所無事而為方寸之累大矣是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君子之成名小人之對也張說有云宰相時來則為之今以不速為生怨不亦淺陋之極歟

敬宗　唐紀

李逢吉素忌李紳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為儲貳逢吉

力也李紳輩皆欲立深王耳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未信
逢吉奏紳謀不利於上上猶再三覆問然後貶紳爲端州司
馬百官詣中書賀逢吉猶以貶太輕上欲殺之獨韋處厚力
諫不可會上閱禁中文書得裴度李紳請立上爲太子疏上
乃嗟歎雖未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爲人臣而動搖東宮罪不容於死必事狀明白獄成而爭
然後致刑今逢吉鑿空生詞使貴豎熒惑於內羣臣攻擊於
外加李紳之辟苟非韋處厚力爲辨明則紳必死矣逢吉
以建儲爲己功王守澄左右之敬宗既閱文書得裴度李
紳之疏則逢吉守澄黨比誣罔較然明白于是罷逢吉而
相紳竄守澄於法豈不偉哉使紳誠有搖動之罪穆宗發
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爲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

謀不利於己則欲殺之得紳請立己疏則嗟嘆之是以其喜怒皆私己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紳既貶百官詣中書賀然則舉朝為逢吉黨獨廣厚一人忠於敬宗姦臣陷害忠良擅作威福如此而君不悟唐室自是日益卑矣

蘇玄明與染工張韶善謀作亂匿兵於紫草車以入至銀臺門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在清思殿狼狽出幸少陽康藝全等擊定之明日上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法當死詔並杖之仍不改所任

門戶之役閽寺所謹也縱盜入宮幾及乘輿其死何疑焉雖兩中尉諸內侍力欲庇之亦無以為辭矣赦其死已為失刑又不改所任它日滅燭行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祖宗遺事不使太子與賢士大夫狎親寧昵宦官宮闈至於殺之生之廢之立之如御蒼頭然亦不思甚矣其爲後世戒多矣

韋勣厚諫上遊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不死諫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言

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告敬宗之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荒耽于色沈湎于酒人臣不在其位可也既獲親近安得不力諫今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沈湎可也是安得爲忠乎不然宴遊逸樂之可爲與否特係乎子之長幼周公不爲是言也或者德載欲深感敬宗盍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陛下方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付託之重貽皇太后之憂臣不敢愛死而不言則亦足以動

聽矣

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禽以入曳之於庭不知乃中使也上怒繫發於獄羣臣諫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發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釋其罪

人君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齊洋隋廣則未有不可諫者觀人臣觀望則愛身而緘口耳是故貪寵祿以負其君者常多李逢吉非能忠也委曲開譬亦能感悟敬宗而免崔發之死不特是也聽韋處厚而赭李紳官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瑶臺之諷而宥李漢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扆之箴而荅優詔

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般費沮逢吉
甫引而伸李紳來言有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陁而罷
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方之德宗拒諫豈不
優哉其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敝化奢靡以蕩陵德
此豈獨敬宗之失乃穆宗過也故養太子不可不愼古帝
王之慮深矣

昭義節度使劉悟薨子從諫爲悟遺表求知留用後李絳以爲
從諫未嘗典兵衆必不盡附今但速除一帥令兼程赴鎭賜
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必無違拒

李深之在憲宗朝第一人也資氣中正而輔以智謀故能
開元和中興之業然竊有未諭者深之撫馭藩鎭必以優
賞收軍士之情且以魏博論之既以田興爲帥勢自帖矣

復出內緡百五十萬以賜之中間又欲以二十萬匹羈縻回紇此又欲以五十萬匹賞設上黨豈事幾應接當如是耶其後帥山南罷遣新募軍宜少優給乃有靳焉無乃可以與可以無與之中固難執權耶

逢吉罷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逢吉邪黨盈朝力沮裴度而為度言者亦衆敬宗卒能辨察誣謗召度入相出逢吉于外此亦肅代德穆之所難也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而已而前史斥為昏狂則亦毀過其真矣然敬宗狎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曰帝之習為不義自在東宮為日已久血氣未定即享富貴之奉非稟資卓異不陷溺者鮮矣要囙忠賢若伊尹之教

祖甲之道嘗有所不及况在位日淺耶

文宗　　　　唐紀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

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

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

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儒寘之左

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既傅學之

又審問之又慎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

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爲則雖愚必明

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

效於章跡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所

能自孟子後聖學不傳安得眞儒而收正君之效耶曰道

未嘗亡出於人心者固在士而有當世之志必以孔孟爲師學之爲王者事也世無明王真儒猶得以善世之道私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適卑識淺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矣此君子所以以任道爲重也

鹽鐵使王播自淮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公千萬卿五百萬漢靈醜政也文宗即位裴度二賢當國而王播入賄除宰相何也無乃以進奉爲常事故與進奉取官雖累朝常事在裴度則不當以常事忽之視大弊而不能革使蘇貪之人持金帛躋廊廟其瀆天職而滓上心多矣豈非裴度之責耶

舉賢良方正中者二十二人劉蕡對策切直考官不敢取

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劉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蕡何也愚謂蕡策有三事焉裴韋之所避也一曰閽寺擅權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二曰誠能挈國權以歸相則心無不達三曰何不塞陰邪之路屏䙝狎之臣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譽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盡以棟國取賢爲君救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勵之以禮

則不出中外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官寺必曰晉公尚不敢治我是則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贊所陳異乎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徙之于門户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章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老子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處富貴之極地目備色耳備聲口備味體備安而能清約儉素不以累心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以史考之能幾君哉文宗率其素稟終始不變其可與爲善與起治道無疑矣而旻又承弼之人無伊傅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讀其書味其人未嘗不

掩卷而嘆息也

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以行未至而蠻退詔罷新軍絳悉遣之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薄激之衆怒大譟趨府絳方宴飲不爲備遂爲賊所害屠其家詔右丞溫造爲節度使造至凡新軍盡殺之因叔元以事聞詔流康州

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而不去未爲無眷眷於君之意歷穆與敬猶爲僕射且與王播爭校儀注至爲李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爲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旣同方鎭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麥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作亂已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備豫之素

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處經遭變之多舛也釋之禍皆
楊叔元所爲温造旣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殲之具以事
聞雖得貶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舍楊叔元則爲失
刑無乃亦懾畏北司故耶是故爲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
首則可耳

上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告京兆尹王璠璠泄
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上以爲
信甚怒守澄即欲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而止上捕
申錫及諸連引於禁中鞫之大臣多上疏請付外覆實注等
恐詐覺請止行黜貶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司馬

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未有
能成事而不敗者宋申錫是已文宗之不可與爲裴度韋

處厚知之審矣誅除宦官大事也申錫受任而不辭是不戒蕭望之之覆轍也然則宦官不可除君命不可從耶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脩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伺難之有宦官雖多其間固自有謹愿忠智之人就使之謀亦必賢於與甲茇夷之爲踈也焉存亮無寵於敬宗而卜染之變衞社最勤今又佐佑申錫免其屠害逮事既定致仕而歸此所謂謹愿忠智而可與謀者矣王璠懷姦故爲不密以祈有合他日不免獨柳之禍自作孽不可逭璠其是歟

李德裕朝夕且爲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說宗閔曰德裕不由科第使之知舉必喜則可平宿憾矣宗閔

問其次曰否則御史大夫宗閔可之悰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

觀人者當觀其大槩譬如松柏有拳曲而無轇轕之狀譬如騏驥有蹶失而無駑蹇之資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對杜悰稱小子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此凡庸嵬瑣不應得而得者之情態也德裕豈有是哉杜悰宗閔之黨也故造爲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不別乃掇取之司馬氏自以至公無私爲心然於牛李二人則偏有左右故悰之猥說亦不削去君以文饒爲人之大槩觀焉無此事也必矣

劉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請他鎭旣見朝政多門士夫請託

心服之歸而益驕

平章曰如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治則無不爲之感彼彊國悍藩亦人耳其心豈昧於是非善惡之分哉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爲之禍裡與其鄰友亦必窺伺而圖取之以自效於君父矣苟朝廷不治而勞心於人之不服雖以一時之力或得之而無以得其心必失之也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可謂不善擇術矣爲上之理也我則慕爲忠義爲上之亂也我則變爲驕悖已無觀德皆因於人是以盜賊自爲也然則其所謂忠義者實未嘗知之徒聞其名耳使其眞知豈視朝廷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凡爲善者貴於眞知不能眞知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杜牧憤三鎮桀驁而朝議卑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爲浪戰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等事也伐魏之於自治其次第遠矣若徒以復十六衛開折衝果毅三百七十四府爲自治之道則非聖王所先務自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嘆曰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表四上竟不受

人君而知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以一言爲名而不敢兼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臣子習爲謟諛陷主於誇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

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可恥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終身不受可爲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爲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則官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勤皆率道人有不化乎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

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戾而不自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旣爲宰相不獲於君尚欲徘徊京師強顏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忮又存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擾之計不能自已者何則此固功名富貴塗轍之所同也使文饒知道循義於以處興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

曲江及昆明池

邪說小道豈不或驗然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爲者故聖王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食非虛語鄭注徒知其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弊人力以厭當之此至易辨也文宗乃爲作率禁衛疏浚池沼聽之不聰如此則震驚之及喑嗚之憤其能免耶

上從李訓謀杖殺陳弘志

陳弘志人以爲弑憲宗者也然事狀初未明也文宗必欲治之孰付廷尉鞫取欵質然後肆諸市朝當時同情亦可併得事非私憤宦豎亦無由起怨豈不善哉而用李訓計黯暗殺之是快李訓之心非爲憲宗討賊也

李訓所獎拔率狂險之士裴度鄭覃亦引居崇秩

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孫詞而牢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在易之隨以貞為利隨而不貞隨之耻也

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仇士良等不克出奔士良大索其黨擒王涯等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大逆以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問曰是涯手書乎曰是如此罪不容誅訓既走追者斬其首來遂以訓首引王涯賈餗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舒元輿李孝本斬于獨柳之下注尋亦死

王涯賈餗與訓注比肩而不耻又附順奉承之如弗及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

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楚豈不望其一言爲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慊矣乃依阿取容略不辨白遂使一人無所憑仗凶豎肆其慘毒朝綱國法掃地殆盡而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不聞王者自爲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善哉鄭覃之言詩也曰詩無若三百篇後世以此專門名家者多矣其能彷彿古詩者有幾古詩有一句一義者合三百篇則無所不備仲尼以是爲盡乎人情事變矣世有好爲詩者而不師法四始或乃指連章疊句纔易一二言

如樛木螽斯桃夭芣苢之類以爲笑則其於詩蓋徑乎藩籬之外又豈覩夫堂奧也末習相師徇末忘本於是有朱窺六甲先製五言者波蕩後生非小害也其精能工妙之作髙不越建安七子遠不踰屈宋騷詞則稽古之功極矣至又篡集古今詩人爲之宗派以私意去取升降預其選者比之禪僧得眼其難如此然有姓字無聞而列于其間者故君子不以爲是也以愚觀之作詩而臻其極殆亦操舟累丸承蜩履豨之技耳韓文公謂之餘事良有以也而唐世乃立爲科目以取天下之士無亦壞敗人才之甚歟

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宫日中乃得見溫諫不聽遂辭侍讀

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決

見微知著矣有官守而不得其職有言責而不行其言於義皆當去惟不能去於是有容身苟免之行尸祿素餐之恥矣當文宗時張仲方韋溫正直有識斷李石不舉爲同列惜哉

宰相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鄭覃以爲不宜再用陳夷行曰是鄉以朋黨亂政尚何愛焉嗣復曰事貴得中遂以宗閔爲杭州刺史

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儆戒以相授受非至精至一窮極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如楊嗣復所謂事貴得中者譬之盜跖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盡殺五人可耳紂欲剖比干而勸之曰盡劓刖之可耳以是爲中不亦悖乎李宗閔果賢豈可前爲宰相而後爲一州果不肖則一州

有民有社有政有事奈何付之不肖者文宗雖天資清儉
恭削寡過而暗於識別所任宰相多小人而少君子故人
主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勇
太子永暴薨諡曰莊恪
太子以好遊宴暱小人遭譖毀不得其死安有莊恪之行
乎蓋楊妃旣殺其母慮它日爲己害乃密殺之而請加美
諡以掩其迹耳文宗於子始則不教陷之於惡終則不保
置之於死天性至親尚且如此由不學以明先王正心之
道也故君德有二以仁爲首
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環走其下如狂上問知其
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
十等十四人責之曰構太子者皆爾曹也盡殺之上因是感

傷舊疾遂增

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所謂目睹秋毫而不自見其睫也漢武欲立少子親除其毋恐其臨朝生亂彼鈎弋非有死道也今楊氏則宜死矣非愚弄其君而君可愚弄豈至是哉明與不明斷與不斷其效乃爾耶

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上疾甚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自己遂矯詔封成美爲陳王立頴王瀍爲皇太弟上崩武宗即位

聖賢非有意於垂法其言動自足以範世後世必當師之事不師古其出者偶合耳其不中者皆是也死生之際人

道之變也故正終正始爲人君之大節按成王有疾甲子洮頮水是不能沐浴矣相被冕服是不能振衣矣憑玉几是支幹之劣矣召公卿大臣百執事詔之曰疾大漸病日臻恐不獲訓語嗣事是氣息僅屬爾而其所命上及文武中述其身以及其子而戒羣公詞意備盡無僭無亂精明卓然甫至翌日而崩孔子取其書爲後王終始之法夫不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慝計何由得乘其間故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所謂正終正始者謹於禮而已矣克謹於禮不以死生亂其志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無奢侈音樂之好退朝惟以書史自娛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人君之大節懵懵焉不然當

疾病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侍臣諫官御史而出顧命面
命大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
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意欲其居正寢不死於婦
人宦豎之手其垂教之意深以遠矣

武宗　唐紀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蔭其子
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
良慚恚李德裕惡中敏黨楊嗣復出刺婺州

異哉宦官之任子也古之奄人取生而精氣閉藏者為之
及有宮刑因又任使焉非天之戮民則刀鋸之殘體也何
為而有子乃至於廣嗣續受延賞其自誣甚矣有國家者
闊略不問蓋狃於賜姓是猶用柞接櫟割牛補羊了不相

涉多見其悖天理而亂人倫也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笑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伊尹爲世保衡周公旁作迓衡衡之爲言平也據持衡之地則當以伊周爲法平心平怒平章百官然後天下無不得其平者而自爲黨首分別徒類何以禁人之朋黨耶

賜劉弘逸薛季稜死上復欲誅楊嗣復李珏二人李德裕力諫上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薛志在陳王劉弘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使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並流嶺南

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之必爲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其未君之也人不得而知其既君之也則上下之分定矣

故堯自唐侯而立舜自耕稼而立禹自畀人之子而立啓
自世襲而立由是以往事變雖衆未有天下一日無君者
聖賢當之兢兢業業常以不克負荷爲憂不敢以位爲樂
也以位爲樂者其享之必不終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
臣不能公心推奉替私立少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
者據非所據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屬歷數大寶如筐篋中
物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曰朕嗣位之際
宰相何嘗比數且文宗既以陳王成美爲太子矣若非彌
留之際中官廢立天下固歸成美潁王何預焉使宰相於
文宗定嗣之後又生他意干度藩王此不忠之大者武宗
豈得以此責宰相也萬一陳王果有疾不可立而立帝弟
則天下固歸安王溶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乃曰向若安王

得志朕邪有令以此豈非據非所據以位爲樂者哉雖氣
習與寵有剛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
及成年未克壽子弗克立其爲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
明而可戒乎

右散騎柳公權奏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
恩非已出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

薦進賢能協濟事功所以爲國於我何有哉而李德裕必
欲恩自我出此非宰物之公術也夫政事除拜中書當謹
守而閉私邪之門引援招延宰相當首公而避交私之路
故善爲相者曰恩欲歸已然使誰當世以爲名言然則張
安世不受拜官者謝人不知其所得之自可謂公矣非耶
曰薦進賢能協濟事功而不受謝始可言公斥逐賢能引

援阿好各得其欲而不受謝若不聞知者始爲此文以眩
主聽而實則輸情素通賄賂附麗牢密其爲交私大矣公
私之分微而顯識之不可掩不必揭日月而行天下無不
知之獨人主不知耳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弟
敏中詞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

白居易清修忠諒自元和以來爲名臣而敏中無聞焉李
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己不附己爲辨乎居易
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之意敏中實無器識
而譽其器識伸己欲援之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師表百僚
之道也他日見稍有器識者出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祥
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太和公主至京師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罪

王者慕冠帶百蠻之名而威不能制德不能服則賂以金帛而和之一恥也與爲兄弟而和之二恥也嫁以愛女而和之三恥也或乃以用兵爲威此三恥爲德皆非威德之實也無怠無荒用賢者難任人所謂德也修明政刑擇牧守固邊圉所謂威也豈必暴師萬里蹀血屠城然後爲威甘受屈辱以媚悅之然後爲德哉三恥之中嫁女尤甚天子之女男女之好夫婦之義人倫之本曾是以爲和戎之具耶太和公主和親無狀之言書諸史冊千載不滅後世觀之亦可以深鑒而不可復蹈矣

初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

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雪久耻宰相牛僧孺曰吐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責我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詔歸其城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誅之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之非計上亦悔之罷僧孺相拜德裕兵部尚書至是李德裕復奏曰維州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奉揚國威維州孰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坐取千餘里舊地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而嫉臣者詔臣縛送降人使吐蕃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維州緩而關中急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爲嚮化在吐蕃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利也僧孺所言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以是觀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司馬氏佑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爲非愚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劍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開門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許遠守之是秋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詔發關中彊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

德二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西山諸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韋皐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皐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皐大破吐蕃拔七城五軍鎮焚百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維州者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弃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弃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虜養馬蔚茹川下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于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已當國政必不為稽元扳召寇之事邊隅

[illegible]得空然無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耶唐有天下西北二虜入寇多矣苟非如元振之時亦皆有扞禦之略何至為一維州而遂至宗社不守耶司馬氏亦信其說謂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而開元中發關中強騎往救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

辨也

夜召翰林學士韋琮以承旨崔鉉名授之令草制拜相大臣無知者

一世之人才盛衰雖不齊必有賢德才智傑出衆人之上者一國亦然爲天下國家而得傑出之士相之無有不治者用之不盡又以異焉者參之則所成就亦鹵莽零落而已矣以唐觀焉太宗時無若魏文貞玄宗時無若宋廣平肅代時無若李鄴侯德宗時無若陸宣公憲宗時無若裴中立武宗時無若李文饒是宜專持政柄者也並時衆賢翼而佐焉可耳苟用之又疑之使意見差殊之人從旁臨察未有能成功者是故二帝三王論一相而已或曰信斯言也則是尚同而無可否相濟之義也而可乎曰人主當

辨君子小人不當致疑於君子譬之爲政欲復古而行井牧既委一相矣又委夫開阡陌者又委夫擾經界者此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無亦廣求知井牧之人相與彌縫是正補其不及裁節其過則九一而助之法行矣故太宗信魏徵則不聽封倫憲宗任裴度則不用李逢吉此得用賢之道御臣之方者也若玄宗喜韓休矣而參以蕭嵩則休必退而嵩必留文宗喜鄭覃矣而參以楊嗣復則覃必負而嗣復必勝是故任賢勿貳伯益所以戒舜也惟和惟一伊尹所以稱湯也罔不同心高宗所以命傅說也武宗之任李德裕固專矣擇建同事而不與之謀是時方用兵澤潞若崔鉉以爲然以爲不然史皆不載其語未幾罷去則碌碌之才耳武宗又安用爲此親擢意者特不欲

德裕引人恐為朋黨耳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
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士良之術自便辟論之未足多恠自其黨類觀之則有不肯為者如良賀呂強趙甃張承業所為士大夫或不逮也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士良之術乃便嬖之罪人歟夫士良雖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客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趙高恭顯十常侍覆轍在前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則其取禍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能疎斥我衆怒之刃亦莫

之勝御矣故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則愚也夫刀鋸之餘皆閹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澡濯其心崇飾奢侈娛悅人主耳目疑非大不可者然士良所言載在簡冊而讀者必惡其不忠猶欲誅姦諛於既死也爲士大夫口詩書師孔孟哉乃貴極將相如楊國忠之流乃陰法士良蠱君而盜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後世又可勝誅耶

河東都將楊弁謀作亂上遣中使馬元實覘之元實受賂而還請與之節且陳其不可取之狀德裕折之詞屈因奏決不可恕竟擊斬之盡誅亂卒

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眩德裕折服馬元實直以目前實事故小人辭屈向使王縉張延賞之徒聞之豈不立爲罷兵雖辯析非朝廷之體苟姦邪肆欺而默默以失機又安得

爲智乎故有不獲已者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庬喝情非苟然若無私交何至于是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施刑斯可罰一而懲百矣

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教授上好神仙歸真得幸德裕曰是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

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玄然其緣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矣稱也故孔子曰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

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
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
老聃八十一篇鬻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
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
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世枝流分裂之弊
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
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
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至於矯誣神天陵藉
宗祖破亡家國殞斃身命無所不至而世人從事於此者
皆曰奉道意以道爲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與禍作
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
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

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黄冠師資以豢養口體逃避税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渇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娑婆寐謇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嘘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轅集之徒安肯含萬乘所開而去之哉武宗曰宫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虚之趣蓋其非僻之爲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説無自而入矣

仇士良之誅王涯等也其子孫皆歸劉從諫凡十二家至其子稹爲郭誼所殺十二家亦無遺者

仇士良之殺王涯等親戚嬰孺既無子遺矣而復有此十
餘家得至上黨何也于以見當時索捕雖嚴而容匿之者
亦吾人皆有不忍之心惡宦豎無道故也天下莫容於人
心以呂政大索而揮椎力士卒不可得士良又安能夷人
之宗使無遺類乎此十餘家者既已獲脫所宜變易姓名
散而四之以續如綫之緒而盡趣劉從諫則以從諫上表
斥責士良伸理涯等既感其恩因以為可恃也曾無一人
知藩鎮悍強理逆勢悖非能久而無變者與其巢于危幕
無寧效杜根成翊世流離轉徙之為安乎王涯賈餗自有
才望特以不能與小人異趣黽勉苟容以生禍亂致凶豎
肆行無辜死者以數千計宗廟幾覆天子氣塞噤以没身
是誰之過歟遺屬僅存滅而又滅天之示戒明且畏矣

李德裕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有大功必告天地表五上
許之

莫難強如忿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蓋格此等也格猶扞去耳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忿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其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慾易生之時也稽諸版圖三鎮各擅其地而未朝河湟陷於

吐蕃而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豈惟驕欲已肆彼怒忿疑忌將紛然並作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於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詵略識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

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加宰相縱之去以成今日之患旦奏二人與從諫交通書疏上怒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己之不正如正君何己已正矣于以諫君猶有漫不省納者李德裕怨憾不平欲報所仇而未得其便乃於功成之後因行中傷之計其意負恃上

恩曰假有過其必勉從我故公肆詆毀斥孺閔于嶺海之陬瘴癘之地然後爲快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周公戒康叔曰無作怨伯夷不念舊惡故希怨仲弓問仁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饒怨而收怨而克數十年如一日其德未嘗進也則其博聞強記著書立言之學皆外耳何力之有

上惡僧尼耗蠹欲去之趙歸真等勸之凡毀四千六百餘寺歸俗僧十七餘萬尼又半之

一身正氣爲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甯何愈此元魏用冦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之類也釋

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絶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必待歸眞彼十七餘萬僧其間固有英明沉溺之才歸眞何道以服之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爲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亦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人獨見欲丕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以化之之迹善革弊者不示以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貸萬物之道也誠欲廢絶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爲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贍齎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上疾久未平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憲宗之子光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政事

三月甲子上崩

疾生倉卒雖豫慮後事者君子猶譏其辨之不早也武宗寢疾九十七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儻有遠慮豈不能定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為換骨故遲回希望冀其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而未嘗見其人也豈不可戒哉武宗立於仇士良非但不為士良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而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珏楊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

[illegible]也其餘固無責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五

宣宗　唐紀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其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宅後古墻陷得錢盈缸母焚香祝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豈敢效人關節乎

賢哉鄭母及李景讓之爲也棄陷墻之貨高乎王烈矣其言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則雖誦六藝至公卿者有不逮焉貪鄙誇勝之人獲則已矣何有勞無勞之問獲則以爲福蔑何身災不災之恤景讓歷年歲歲受撻於母以任不教第之責終不一言於有司以免請屬之罪其視楊國忠置

暄上第者爲如何故鄭夫人之子李常侍之母皆賢遠於
人可以激頽俗者也
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十二月朔日食
宣宗盡反會昌所爲蓋以不見禮於端陵故也而有不能
反者即位之始即信方士受法籙是已在端陵朝與是事
者趙歸真也方且殺之遽又效之心蔽於求長生陷溺而
不可解是以譴見于天日爲之食苟能仰思其故知至明
之物而有侵翳昏暗之象向從致之以克正厥事則他日
必免金丹之禍矣
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者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爲右
補闕上疏訟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
爲人各有心私欲萬殊也故命一相以公道揆之爲一相

之未免私徇也故人君以身率之若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若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非莫擁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黨德裕于鮮波之南炎毒之地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其爲宣宗有私故也丁柔立行治不多見以爲德裕伸冤一節觀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不爲德裕所用而終無怨情仍論達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曾不能然是自爲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謀又所生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樓欲自隕上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謀不祔于憲宗不合葬于景

陵爲鄭太后故也

古之人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若挈矩者居中央以視四旁上下則過與不過皆見焉父之妾猶父之僕輿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輿而儕諸父而可乎故聖人之教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衰敬之者不陵瀆云耳非加尊奉與母齊也成周而上無踰禮亂制之事以私恩崇其所生始見於春秋孔子一褒貶而不足至於屢貶大則譏天王次則譏冢宰上則譏爲之夫者下則譏爲之子者以示嫡妾之不可紊其爲後世法戒深切著明矣兩漢至唐得失並載史冊其有明世之君不敢行僭亂之禮者或以封邑稱君或以太號稱妃未有議之者也今宣宗嫡母鄭太后無意聽政之

初遽奉太后侍兒比肩宸極此何禮也鄭氏有宿怨是以寵嬖失禮於嫡宣宗又用其言鐫削太后儀數此又何禮也夫太后汾陽之孫憲宗正妃逮事順祖母儀五朝今為庶子所陵其怏怏固宜宣宗所當恐懼自責思悅愉其意者乃親行弒逆以快妾母之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遂不使合葬不得祔廟其與季孫意如絕昭公于兆域何以異矣是故按見行事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弒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宣宗盡反會昌之政蓋以素為武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

能反者改備邊庫爲延資庫是已武宗德裕之爲備邊庫
欲取河湟也至是吐蕃國亂紛爭三州六關先已來降特
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等鎮應接而已非有戰師饋賞之
費若會昌政事皆謬妄宜改則備邊分畜戶部度支錢帛
及受諸道進助最爲不義宜不待旦而毀也今不毀其庫
不散其積而徒更其名何也若以此意施於廢寺不亦善
乎

孫樵上言百姓耕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
率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
十萬戶也陛下奈何興之於已廢乎

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
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

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七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貴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敗人理雖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如此庶乎其有感矣

遂果羣盜依阻雞山掠寇三川命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宰相崔鉉曰此皆迫於饑寒一使者招諭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潼請不發兵攻討至山中直前宣詔赦之賊皆降潼歸館而贄弘至盡滅之

崔鉉以宰相請遣使而止發軍劉潼以使者請說降而罷攻討其計慮一也然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爲二策兼用非王者威懷遠人之體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

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遽行羣盜已降王師滅之此乃司馬氏所謂信爲大沓惜哉韓信下齊不顧酈生李靖伐突厥不恤唐儉此兵家狙詐僥倖一勝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爲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爲非矣處己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者必若蒲人之約尾生之期城下之盟半僧孺之信然後君子有不守矣

雍王渼薨追謚靖懷太子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鄆王官爲太子者也今生者不建而以儲君之名贈諸不當得之死者果何意歟立子以長鄆不以過惡聞獨以母士無寵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禁中故渼與滋得愛於上渼既死涇爲滋兄沂爲滋弟其下

猶有瀾滄汭汶四王一齋其序豈不各起覬覦之心乎宣宗察慧輊整而暗於大理他日所愛者不得立所惡者反得立是徒設好惡之私心而自棄之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以問安侍膳於別宮之遠也而左右就養朝夕服勤自太宗玄宗肅宗憲宗身雖逮事皆無違孝之譽而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若心通正理移此心以奉郭太后則何以加諸無間然矣乃聽所生之譖不禮其嫡待之以震怒施之以弒殺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末遺本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為孝乎

上問韋澳曰外間謂內侍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

閉目搖手曰尚畏之策安出澳曰若詢外廷恐復生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綯密奏曰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盡矣宦者見其奏益惡朝士南北司如水火矣

韋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討上黨患監軍沮撓與樞密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二樞密欣然之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爲也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爲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劉弘逸薛季稜方奉陳王而仇士良魚弘志已立武宗是均貴宦其心寧能一耶已付襄王與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而亓元實

王宗實乃推戴懿宗是衣紫之人奔走左右宣宗未嘗知其心此所以不能用韋澳之策也令狐綯所陳亦善盍面陳之而露諸奏牘致使北司見而切齒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十年春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爾朕遂爲閑人休不敢復言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宗廟有託不爲姦人所窺聖哲思深而計遠之所爲也宣宗閑人之喻一何異哉其意以爲有太子則人心向己不專各有爲後日慮已雖未閑猶閑人耳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文宗武宗爲戒彌留之後已立者爲人所廢當立者爲人所排雖欲開一言不可得也此帝所目擊而

太子可不早定耶如此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嗚呼已爲憲宗子旣越四朝夫豈有天下之分者踐祚十年年及不惑猶以大利爲心靳於其子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漢文帝曰朕自任衣冠念不及此故節用愛民惟恐不及其遺詔曰生必有死奚足甚悲苟道此於宣宗之前得無望洋向若而嘆耶

判戶部有闕上欲以韋澳補之澳辭上不悅澳告其親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坐出帥河陽

韋澳受知宣宗厚矣借使上自用已夫亦何嫌而澳以私而不公寧忤旨外補亦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爲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已意爲親非也百官必欲

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恩歸於我非出惟其公而已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故列于庶位者宰輔之職也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選非人主識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故用人惟己者人主之道也

魏謩爲相議事於上前他相皆委曲謩獨正言上每嘆重之然竟爲令狐綯所忌出帥西川

·正直爲謟邪所勝如此哉唐惟貞觀君子常勝裴寂不得與房玄齡並封倫不得與魏徵並宇文士及不得與王珪並此其所以致治也蕭嵩韓休並立休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嵩悲詞所傾陸贄趙憬並立贄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憬不言所傾李吉甫李絳並立絳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吉甫

柔媚所傾鄭覃楊嗣復並立覃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嗣復
趨退所傾李德裕王涯並立德裕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涯
順旨所傾魏謩令狐綯並立謩以正直受知矣竟爲綯委
曲所傾如是者十盖七八此中智之士所以甘同於小人
冀獲其利至於變操守喪廉耻安行而不顧者也自人君
論之好賢不堅惡惡不著任賢而貳去邪而疑豈非主道
之甚病耶

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爲課績朝廷因而
甄奬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
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
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
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賞不能革猶文爲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奉也蓋以爲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以爲公家貲藥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賞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甄奬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悦其名不去其實病源扃瘳不若禁絶羨餘無得進奉則民瘼庶乎又少損矣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漂没數萬家

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

知漢將亡龐勛亂徐上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爲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地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災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遠或曰繼或曰事應必他人當之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唐之君臣知懺畏災異者絕少宣宗又致小康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孫之被之也

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常居外宅愛第三子夔王滋爲其非次故久不建儲及疾甚密以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使立之三人皆上所厚也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出之爲淮南監軍副使丌元實曰何不見至尊而後出乃道之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責歸長等殺之迎立鄆王

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不作鄆王居長不聞過失宜早立也以無寵故常居外宅必欲立滋盡亦及時而定既慮越次則温立何疑焉猶豫留時斷之弗早一旦疾亟私以愛子密屬所厚中人不與大臣謀之自以爲得所付矣曾纔息之未定同列意異者變置移易於叱吸之間然則向來之不豫不公亂長幼之序果何爲哉夫有一命之爵百金之產者必傳之子今富有天下爲心雖子亦靳與之比不得已然後出口如以囊褚閒物竊相付與不亦惑之甚哉王宗實非能以正義推奉長君蓋素不爲乜所厚嘗勢所激乃似義舉苴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變王有寵而立之耶大抵欲恩出於己則是非賢不賢不得不相反故王宗實立懿宗

之事不可不辨也

懿宗　　唐紀

二年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宰相杜悰受宣三相起公慶出斜封文書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欲以反法處之悰封而歸之曰當於延英面請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主上新立當先仁愛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習以性成樞密不自愛乎二人曰當白至尊非公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請宣意悰無語皆惶怖悰曰無慮既而開延英上甚悅

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如不信子房引四皓多取杜悰事迹之類是也唐中葉已後人君嗣世柄在宦官習以成風固不使宰相預謀豈於事定之後責其

同異也惟德宗信讒以疑似殺劉晏而開成之末內有黨與故武宗怒楊李二相意不屬已然一聞李德裕辯析則亦中解無必怒之意也況懿宗庸懦無能不得立而得立已出望表豈能於二年之久追記當時宰相不署監國之奏乎正使有此亦必自形色辭與杜悰相反復豈悰附語於三中人遽能止之也方宣宗疾革王歸長等受密旨立夔王王宗實亓元實知之徑至寢殿上已崩乃叱責三人者迎鄆王而奉之文安得宦官請鄆王監國之奏密欲治當時宰相是援立者自以為功則此旨當出於王亓兩實揚公慶又何預焉是故以情理參究必無是事特杜氏私録載僞以取名耳不可不辨也

四年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慶恭奉宗廟孝思不足又瞻展陵寢奉先之意亦勤矣以懿宗行之載於史籍想其時味其事則若不相似然何也禍亂起於嶺南不思弭息之道方且耽宴遊奉釋氏怠於政事所以嗣守洪業者無其本矣顧乃僕僕數拜於墟墓間一日而徧十六陵以是爲恭不亦末乎禮曰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能讀父書而飲杯圈猶爲旣其文者若務本之道則不止是懿宗當以耽宴遊之心而御問學奉釋氏之意而尊賢德變怠惰爲憂勤華侈貴爲節儉則雖不拜諸陵子孫之孝未失也

五年三月彗出于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星名含譽蓋瑞星也

主大吉甚慶請宣示中外載諸史策從之
彗即孛也孛言其氣彗言其象氣祲孛孛如彗掃然天變
之大者也春秋書星孛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
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其光芒長
大者其禍幾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為瑞者也星孛
而為瑞則日月薄蝕雷霆風雹雷霜皆可以為瑞矣後十
年龐勛亂于徐泗東方騷然亂甫定而懿宗崩又五年王
仙芝黃巢相繼而起毒半天下比其戡定唐亦亡矣禍之
未然智者知之必思患以豫防愚夫淺人朝不謀夕何暇
為來日計況十年之後乎是故謬亂名實以天變為嘉祥
取說人主楊收曹確為相曾無格君敬懼之戒反聽司天
諂奏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五百人每行幸扈從十餘萬人賜予不可勝紀

天理人欲自微而著皆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聖王昭儉德以先天下其效至於賞益而不竊路遺而不拾魚鱉鳥獸亦不可勝用殊蠻悍狄亦不敢侵侮無求故也及侈心一動莫爲防制於是酒池酗酣本於杯勺肉林縣珍本於豕胾盃膏柱炬本於照燭文士繡木本於館宇優伶預政本於絲竹祭廩掃地本於好賜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四海困窮猶不足供矣故大禹以克勤克儉爲賢伊尹以豫怠儉德爲訓未有放慢奢汰而能永者也宣宗有子長立而不知教特以宴遊無度遂敗其基業五子之歌所謂有一于此未有不亡官刑之儆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者

豈貽後世哉

上以樂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員以待天下賢士雜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曹確之諫善矣而援太和故事請除樂工為州長史何其知一而不知二歟為民上者必擇仁明士大夫然後所部畏愛之今以樂工為長史其麾下優伶皆唾手而起民其謂何確之言曰文宗以樂工為王府率用拾遺竇洵直諫改長史夫文宗無聲色之好者也史稱其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而且有此失則知史不得人隱漏失書之事多矣

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募兵八百人戍桂州六年不代

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費多更留一年戍卒屢乞代還不得遂作亂推龐勛為主沿江東下至淮南都押衙李湘言於節度使令狐綯曰徐卒擅歸為亂以奇兵擊之可擒也若縱之至徐州為患必大綯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可也

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江西湖南宣州軍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為藩鎮减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令

抓綱事宣宗十餘年再世輔弼雖爾身在外及治事變必
從權宜向用李湘之言八百潰兵何足平者乃偷安使已
忽略大甚誤唐有典刑豈容免責哉

勛攻彭城不移時克之因彥曾殺戮等三人上表求節鉞

崔彥曾有數百里之地爲之牧長資賦嚴察不濟以寬又
行刻害不濟以恕又委任三將軍中懷怨而不知府庫空虛
無以遣戍而不備又失大信於遠適久屯之士以此守常
難乎其善後矣況當變故乎其因殺於賊蓋自取之也

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傾宮中珍玩爲資送未幾拜同
平章事

懿宗固騃矣韋保衡無知抑又甚焉右丞裴坦子娶宰相
楊收女資送甚盛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

以賄賂保衡躬自蹈之文以寵爲宰相是速自敗也是故
懿宗愛其女而納諸侈汰不節以禮保衡溺其妻而沒於
富貴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惡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樹
曰此尚有葉何以言旱杖之民怒逐之蕘渴求飮以溺飮之
坐貶昭州司馬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爲則無不勝任者
崔蕘爲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朱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
不[illegible]器也則其以器韻自矜而遭部民汙辱自己求之耳
亦可爲居其位不事其事者之訓矣

上荒宴委任宰相路巖巖奢靡受賂左右用事陳蟠叟因召
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

上因流蟠叟於愛州

古人云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懿宗爲路巖而庇邊咸爲邊咸而流陳蟠叟蟠叟已之忠臣也邊咸宰相之姦吏一也其輕重類乎人主固不可不信委宰相在得其人則雖昏荒暴虐如齊高洋者苟得一楊愔猶足以免其身已既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匪人之人也又務營私而以心腹託之臺隸於是貨賂上流官必詣價公道壅塞紀綱紊亂而不可支持之勢作矣

路巖韋保衡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遛不進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恩州司馬

康承訓討龐勛勳績茂焉當其時不聞逗遛之事勛既平亦與餘黨不盡者朝廷已頒賞典矣而路韋二相復治之

史雖不詳其事以愚度之二人慍賄之不至也于時貨賄公行嚴保衡爲臧首承訓必自以有功當得故不邀饋謝既累月矣嚴保衡以爲終不我與也赫然而怒誣以罪愚觀其奏語曰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於是乎在夫茂人大功而怒其無貨納于重典而竄之遐荒快意一時從自及也豈不爲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韋殷裕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產曰行無越思不學之人固不知此矣韋殷裕身爲師儒是由文學選宜亦讀聖人之教何乃從事於告訐耶懿宗殺之淫刑甚矣淫刑人能識之殷裕出位而言又言非所宜言得無罪乎

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導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樓

膜拜流涕霑臆

異端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庸子孫無責矣人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晏駕之禍以比警之宜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尚非悲悼感心何至於是于以見懿宗年齡之近促矣

韋保衡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已譖而逐之

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爲劉于不禮於己也直以寵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主亦爲相然前朝姑氏也是以保衡怙帝婿之愛不欲廣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繫醫家取怨爾身居輔相國家安危生民休戚係焉其好惡喜怒乃皆爲妻而發以此求全天理所不容也

僖宗　唐紀

以劉瞻爲相瞻之貶也劉鄴有力焉至是懼延瞻置酒瞻歸
而薨
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
恩也量敗劉鄴與韋路爲黨瞻豈可與之同朝論其罪惡
顯逐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疑以蹈不測此世俗以
推愨無智爲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
立乎巖墻之下壓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孔子於沽酒
市脯猶且不食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乃飲仇人之酒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繼懿宗奢侈用兵之
後連年水旱盜賊蠭起
歛僖之間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

人主之終始盡出汝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未修中
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南北司交有
所賴必欲替私立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宦官中豈無忠
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了未預知至
使僖宗以十二歲兒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
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鄴隱保衡之謂耶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
害稼宰相皆賀
治世不必無蝗亂世不必有之故古者修去蝗之政至
於人力不克亂雲氣蔽日月所過赤地則兵起大亂之兆
不可不畏也王莽末年如是矣僖宗時小人盈朝覩此大
異反稱吉祥下拂人心上致天怒安而行之國之將亡謂

諛佞僞更唱迭和蓋人妖也尚何物怪之察耶

四年十月鄭畋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上疏論之

上不能決

自去年十二月三相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從違廢置及其究也賢不肖俱休而兩罷耳目所及尚且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耶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瑑三人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奈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勇冠諸軍兵馬使李盡忠等心附之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減削軍食又用法峻軍士怨

救盡忠帥牙兵攻執文楚請克用爲留後克用令軍士冎文
楚食之表求勑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爲大
同節度使國昌得制書毀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遮虜寧武岢
嵐等軍

子爲逆亂父請討之可也未有使其父討其子者正使石
碏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朝廷可謂不能
推恕以處事矣激而生變又興討伐之師曷若審慮於始
耶夫淺中梟悖之人則無所爲而作亂若英雄豪傑必蓄
智蓄勇以待事變而不肯輕發也是役也段文楚激之於
下朝廷激之於上固李氏父子欣逢之良便矣文楚前爲
邕管經略嘗罷三道戍兵取其衣糧自募士人御蠻寇所
募纔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邕州爲蠻所破文楚

親罹甚餘習不悛又施之大同減削軍食以致然怨州既為人所奪身又隨而菹醢故徧觀小人之聚斂者非能於天時地利之外不取諸人而能有也小則喪軀大則亡國故聖人切以為戒也

上以羣盜為憂王鐸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為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木之枝葉病必其根與心先朽人之四支辟矣不為用則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治其本雖三相並行諸道兵盡發不能已亂祗以滋之耳無亦力為上言宦官擅政綱紀紊亂將帥頑𦔳不肯盡力若有開悟格去非心治自內興外患弭矣不然顯其無益身若奉身而退之為愈也

高駢請自大庾嶺趨廣州擊黃巢黃巢必遁走乞敕王鐸益兵守昭桂梧求之險不許

高駢舊在嶺外立功知其地利乘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建白者良策也王鐸爲都統近在荆南又應接之便也而朝廷不從則亦權流豆盧瑑昧於制勝之道耳爲宰相而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此司哉凡人才氣當及其發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朝廷不足稟畏其精銳亦自銷耎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擊敗黃巢巢渡江東走或請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爲富貴之資

巨容所言國家喜負人者殆見昏君暗朝之事而不知明良之遇臣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敗不克保終者往往有

以取之若謝安裴度之徒蓋亦稀矣夫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棄人之車則憂人之憂解后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之心此臧獲下隸之見耳若巨容留賊以爲富貴之資是又以鷹犬自期也若黃巢數盡力殄賊恩榮立至爲唐勳臣顧不賢於卷甲自封之醜耶一念不善縱賊挺禍訖自無辜斃於盜君之手非不幸矣

國昌克用北入達靼居于陰山赫連鐸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與其豪傑飲酒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立功不亦快乎人生誰能老死沙磧耶達靼知其不留乃止

是時黃巢方寇江左猶未入淮南李克用寄身陰山之後

相去五六千里中間州鎮不一而知巢之動靜則其經營之略耳目之遠爲如何天下未嘗無才才無華夏之異金日磾李光弼皆有大功於王室者也而唐失之於克用向使早得而使之東南之寇何足平哉其與逵輒言者人以爲孫辭避禍非也實言其志耳惟實故逵輒信之詭詞僞貌可暫而不可久非等則殆及之矣

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歸罪於盧攜貶太子賓客攜飲藥死

常人銳始而怠終若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蓋志立則不衰可衰者血氣也故三軍衆矣而有可奪者謂帥也匹夫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涴於北司義理不勝利欲爲主其意謂媚

寵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故楊收韋叔宗於玄价終有賜死之刑盧攜韋無忤於令孜終有歛藥之厄而交結匪人耽於寵祿者猶不以爲戒也

巢兵尤憎官吏得即殺之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然則斯道也其來久矣奚爲後予欲其后也如此時日曷喪惡其讎也如此長吏民之父母又曰師帥仁義訓治之責備焉古之時有爲縣令報仇者有爲郡守雪耻者有從其征役饑凍而不忍去者有不忍其敗就戮而無二心者今乘車戴冕至爲人怨疾甚於虎狼虵虺何以致之哉雖曰盜憎主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之則懷惠之則歸耳而

暴官虐吏每以百姓扞頑爲説椎剥困苦如恐弗及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於是天下之心冰解凍釋不可收拾爲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巢殺之

張直方爲金吾大將軍而迎黄巢旣臣之矣而又納亡命匿公卿是將圖巢歟抑有他志歟有他志者與巢何異將圖巢者曷若從駕而出圖功於外乎反覆如此爲亂而已矣其見殺也宜矣

張濬嘗拜田令孜令孜召朝貴飲濬耻於衆中拜乃先謁之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旣慮玷辱何憚更改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粮糗於行在責王

敬武效忠於朝廷其與庸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急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凡宦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爲門生或爲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濬下拜旣委質矣而畏人之知抑何異於掩耳盜鍾使其抑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賢達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糧饋不繼還襲府城節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赴行在

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爲者鄭畋是也畋爲僖宗畫命將之策視諸相爲賢矣及其當大政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

輕而倒扶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坐被虜逐
何疵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毗不審己之過也
高駢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熒惑百端有同兒戲
方士眩人大抵如文成五利張果呂用之所言智者固不
惑矣而漢武非愚人也及其惑也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
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庶後覺之易悟
也九言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
所有然後可信今奇怪其字而不含筆墨崖險其詞而不
離俗意或至書之縑緗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甚則震雷
揚火御杯勺散肴核闐然如有聞乃不出於日晝之時皆
在夜昏之後帷幙之中有人爲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
是論之孝武之嵩呼與夫壇祠肸蠁及明皇空中告語

崔浩天人接對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益踈矣然高駢方日夕跨木鶴以俟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銅鐵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爲謬悠可付一笑耳

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攘袂大詬表詞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

高駢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驁犯上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處置失宜遂生侮玩之心耳是故處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爲功處之失其道雖利反以爲害僖宗荅詔責駢獨使鄭畋爲之何也以畋與駢素有隙也駢既失臣禮夫豈語言可下畋爲輔相無亦思制馭之道而順旨不辭因逞其忿遂使王言有類相詬不亦辱乎

陳敬瑄牓邛州凡所能黨皆不問未幾邛州申捕獲所能叔

父行全家三十五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詢其所以然果刺史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斥使去

所謂亂者宜然而不然不宜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故孔孟窮爲旅人不宜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卿相撥亂者反之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提身若使處敬瑄之位豈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李克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弟揆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

楊復光築召沙陀而破之制罷鐸兵柄令孜以建議幸蜀爲
己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
使

召李克用雖楊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墨勑則王鐸也是
時克用初一小勝賊殊未懲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還遣元
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曾不槩於心故剽餘之
人慘忍忮害如此僖宗年漸長矣不知蒙塵之辱宗社之
憂乃以播遷歸功勑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雖然以憲宗英明寵一吐突承璀自其爲太子時
終身不能去於僖子何誅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

瘠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禍每輕四通五達之衢舟車商

賈之會土沃物阜民俗汰侈其受禍每重江淮荆襄自代
宗末漸罹兵革其後裘甫王郢黄巢秦宗權相繼殘戮重
以藩鎮拏兵交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殺豈可
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甘乎寂寞之濱善爲生者不以富
貲爲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
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
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孜恐其爲亂因事徵
之師立不受詔舉兵以討敬瑄爲名

陳敬瑄妄作勿論可也而楊師立何其激歟是時天子在
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
拒之爲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比仁厚立功

以州讓之可也智不出此乃爲叛逆而死由以外物爲重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兩臂重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于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甚恭克用使酒語頗侵之酒罷楊彥洪與全忠謀圍驛而攻之克用僅免全忠誤認彥洪爲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旣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還晉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救其危解其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勤厚伸謝悃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乘

酒使氣以語侵之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克用豈爲得乎克用既得免宜爲書與全忠曰茲者遠赴急難竪兒曠敗敢圖高誼館穀加勤而鼴鼠飲河過於杯勺笑語卒獲昧乎古人之戒不知其鄭有失溫恭之道至煩督過深用愧懷將佐有言思雪憤恥咎由涼德豈敢修怨方天子播越宗社阽危乃忠臣畢命之秋義士捐軀之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若宥其脫略使得自新延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楊彥洪忠於所事諒匪私仇黨加刑誅祗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實圖利之即整比軍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譽歸晉陽矣乃不省已失力校杞者拏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

承平之態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奏云爲盜所殺

古人有言匹夫懷璧不可以越鄉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王鐸犯此其及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盧携而沮鄭畋信裴渥招賊之謀庇宋威欺罔之罪一年之間使賊大熾及爲南面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生劉漢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剌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蹈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子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誅田令孜令孜劫上幸寶雞宰臣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上使還鳳翔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宰相蕭遘以令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韋昭度

遣召朱玫迎駕玫亦惡令孜遂與克用合追逼乘輿上幸興
元玫還鳳翔欲立襄王熅遣迎拒之玫脅百官立之使遣為冊
文遣辭玫自加侍中以遣爲太子太保遣辭疾歸永樂
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況輔弼大臣任耳目
股肱之寄者乎由令孜自上爲親王時有寵既即位擢爲
中尉付以政事于時蕭遘未顯用也及乘輿播遷至古綿
遣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爲不可爲盡於此有決乎如以
國步顛危不克負荷則力辭不拜可也如以人臣之義論
不辭難則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孜猶前日之令孜豈
前日可與參決萬機今日惡其在上左右乎且已奉嘗爲
上極言令孜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
從乎故召朱玫雖曰奉迎車駕而車駕實由此危殆矣雖

辭撰冊文不從朱玫廢立之謀而亦受其宮保之命矣惠
君臣之際如此乃辭疾歸永樂如他日何
王行瑜殺玫王重榮殺熅車駕還鳳翔詔誅僞宰相蕭遘鄭
昌圖裴澈時朝士受熅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死杜讓能力
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遘之異圖可以死方之鄭昌圖裴澈則有間焉宋氏謂
宰相孔緯與遘有隙劾其僞署而殺之緯遘何隙蓋以上
在寶雞遘緯召百官而遘辭疾不見以是爲憾耳雖然遘
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僞冊棄官歸
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爲餘
人力爭而不爲遘區別惜哉以愚考之遘之死由田令孜
輩昭度非由孔緯也遘在鳳翔與百官罪狀令孜并及昭

度請誅之至是被誅則田韋意也昭度結宦官得爲相此譏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將畢師鐸秦彥攻駢城陷囚之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膏壤走集之地財富兵强進可以師桓文奬王室退可以保土宇修職貢爲强大諸侯而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顚惑一二方士至於滅亡是故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飮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不然衛懿公好鶴曹伯陽好田唐莊宗好優皆足以凶于家而害于國況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尚未能無惑高駢愚人也何以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爲河南尹東都喪亂之後僅存環垣白

骨蔽地居民不滿百户全義於麾下擇十八人材氣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出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制桑麻蔚然大縣勝兵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遂成富庶焉

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汭之在江陵楊行密之在淮南其始至之日與十年之後户口有百倍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為者夫人能為之而三人獨能成其功則有異矣使當時必其户口之增田畝之闢租稅之入衆建官司分餉軍屯一切科歛皆不得免如承平時則雖十八縣皆以全義為令長没世而無功也惟無是六者為民害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令佐強者勝兵則以富庶之

勢與衆同欲不得不然者然則荒餘之地久而不復惟深

監六害而已矣

楊行密圍秦彦畢師鐸益急彦恐駢黨爲内應殺駢幷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夜掩捕之老幼孕病無免者嬰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號呼震天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糧激成衆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多殺不辜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寃抑汙辱驚憂偪恐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駢晚節一如婦人所言或謂此豈非佛氏所謂輪廻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曾子曰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積善有慶是矣而曰餘慶積惡有殃是矣而
曰餘殃蓋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
齊專祿商辛之後有國而祿父再亡可見殃慶之必餘也
若駢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見天道好還之
不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爲人後
世爲異物負冤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
理也駢惑用之使一方塗炭楊行密雖其怨屬起兵赴難
於義已得又能率士卒縞素向城哭三日雖非其誠于以
收揚人之心委秦彥以罪亦假仁之舉也
呂用之之歸楊行密也紿云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
日願獻之既而無之行密斬之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
於胸背桎梏而釘之

畢師鐸破揚州卽日杖殺諸葛殷殺之罪未及呂用之之十一也而楊行密又留不殺何也用之之敗詐爲高駢牒牒行密爲行軍司馬又以其衆迎之于天長此行密所以不殺歟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旣誤高駢有如舉城以授行密行密亦嘗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士乃受其私己之意而密貪之及責餉不獲然後施刑向使得金其勢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夫豈仗大義圖霸業之道哉楊人桎梏世所謂祝詛厭禱巫蠱之類或見高駢受誅必以爲驗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又誰詛厭之哉然女子小人冒疾險很或出無聊之計若辟不以此自夷而人主亦多惡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三月戊戌朔日食旣癸卯上崩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

致仕觀軍容使楊復恭立保寧壽王傑與中尉劉季述迎於六王宅

日有食之既人主晦昧之象也越六日僖宗崩然則僖宗昏庸亦可比之日乎曰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僖雖昏庸固君父也雖然日有食之既而帝尋崩非儆戒可及天意若曰唐德將終此其符耳甚哉宦豎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以亡人國爲喜必以安其身爲憂思安其身惟賢君可恃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楊復恭劉季述至是盍從中外之望推奉吉王以輯寧邦家而必貪私立少欲恩出於己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亡人之國亦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審擇而慎處矣

羅弘信擊樂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

王鐸之禍樂從訓爲之彥禎知而不治又爲之隱而以盜奏乃同情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明驗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怒於下則天應於上未嘗差忒顧有久速參差之不齊耳其可忽諸

楊行密擊趙鍠擒之朱全忠與鍠有舊求之袁襲勸行密斬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吾好寬襲每勸我以殺此所以不壽歟

誅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己行密知殺之爲非而從之是亦好殺也安得以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下數千人無罪而殲之畫策者袁襲也伏甲者行密也於趙鍠亦然故襲雖不壽而行密嗣子不延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衩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令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曰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劒佩侍祠

僭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皐陶曰五服五章哉傳說曰惟衣裳在笥衩衫內侍之常也易以賤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輿之法服是假以器而躋之於是有爲師傅封王爵特未有稱帝者耳昭宗所謂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此特辯慧小數御小人以口給不知從權之久習以爲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所生則衣服以爲階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濬以功名爲己任自比謝安裴度李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

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問以當今所急濬請強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會朱全忠請討克用舉朝不可濬力主之

正其身然後能格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積也張濬以謝安裴度自比是有意於佐時君平僭亂也而先結楊復恭後附田令孜反覆二竪之間東山綠野豈有是乎不自省己恨人之議之頡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政項羽所不能行濬何獨能之唐室之勢至于懿僖亂則甚矣而亡形未必成及昭宗辦急輕佻欲速見小利始任張濬終任崔胤於是唐亡可決向使王摶杜讓能韓偓諸人獲輔初政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疾顛一相之任其重如此

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奈何攻之孔緯曰陛下徇一時之體
張濬建萬世之利上黽勉從之曰付卿二人毋貽朕羞
昭宗即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問鼎者及
張濬伐河東不勝然後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
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倒置是非有以召之
也李克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爲國患全忠訴克用亦然兩
造之詞固未易折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有興復大
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反逆尚將十世宥之乃偏聽全忠
之訴力主張濬之謀僥倖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
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銷禍
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

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詞今張濬既出師則難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濬格鬭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斧鑕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克用之表詞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憑仗威靈遂展微效茲者濬臣授鉞禁旅就行濟河而東遂賜薄伐臣引咎自省蓋有端倪良以拓跋思恭擅取鄜延營武全忠兼倂徐鄆見其受賞失在效尤遂攻雲州冀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畏強大誅

之所及豈幸寡弱竊以虞舜事父大杖則走不敢與潛格鬭姑欲避其銳鋒躬率將佐前近京闕當蒙開宥察其精神方且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冤回於陛下之扆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自拘司敗恭俟斧鑕如是則情文兩盡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赦天下

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是以為君者必修大人之德以若天位先天而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是則日月星辰之行風雷霜雹之降雖有舛逆乖戾而不為咎矣昭宗三年星孛于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

帝庭也其象著矣其告戒切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各
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禳之
惡人害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姦雄好
利之人各勵其芒氣以掃王室如彗之爲矣

楊復恭專制朝政上惡之出監鳳翔軍

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橫謂人無如已何然未
有不自屠者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在前田令孜楊復
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
爲藩方又養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植根固矣家計立
矣而昭宗一日罷能之曾無難者然則向之所爲特徒然耳
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爲美歟此可爲中人之永監
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度諸將惟王宗侃賢乃說之招安流離禁軍士虜掠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建建大喜從之明日威令赫然歸者如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遺無與安邦國才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取之釣或取之築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取之獄或取之讎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夷狄或取之異教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史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將佐智思所不及者一日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

勝討哉是宜長而用之俾盡見所長而建不能文忌人勝已宜其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兩途以得天下之士彼有實用而不能爲文者地寒族冷而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任子則所遺多矣

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以無寵於克用潛結王鎔朱全忠上表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許之節不許會兵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責尹子奇者也欲教事君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語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張濤以此下王敬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眞子固爲父子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因其使却其

表下詔訓勵仍責鎮汴以不當結納之義一舉而克用心服鎮汴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旄鉞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王建屢請誅田令孜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達而後行是故賞罰若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失一焉者也田令孜敗亂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于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出詔書獎其爲國討姦之志盍許之豈不賢於擅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以

招開匣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處州刺史蔡儔發揚行密父祖冢行密攻斬之左右請發其父祖冢行密曰何爲效之

父祖冢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怨可釋矣當量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爲寇也向使不得儔而泄怨尚不當效尤況已殺之乎行密於是知孝道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才而霸有一方也

李茂貞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讓能力止上意益堅官軍大敗茂貞進逼京師上以讓能爲辭賜之死加茂貞中書令

李茂貞惡杜讓能在昭宗左右故爲不遜以激怒之讓能能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墮茂貞計中向若答以優詔

申諭理義朝廷帖然無討伐之計彼亦何辭雖亂必不得
已嚴備謹守召援於河東亦是以制之矣昔成王坐於宮
貴坐于太平非有艱歷惕悱于心而知應事之道曰必有
忝其乃有濟魯昭公高貴鄉公唐昭宗皆在艱難中方忿
忿焉不相時不度德不量力行其褊心奮其淺謀不旋踵
而亡何他人之咎歟

鄭綮好詼諧為歌後詩上以為有所蘊命以為相堂吏往告
綮未信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吾亦人笑何既而賀客至
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讓不獲乃視事
人當事後常苦不自知及臨富貴常苦不自意小人敗國
大抵坐此鄭綮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豈不遠過張濬
朱朴崔胤之從勢利誘之其中怵焉冒利而忘義此國

人常態也其言曰如人笑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爲利爲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雖君子不可不致愼於此也

賞官寄政重斂以充貢獻饋遺甲天下朝廷以爲忠官至司徒爵郡王昌求爲越王不得慍曰朝廷負我遂謀稱帝

人臣竭忠赤效至討宣勤勞適足以酬其秩祿智計而不效勤勞而無成不特爲秩祿羞且當請責焉稍有功庸即覬賞報已非君子之存心況於斂民財貨國爵乎夫竭萬人生養之具而朝廷受其餌易一身富貴之榮而朝廷從其欲怨出於民謗歸於上雖寵利恩私隨事而至然將何以任之今夫秩祿逾分過甚不克堪而窮凶極惡任夫不可任者天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如不謂然曷不以董卓竇

竄梁冀董昌之徒監之哉

上以郊畿多盜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罷之

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若大臣協許則禁衛將壯外可以懾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北司不便可也而南牙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陸希聲韋昭度之謀直崔昭緯與邠岐為腹心耳小人姦邪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李克用有勞於王室則伐之杜讓能為國忠計則殺之李順節出死力去大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崔昭緯之於邠岐崔胤孔緯張濬之於武官蓋恃此也諸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以端本而清源也

克用上表稱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稱兵犯闕請討之行瑜等
大懼茂貞上表請罪上令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者據李谿罷相又同昭緯殺
殺此二役也行瑜信甚矣然李茂貞求招討使不得遺杜
讓能書陵蔑朝廷繼又上表譏誚昭宗尋即稱兵逼脅誅宰
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先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爲首矣
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恥故仗義
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固啓
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既斬行瑜上表請乘勝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
貞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褒克用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
瑜爲首今日當休兵息民克用乃止

朝廷力足以禁暴誅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然固賴一二賢藩爲股肱之助昭宗明不虛心泛觀諸方逆順之迹功罪之狀當是時孰有賢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儇浮輕佼之心以待輸忠效力之臣克用獻策至于再三略不省悟貴近一言則應之如響自出王室有難亦無顏面告于河東克用亦不復入援矣或讀昭宗史見其艱蹟危迫未有不動心興嘆者推原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足悲也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遣中使追及斬之中外稱快

天子内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貶之交私議論漢法誅之況結强藩以爲援劫脅朝廷禁制君父乎此義也愚人容有不能知姦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迷王室

微方鎮盜政在奄寺陵傷縉紳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
安其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爲得矣使其示利而無害其
何害如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盧攜之
結高駢崔昭緯之結王行瑜李茂貞張濬崔胤之結朱全
忠雖煒燁俄頃間如槿花石火亦充把玩而誅夷勦族有
不可勝受之酷然則向之不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
讓能王摶皆賢者而亦不免何歟曰賢而事昏亂之朝固
有不免之理矣儻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茂貞逼京師延王戒丕請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累表請幸
華州上憚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署爲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寓公之禮矣天子以四海爲
家其巡守也諸侯避舍以待莫敢專焉蓋無適而不爲王

也雖然此自綱紀不紊時言之耳若夫迫於彊暴將欲避之是北辰不居其所衆星將安拱故春秋不以諸侯朝于王所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焉唐室至是危大中乾形勢已去將無可爲者必不得已外倚大援亦必擇其人之可託與否晉陽興王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王戒丕之言是也昭宗又昧於從違寧就韓建夫建乃與邠岐連兵陳于闕前執戮宰相者也克用豈有是哉事幾再失是昭宗自從其亡安得歸之天數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唐紀

昭宗下

韓建奏諸王謀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勿典兵預政慮上不聽引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親軍盡矣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剪平之而不能旌別姦貞嘗親受韓建迫脅矣乃自投于掌握既罷諸王兵又罷天子宿衛譬如百足之虫朝去其五夕去其十兀然尸居雖欲有所可否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弑殺者特特未至耳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二舍河東之吉而從華州之凶目視十一子爲人所屠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

得其道則昆虫草木無扎瘥夭閼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況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爲易世之後柔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是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孫歟

初李克用表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約共定關中仁恭不從因其使者克用自將擊之遇伏而敗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曰公仗鉞按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己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屛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無詞者誓

克用答仁恭有類拄弼移梁其言皆驗何道能然亦有以求其理而已鄭畋草責高駢詔則有忿心而肆其詈毀此所

以爲得與克用前後表於君上交於鄰敵語于僚佐其語大抵實使昭宗善聽言亦可以得其爲人而不失所從矣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以爲陛下即位已十年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臣恐社稷終爲賊臣所有上怒貶施州司户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張道古謂上不知爲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焉必有啓發聰明而進其獨智者采而用之或足以圖存而救亡苟無所陳猶當求賢博訪冀萬一之補夫豈斥逐諫諍之時歟既斥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禁使皆不得言譬如人手足不能舉覆矣復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車駕至長安欲藩鎮輯睦賜克用全忠詔和解之克用欲奉

詔全忠不從

賈復以小故怒寇恂光武兩解之以其事不足治而二人皆賢將又光武威明足以制之也及張延賞李晟交惡德宗雖和之而延賞終不慊則以二人所爭輕重有偏而德宗陰猜左右也昭宗以褊迫佻佼之資當祿去王室之日不分是非掌事和解夫誰聽之全忠不聽小人常情也克用猶欲奉詔其心終君子惜乎昭宗失之也

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先已奏用蘇文建今復二三吾輩何以異於行瑜罕之退私於蓋寓寓為之言克用不應罕之甚鬱鬱及昭義帥薛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引兵據之克用怒責之罕之遂降全忠

李克用以王行瑜邀君為戒恥效其所為是也而待李罕

之則不爲無失邠寧既先奏除人涇州關守在後又斬而
不與罕之已自取之此子房躡足陳平附耳漢高封韓信
之時也幾曾憂矣坐喪境土由量不廣也蓋寓爲克用謀
全忠而不力言何也寓權與克用倅朝廷賜予鄴道賂遺與
克用詢以此佐人不見疑者矣固難必其主之盡信已也
王搏明達有度當時稱良相上與崔胤謀誅宦官搏恐其致
亂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宦官擅權孰不知之顧其勢
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胤不悅乃令全忠表搏
罪惡貶崖州司戶未行賜死
昭宗在位已十有三載其人才可知已久矣王搏爲相累
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語曾未足以救昭宗之急促消
姦變之亟生已爲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搏雖以明達

有量稱其亦暗於度君而冒於居位矣當是時也非貴戚之卿與世受國恩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故孔子曰天下無道則隱富且貴焉恥也

全忠以王鎔與克用交通討之鎔懼請和全忠結昏而還成德判官張澤言於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取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張澤為王鎔謀若智而愚舍河東之近附宣武之遠一愚也舍克用之忠功附全忠之姦賊二愚也鎮晉既通好勸使反覆自棄信義三愚也說朱公兼取幽滄易定合河北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為向背耳以強弱為向背而不論義理非守國之善計也

上自華州還怱怱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中尉劉季述等會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侍女數人乃詣中書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乃召百官署狀等請太子監國狀季述伏將士於門外以狀入白帝遂幽帝于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

昭宗歸自華州怱怱不樂多縱酒喜怒無常者憤爲中外所制而無如之何也雖然亦不善處困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困而有亨之道也九五劓刖上下皆揜於陰爲所傷害天下不來困莫甚焉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然則昭宗之困殆必不可拯也特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僕僕睞徐說之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之上累卵在頹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飲而沈醉

也左右宦官素爲仇敵伺釁日久乃以畢忿從之能無少陽之辱乎

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公居近關重鎮坐視君父幽辱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何不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聲一振元凶破膽矣建不能用而厚待之愚堅辭去

李愚自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其終爲世用也惜其所告非所當告耳韓建與邠岐憑陵帝室有年其事暴著天下所忿疾愚豈不知使其能忠則無稱兵犯闕消散禁衛戕殺帝子之事而請車駕駐華州也當有匡復翼亮之功矣前日肆其凶逆今日豈能率義乎故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李愚於是爲不智矣

上反正崔胤陸扆上言禍亂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

展主右軍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安矣上猶豫兩日召李繼昭李繼晦李彥弼謀之皆曰未聞書生爲軍主也上謂胤展曰將士意不屬文臣卿曹勿堅求

崔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冢宰位六卿之長於天下事無所不統況兵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昭宗因其請即以付之可也然不當分於左右使之通掌不亦善乎宰相獻言則猶豫不從而問之三武夫彼三武夫雖有誅四大豎之功其本固北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亦豈當與謀乎蓋昭宗天資儇淺怛中而不信人既與君子無始終又與小人生疑阻一有變故則手足紛亂制命於他人稍得閑暇則意氣踴躍慮事於分外使當承平猶不能自免況危亂之日乎

全忠遣張存敬圍王珂於河中珂謂存敬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俟朱公至而降存敬以白全忠全忠馳赴之先哭於重榮之墓甚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曰君郎君如此使僕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追握手歔欷既而潛殺之

含聖人無誠於善者矣勉而為之持久而不息亦可以入於聖域也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其君子小人之效也俄而善俄而惡則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消如雪惡之炎如火其趨小人莫可禦矣朱全忠是也古之人始為盜賊終為忠善固多有之全忠雖逞肆一時盜據名位迹其行事蓋終始一賊耳其盡哀於王重榮而禮接王珂最其事之美者抆淚未乾而珂已見殺方諸曹孟德之哭

袁紹而厚恤其家又遠不逮焉事之矣者尚爾自餘何可
勝言也積此心術而望長久得乎

崔胤請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上乃令胤封疏以聞宦
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調察盡得胤密謀上不之
覺也

人主如昭宗可謂孤立矣與宰相謀事而宦官屬耳使宰
相奏疏而內人屬目爲天子子孫而孤立至此咎由祖宗
也彼既往古不及知矣後來爲人祖宗爲其子孫長慮深
計者宜以爲戒矣前有覆轍而後不以爲戒者不讀史也
故姦人欲迷主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誘以二帝三王
之退軌而不使之讀史曰漢唐以下何足道哉逮其末流
講詩則置國風講禮則置喪紀講書則置湯武之事雖或

讀史在漢則讀文景宣帝光武明章而已在唐則讀貞觀開元永徽求和而已稍涉危亡可以警懼主心者則不進也於是覆轍在前後車並轍而不得悟故博知往古者人主之要務不可不學也

全忠聞韓建有勸天子幸鳳翔表乃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檄皆李巨川所爲全忠斬巨川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

韓建脅君父殺親王銷削宿衛罪孰大焉全忠勤王宜正其名而討之則霸業彰矣逼而奪之易以地鎮聽其誑語委罪幕僚全忠非不知也陽以詰責實喜其凌弱帝室雖奪其地而復畀旄鉞彼太皞之處固雄藩也建於焉終其身無討伐之患然則全忠賊智著矣方建之請幸及論諸

王掌兵與殿後四軍利害辭理粲然類有脩飾潤色之者今乃知李巨川所爲巨川信可殺矣謀而使之聽而用之者誰與悖逆之人自古鮮有免於刑戮而建獨免小人之幸非常理也

克用間幕府以聚衆克敵之略李襲吉曰富不在儲強不由衆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選武臣制禮選文吏誅賞由我下無威福近密多正人無讒諛則富強矣

立事必有謀主觀其謀主則功業之高庳見矣李克用所咨决者蓋寓而已李襲吉所陳適因問而發盡用其言於保河東何有蓋寓有失策者勸克用不朝是也當此時克用請乘勢取鳳翔昭宗惑於貴近不從寓宜入覲力陳茂

貞不誅必爲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平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奉介圭以見天子此許攸勸本初董昭勸孟德奉迎之時也晉陽王業所興長安帝都所在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以晉陽爲私藁以長安爲公家使蒲陜連衡東寇不得西略非惟王室奠居李氏之霸基安矣釋此不爲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執敵柎以鞭笞所向如志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初謀不遂故歟

韋貽範以母喪罷相詔李茂貞求起復上許之命韓偓草制偓上疏論不可上命罷草茂貞至中書怒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

昭宗用韓偓言不起復貽範君臣幾兩人而茂貞以朋黨

自之他日朱全忠惡趙崇斥爲輕薄之魁又怒裴樞斥爲
輕浮之黨然則朋黨云者眞小人指君子之名也與己同
則謂之忠信不與己同則謂之朋黨人君豈可輕聽此言
而妄加諸士大夫乎伊尹告太甲以逆心者爲道孫志者
爲非道其取舍乃如此此人君聽言之要術也
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一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
[illegible]乃欲以此相汙耶
小人逐利錐錙銖圭撮有决性命而爭之者況一品之貴
萬鍾之富乎故雖蹈危垂亡之時其[illegible]之益急大抵僥倖
一得謂後日之患未必相及以此自寬焉耳獨韓偓以宰
相爲汙己不屑就焉他日寧以罪去在昭宗朝可謂賢者
矣

上欲相韓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朱全忠見上語而逐之上與之泣別偓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

主暗國危韓偓乆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宰相人臣所願欲雖國瀕於亡未有無相之日而偓終不肯拜甘心斥逐其去雖晚志操可尚矣人誰不富貴免富貴於無道之時可也人誰不死免死於逆亂之手可也

楊行密將李神福擊杜洪洪求救於全忠全忠令荊南成汭武安馬殷武貞雷彥威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且欲侵江淮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李珽諫曰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汭不聽行未至鄂州殷彥威乘虛襲陷江陵盡掠其人而去神福復大破汭於君山汭赴水死自是

荆郢之間殆至無人

成汭爲荆州辛勤牧養初至之日有民戶十七至是十有八年乃有實甲十萬人舟艦甚盛苟能輯睦四鄰慎保疆埸增修德政他人安得而窺之若畏朱全忠之命黽勉出師者宜使偏裨助爲聲勢可耳而乃輕用大衆自取亡滅迹其所以然狃於西伐歸峽之勝又貪地于雲夢也既勝且貪向者勵精爲治撫集彫殘之智晦然皆蔽貪之爲害如此不寧惟是史載汭末年民戶及萬而出師十萬人則所存無幾矣重戰輕防豈知兵者耶

寧國節度使田頵因破馮弘鐸詣楊行密求池歙不獲行密左右求賂於頵頵怒遂有叛志

田頵求屬池歙楊行密不與是也而不能察其下之索賂

于以見行密之政素不戢下非左右特施之於額也然額已據一州又求廣地以寸功要賞又何惡於人之有求於己不知自反遂取滅亡貪憤爲之災也故雄雉之詩刺軍旅數起其斷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衰亂之世人人逐鹿知德行者少矣髙冒敗戚揚行密漁利額稱其賢亦非庸武夫但不能窒慾懲忿而陷於求忮之禍亦可爲監哉

是時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荆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絕

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爲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惟無所利而爲之文或不具而情乃善矣于是時唐室垂滅藩鎮恭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勉輸貢是無所利

而爲之者可不謂忠乎同時據境土力足以供王而不供者得不愧乎

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及全忠有篡奪之志胤懼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無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會全忠欲遷都洛密表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誅之

假手於人以濟吾事事已獲濟義當與之有終非大故不可絶也不然當愼諸其始蓋事之不濟不可假非其人爲末流之難處也崔昌遐是已宰相時來則爲既去位又何既於心哉而忽憾奄豎必行克伐之志當是時非仗全忠兵力何以能勝而全忠非可交者也人見昌遐深結賞武疑其有輸忠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奄豎疾茂貞耳不

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十二衛爲王室壯形勢哉是則胤自謂能以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覆崔胤之事亦可監矣故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悔吝凶厲不足以言之必至傷敗然後已

全忠逼上遷都華州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衿左右莫能仰視

堯舜以天下爲公選賢而付故亂不生三王與子子不能皆賢也於是亂生焉非與子之法使然由與子之人不善處也雖然祖宗遺以成憲又敷求賢哲衆建諸侯以夾輔之雖時有小亂旋復興復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雖不亡可也三代而後有天下者趨一切之功以智力持之豈有仁

義之訓君子之助友邦之賴子孫智淺力劣則多智多力
者謀奪取之莫之能較則不可如何之勢至矣孔子曰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是故傳賢之道不至
於不可如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子之道其終至於
不可如何桀有南巢之放紂有黃鉞之誅赧有頓首請罪
之辱孺子嬰之幽于夾壁也山陽公之拘于許昌也曹髦
之隕于車中也懷愍之步出銅駞也司馬德文之欣然書
詔也劉準之泣而彈指也魏子攸之鞭馬絕糗也皇泰王
之布席焚香也唐昭宗之自比凍雀也朱友貞之哭對敬
翔也唐莊宗之置酒石橋也皆居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則
天歟人歟曰以天言之歷數有歸以人言之惟德是輔為
天下國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貨賄淫于田獸復于土

木酖于遊宴黷于兵革惑于左道是之謂不修德不知修德必疎君子必近小人於是亂而危危而亡不可如何之勢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是以古聖人立教不言天命惟曰敬德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周公以此戒成王成王將崩出誓言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其命羣公曰敬保元子濟于艱難其不忘周公之訓而克踐如此是故敬之一字道之樞治之原也人君誠能講學明善修巳以敬百世其國可也

帝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玄暉以告全忠全忠方西討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之

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曰善夫不常其

德或承之羞不必占筮蓋必至之理也故易曰不恒其德
無所容也昭宗年已長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躁動輕
決之態曾不少懲困於心衡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不喻所以至於極亂必亡由主心不可爲也當是時我
躬不閱皇恤我後而與全忠爭德王之死所謂一朝之忿
小人之情非惟全忠不逮曹操昭宗劣於山陽公亦遠矣
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帝方醉遽起走史
太追而弑之玄暉矯詔立輝王祚爲太子即位全忠聞變陽
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
伏梓宮慟哭流涕奏誅友恭叔琮二人友恭臨刑大呼曰賣
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亂臣賊子自王莽而後姦猾變詐日以滋甚大抵欲蓋其

迹而已然史冊書之至詳其方寸之微亦莫得掩奚可盡掩或曰後世固傳之矣彼以蓋當時耳不曰史固出於當時之人乎而亂臣賊子必爲掩蓋之文乎以見良心不亡爾爲利欲所蔽也全忠急於篡代挾帝自近使蔣玄暉三人圖之日夕以冀乃曰令我受惡名知弑君之爲惡是良心也汲汲圖之爲利欲所蔽也不能自克其蔽益甚則爲全忠之流此孟子所以深陳舜跖之辨在一間而已可不慎哉爲全忠計昔旣下韓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以紀朝政挈天下方鎭以示順之道唐君未亡吾固事之苟天命攸授亦不容釋矣如是雖未能遠過魏晉而免夫篡弑之惡誅討之罪豈不善乎史太手刃昭宗猶成濟鄧憲樂也致之大戮亦足以謝天下而全忠止殺朱氏二人其意自

以爲討賊之事盡矣將誰欺欺天乎友恭臨死之誓其能
免乎

唐紀

昭宣帝

夏四月庚子彗星出西北五月乙丑長竟天占者言君臣俱
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是疏當時名士素所不快者獨孤
損等三十人盡殺之

討罪人以存義雖多無傷殺無罪以便私一夫不可柳璨
假天象以除素所不快者一言而陷三十餘人餘怒所及
猶不啻十數自以爲計之得也曾未十旬己罹其禍故曰
人災自殺然後人殺之其事好還不可誣也唐亡五代繼
之干戈日尋以人爲嬉以殺爲優垂五十年然後定竟天
之彗殆爲是發而占者謂君臣俱災致小人肆其凶欲夫

豈天意故柳璨殞身以黨前全忠覆宗於後[illegible]瞬息之頃天

事常多可不畏哉

初禮部員外郎司空圖棄官隱居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乃下詔以爲徵代釣名可放還山

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柳璨徵之即至以鄙野自置遂得潔身前史乃謂圖懼璨而來則誤矣審有懼心必黽勉就列安能爲墜笏失儀之狀迹近而意遠情踈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毖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可謂賢矣哉圖有詩行於世詩未必工也世之愛之則以其賢也若夫失節犯義不齒于士君子之列則雖吟咏比興上揖屈宋下友甫白詞足掩而

揚之哉

全忠急於簒位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諸道元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玄暉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作天子耶玄暉曰非敢背德但以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

蔣玄暉等惑於傳禪之名故欲先封大國次行殊禮若全忠意者取傳國寶即日受禪可也是亦不識名實者也此以禮孫而去彼以禮辭而受去者非有所迫禪受者非有所攘奪是之謂傳禪若堯舜禹是也三代而下莫非兵取

烏有傳禪者哉曹孟德最爲雍容不遠者凡五六年間以次而升終不及取以逮其子然考其事可謂禪歟正使全忠今年進王爵明年受九錫又明年唐帝遜于位豈能盡其劫奪篡盜之情而玄暉乃曰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是以封國殊禮爲義理之盡而服人心小人自以爲中庸而無忌憚何世而不然也或曰均於攘奪玄暉失之緩則當如全忠之亟歟曰跖之徒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爲盜一也全忠其臚傳東方者歟玄暉枊璨其誦詩別頰者歟是故取之而是則湯克夏即曰放桀武勝殷即曰殺受無疑情無留事也取之而非則如魏晉五朝隋唐五代皆先竊其柄繼弑其君乃篡其國故雖彌文委曲品節似之亦何異羊質而虎皮獲狙而周服此道之所不載也唐有

天下歷二十君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賊所逐者五焉爲妻所弑者一焉爲宦官所立者九焉爲所弑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爲强臣所殺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其治効則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爲美慕而行其淺者則文皇耳若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與議也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户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二十享年三百而國家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爲古之稱有天下之盛者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今唐子孫受禍者多矣武氏殺之禄山殺之朱泚殺之韓建殺之朱温殺之其敢於蹈藉豈無所自哉文皇弑兄

殺弟滅其十子非爲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耳計一身而
推刃同氣使無亂嗣此念酷烈天地鬼神其肯舍諸他日
宗支五羅戕毒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乃天理之必然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
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修顧欲以威勢機詐鈐制百千萬
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爲
師則其道必始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不至於慚德愧行
之多而其治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陵遲
爲人魚肉之患矣故嘗試論之帝王之德與其治猶之玉
也祖甲武丁成王宣王瑕瑜不相掩者也兩漢而下直珉
耳又其下焉山石瓦礫耳是故生而知之者不可得而見
矣得見反之者斯可矣居乎天位可無天德哉欲成天德

可不由聖學哉聖學不明於天下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
大病哉

太祖　後梁紀

帝與宗戚飲博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
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
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
滅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

穿窬之盜必以夜行正晝穴柸必以窺詭積而至於竊國
其矯飾藏覆抑又甚焉所以然者畏人故也人而盜竊四
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心不可亡而淪胥以敗
皆由不能充其類而已朱溫爲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
初無諫止與其利也及見溫被衮冕稱皇帝則惕然驚駭

發於言色此所謂不亡之良心不期然而然者朱温平生本末於是數語而盡矣然則全昱宜何處將受其富貴而滅族乎將辭其富貴以全家乎誠審度大小脩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碭山自附於武攸暨之義則温之族固滅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蓄疑行險旣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爲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及雖歸碭山安能免乎此可爲有識無斷臨罟擭陷穽而莫之避者之戒也

蜀王約晉王各帝一方俟平朱温乃興復唐室退居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唐末盡誅官詔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竭力

唐既亡矣克用猶守臣節誓終其身然則昭宗疑之亦信
全忠信非所信疑非所疑故劉向之言黜而王莽作蕭益
之言棄而侯景來李克用之忠不見察而唐室鼎遷矣雖
然王之與帝皆有天下之名以王爲爵自漢失之苟稽其
實亦豈可居乎此非克用之所喻也而安於爵列不敢重
僭其賢於當時方伯遠矣且克用守臣節故承業爲晉盡
力以報恩存勗僭帝號故承業爲唐致死以明志奄竪尚
能爾士大夫宜如何哉

唐帝之禪位也令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帝即位
循以有功日望爲相帝薄其爲人敬翔亦惡之言於上曰循
唐之鴟梟不可立惟新之朝詔勒令致仕

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於梁與梁之篡國於唐何異朱

温薄之薄其無節也敬翔鄙之鄙其無恥也循則誠然矣移責循之心以觀己將何所處含己鴟梟而謂人鴟梟循肯服耶若循者特不能死於唐其奉牋進策非出己謀其罪比之温翔猶曰薄乎云耳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以幽州城不固居于大安山其子守光通其愛妾仁恭杖而斥之守光遂據幽州囚其父自稱留後遣使請命以爲節度使同平章事

賊之相比非因爲黨與自其所見之同也劉守光囚父而奪位曾無畏懼又請命于梁則以朱温戮君篡國必容己也温既從其欲仍升之爲宰相夫以狡黠之資豈不知瀆亂三綱之大不利乎蓋所見然耳曹操司馬懿皆盜賊之靡及既得之亦必假託仁義以善其後然子孫猶不得免

焉若朱温者以盜濟盜故不旋踵而及其身矣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士卒多亡乃文其面

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爲劓刵椓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丑虐之法也額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爲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爲也或曰有罪而文之可乎曰昔人肉刑之議以爲斷不可續死不可生推類而言則墨不可沒矣爲國者有刑有赦以罪而黥以赦而釋而黥文固在何以赦爲然則斯道也其可以爲故常而無改易耶

晉兵寇洛州

司馬氏自以謂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梁晉交爭而書晉兵寇洛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縱不爲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蕃夷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爲梁寇地雖敵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不相殺書梁晉之事以比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

晉王克用卒其子存勗立克用多養壯士爲子寵遇如真皆年長握兵心不服人情多向克用之弟克寧假子存顥說克寧執存勗附于梁事泄存勗執克寧存顥流涕誅之存勗弱小

字亞子

昔人以外孫爲鄫後春申以其妹與李園呂不韋以侍妾與秦太子皆欲奪人之國而覆其宗然陰計密行不使主人覺也至漢唐乃好賜人以姓與夷狄叛逆之人顯通譜牒其昧於別生分類甚矣末流乃有養異姓爲假子寵遇猶親出者小則至將相大則至帝王其與奄人養子何以異耶人事如此則陰陽之氣從而謬亂天地之位從而倒置其爲將相帝王者或出於盜賊或出於蠻貊或出於俘虜或出於童僕雖不旋踵殄滅然亦搶攘駈鶩乎一時使人綱人紀因以大壞夫豈可盡歸之天數耶立國立家者固將世傳而不失而取異姓爲子是曾不爲身後之慮蓋亦愚矣李克用百戰辛苦克有土宇若非李存勗謀泄則

沙陀宗國特未可知由是知春秋書莒滅鄫垂訓之義遠矣以此防民不特宋武保字螟蛉自底亡滅而徐温郭威又循其軌不知戒也若夫舍己之子以與它人取妻私子立爲亂嗣者民斯爲下又奚責焉

梁兵之圍潞州也李嗣昭閉城拒守克用遣周德威救之梁將李思安於城外更築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克用臨終謂存勗曰嗣昭困於重圍俟葬畢汝與德威速救之且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克用既薨潞圍益急存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朱温所憚獨先王耳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起兵直抵夾寨分道攻之梁兵大潰

昔衛宣未葬而衛朔即戎鄭襄卒未踰年而悼公伐許於

法宜書子而春秋以爵書譏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桓未
葬茲父出會得不書爵宜若無失而以子書譏其以墨衰
與會盟也晉襄禦秦師敗諸崤爲人所侵伐不得已而應
焉亦可免責矣春秋貶而稱人以狄待之何也甫逼葬期
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從戎非子道乃狄道也魯昭公喪其
母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有以三年之戚
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忌君軍政之本亡矣何
以蒐爲恠有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有
二事而可爲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
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
置夾寨以防奔突遏救援距晉陽不百里晉王克用薨潞
州朝夕破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

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孝
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
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負君子不識其以衰服從戎
而矣其合伯禽之事垂訓大矣哉

張顥惡嚴可求夜遣盜剌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
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覧其詞旨忠壯曰公
長者吾不忍殺

死者人所必不免而人不能處者有三蔽焉一曰惑二曰
懼三曰貪惑者不明懼者不决貪者不舍故佛氏以了死
生為一大事兀兀皇皇求所謂悟徹無疑而嚴可求非有
朝聞夕死之道者也乃能處之恬然三蔽不作由是觀之
為死而學者皆蔽蒙之民耳

徐溫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謂嚴可求曰吾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

徐溫不知書而所見若出於書者子路所謂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者也無寇戎之事人乃得解衣而寢甘食而居溫之意有見於此此特一端耳厲王之監謗始皇之偶語漢武之蠱視桓靈之黨錮高洋之慘烈武后之羅織當是時斯人嗷嗷如在湯火莫不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嘆瞻彼四方蹙蹙靡所騁之憂然後知徐溫所言有類仁人君子愛人利物之心其賢於學古入官而以政殺人者相去什百矣

帝之末即位也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友寧戰死師範繼降帝

待以客禮及即位以爲右金吾上將軍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死於師範今仇敵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遂族之死者二百人

朱全忠以詐計凶威擊伐中原雖篡奪如志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掃滅無餘矣蓋嘗據史氏所載自溫去黃巢歸朝廷以至僭帝其親行及命將所屠殺者無慮六七十萬人以道言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高矣遠矣雖漢唐猶不可責以此也以理言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自衰亂之時篡弑之賊未有善終者也全忠淫於子婦聽其譖愬失信降將一日而族二百人則其爭地爭城慘毒所注從可知矣人之與人類也其道交相養能

兼養天下然後可以爲人主而殘之如此其異於自殘也
幾希故曰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淮南將鍾泰章有功賞薄而未嘗言後逾年因醉與諸將忿
爭而及之或告都指揮使徐温請誅之温曰是吾過也擢爲
滁州刺史
徐温相人國鍾泰章爲人將各得其道矣有功賞薄而不
言泰章無市井之心忘功失賞而知過徐温無自賢之行
雖然較之温賢於泰章何也泰章晦默於先而虧失於後
温忽遺於始而悔改於終此其所以異也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助之守文兵敗
乃退

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父悖天理甚矣然溫弑君簒國之人也又何責焉劉守文攻幽州則討其囚父奪位之罪也晉王兵以義動當拒守光所請助守文伐之一舉而父子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救援守光抑挫守文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溫所爲幾希矣

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忌内不自安會帝徵之知俊懼遂奔岐

古者列國大夫有去國出奔之禮然必擇所從苟去一邦之一邦徒欲偷安目前而其君不足以主己終亦必亡而已矣當是時與朱梁爲水火者晉也岐蜀豈其疾哉況晉君方明兵練國治違梁而他適孰如河東智不及此乃託國於岐又不足恃而殺身於蜀然則曷若初不叛梁之愈

哉
鄭羅紹威病乞骸骨帝謂使者曰歸語而王如有不諱當
世世貴爾子孫
聖賢之君兢畏天命常有馭六馬涉淵冰之懼故曰慎一
日曰不其延乃能享國長世光武曰豈敢望十年乎朱溫
盜有神器僅據中土正不敢自保之時驕誇侈大以世世
貴爾子孫許羅紹威可謂貪無紀極者矣此與始皇累數
其世至於無窮一同愚見故凡人主與臣子以富貴非人
主能制富貴之命也係其人之當得與否而已人身中天
地而壽考非人身能制壽考之數也係其稟之有脩與短
而已慎惜祿秩必施之君子愛養氣體不立乎巖墻所謂
脩道之教也若曰我能富汝貴汝貧汝賤汝是猶曰我能

使壽者天天者壽然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豈妄耶
岐邠涇約晉兵合攻定難帥李仁福晉遣周德威會之仁福
嬰城固守會援兵至遂解去

晉王勇決固失之輕周德威老練善謀者也定難之行何
其不審耶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幽州也李仁福動靜
在岐邠涇三鎮則有利害豈能爲河東病晉王徇三鎮之
請爲之遠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
不然遣上將出精甲討伐無功遇敵而退使每如是則持
國之道踈矣

梁兵營於栢鄉晉軍營於野河之北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
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不悅德威謂張承業曰今去賊一
水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則可破矣承業以告王曰予方

思之遂退保高邑

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難於用人高邑之役苟非張承業有以起其意周德威必死於敵則晉師豈不殆哉存勗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陂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大喪士卒故君子有言心不外乃能統大衆智不蔽乃能處大事晉王蔽智自私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燕王守光欲稱帝先諷鎮定尊己爲尚父晉王怒欲伐之諸將曰是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而稔之乃與諸鎮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遂即帝位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

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

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之爲正石勒有言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而其取王浚則用張賓策卑躬諂禮其爲狐媚大矣晉人之謀蓋此類也晉王仗義興師雖曰近正然必命上將動大衆而後可獨無河南之慮乎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導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爲僭竊晉王宜遣使爲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因父殺兄而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焉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以此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

帝以攻寨稍鄉屢失利力疾北巡思雪其恥意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

朱全忠雖無道若用兵則雖李克用猶不得志其詐力信
可雄長一時矣及晩節末路以堂堂之陣困於晉之偏校
或爲間諜所走或爲芻牧所擊平日狡桀略不復施何也
全忠本羣盜也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
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耎敢厲之
智浸成昏暗不得不然也西京之高文景武東漢之光明
章安蜀之玄德宋之劉裕庶乎免此患者必也儆戒如舜
憂勤如禹慄慄如湯祗懼如武寅畏如太戊不敢荒寧如
高宗不敢盤遊如西伯不敢昏逾如成王然後有始有卒
既善其生又善其死可爲帝王之法也
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豐備帝追思去歳李思安供饋之闕
貶柳州司户告詞曰覩明遠之忠勤見思安之悖慢尋流崖

州賜死

漢武嘗殺長吏之不辦者矣隋煬嘗以進食之豐儉爲黜陟矣唐明嘗以百牙盤推賞矣今朱温亦以供饋進退刺史矣是數者其同情乎曰不同武帝英雄人也小體之養不存于心彼不辦而被誅者乃在帝巡遊無度不戒而視成耳隋煬則破家子肆意壞亂惟恐不及者也明皇則宴安亢平侈心縱欲以示富貴者也若朱温好行凶德毀信廢忠以亂天常既兼驩共崇伯之惡貪于飲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又專縉雲饕餮之醜直巨盜耳苟不揆其情而泛論其事將與漢武同得失之辨奚可哉

帝度河攻晉蓨縣史建塘等引兵分道而出遇梁之樵芻者數人斷臂縱去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而遁蓨之耕者

皆荷鋤奮梃逐之
天下之情悅則合合則固不悅者反畏在易地上有水爲比地中有水爲師夫地水相濟莫得而間之者法此以建國國有不附法此以容民民有不寧乎其在萃曰順以悅故聚也其在兌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以古先聖王未有強咈百姓之事故其取之也易而得之也安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伐夏周致八百國以伐商敵境之人曰奚爲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三代惟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鏖戰勝者爲雄民無定主所見者掊克誅夷俘馘塗炭而已矣望其生愛戴之心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身衣赭袍名稱皇帝一日而

爲村民奮鋌荷鋤以逐之茍其行事十有一二粗合乎義理亦不至是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以智力把持之極其效如此無亦勉勉於王者事耶

友珪引兵入至寢殿帝驚問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廷諤以劒犯帝帝旋柱而走者三遂刺帝腹刃出於背

唐昭宗雖儇急無常而惡不及民朱溫強劫而促殺之天道好還以召友珪之刃閫變起走繞柱三匝此昭宗窘迫之狀也而溫亦然謂有主之者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不可誣也是故魯桓劉劭楊廣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之徒茍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天理矣全忠聚麀不戒衛宣蔡固之禍已不足以免身文

况兼弑逆之罪而暴其民甚乎其詈友珪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亦猶栁璨自責爲誤國賊嗚呼不至是不足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是矣則亂臣賊子亦宜以爲戒矣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天下孟子之言無徵不亦異乎

均王　　　　後梁紀

友貞起兵誅友珪即位於大梁去友珪鳳歷年號復稱乾元三年

按朱溫行事旣不救其身亦安能延其祚然山陵祔廟十有一年而後末均王享國之日幾倍乃父是何也全忠弑奪而友貞討賊故也友貞寵私暱棄勳舊自取顚墜獨能討父之賊子道無負遂荷天禄向若求賢任才明其政刑

李亞子亦安得而取之以是知弑君奪國之罪天所不赦報仇雪恥之事理必當爲任非其人雖温恭儉約不爲荒淫亦無救於滅亡之禍天道示人可謂明矣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宗輅類己宗傑才敏欲擇一立之宗衍最幼母徐氏有寵功臣皆希旨言宗衍相最貴蜀主不得已立之太子受册畢炕稱疾請老不許涕泣固請許之

王建乘中原多故據有一方按其行事策略固非岐汴所能下者至於立嗣大謀乃牽於女子之愛小人之計不得已而行所疑嗚呼此漢高祖唐太宗猶難之於建奚責焉潘炕屢請立太子忠國之慮也太子既立而炕請老一者避徼福之嫌歟二者有不可於心歟使所立得人嫌亦何避殆必見宗衍不克負荷之端故辭榮而去畏與其禍也

然則不直諫何也曰徐妃寵宗衍愛將相大臣希意迎合恍不居史丹之地無羽翼之責亦安得伏青蒲而忝鴻鵠哉

天雄軍校張彥反求援于晉晉王引大軍東下數張彥而誅之軍中大服

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於破夾寨之功斬張彥之舉尤爲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不賞私勞自古明君猶或難之魏爲晉梗使汴強晉弱此晉王父子宿昔所憾一旦張彥舉魏博歸河東然後晉師渡河之勢成而汴人惕息奔命之不暇其有功大矣晉王責以大義戮其首而撫其餘雖叔孫昭子之殺豎牛漢高祖之戮丁公不是過也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質豈不能混一宇內爲賢

主耶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事覺伏誅帝
由是疎忌宗室
古有一人行是事而致禍敗後猶當鑒況覆轍相尋者乎
如友敬之以重瞳而作亂友貞之疑兄弟而亡宗是也使
重瞳必貴則項籍不滅故知舜之為舜非必以重瞳子也
此可以為恃相貌圖非分者之戒若夫猜忌同氣其已然
之效抑又章章使友貞畧嘗知之必不因噎而廢食此皆
末世恃負威詐謂可以存而以書史為不足信之過也於
友貞奚責焉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耳故曰王人求多
聞學乎古訓乃有獲
帝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得數百人夜出擊梁

軍渠軍引抑會援兵至合擊大敗之晉王以策非己出不復行賞
以緩急大小而論安全全之保晉陽猶在周德威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己出不復行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言禍蓋始諸此矣莫重於宗國不以人能存之爲功莫重於受命之寄不以人勸存之爲是雖英才雄略驅駕一時而夷狄輕軼不耻敗亡之性終在而莫能改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晉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還晉陽省曹夫人者歲再三焉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晉王孝矣而終終於危亡何也晉王之孝亦定省未節耳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請所欲養口體市井之人或能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

其下能養晉王以優伶自爲坐此失天下辱孰大焉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定省何足言也

初韓延徽爲契丹謀主復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大喜及稱帝以爲相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世受唐恩功義著見所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不仕則已仕而舍晉無足適矣韓延徽幸已出於幽谷集于喬木黨見讒者無亦晦而待察乃甘從契丹是故急於用而不慎所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張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行法不寬貴戚王或須錢蒱博承業靳之王不悅承業曰惜此庫錢政以受先王顧託誓爲國家誅汴賊不然王自取之不過財盡人散耳曹太夫人聞

之召王王謝曰吾必得罪於大夫人公為吾痛飲以分其過承業竟不肯飲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稱唐官終其身

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效職一也竭忠二也奉公三也有守四也盡義五也為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興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背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屬以酒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食人之祿者愧之多矣使中常侍率此道烏有齋宮之刺故郡之徙投河之寃千百輩盡誅之酷哉

吳徐知誥為淮南節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

敎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租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強錢非耕桑所得而使農民輸錢政之苛虐莫此爲甚於是有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之謠善爲國者必貴粟帛而賤貨寶貴其所貴者謂之敦本賤其所賤者謂之抑末觀所徵孰重孰急則民之貧富判矣然而雖盛明之世不能使農民免輸錢之患是何也用錢之路廣也是故自古爲國者有共病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刺平人以爲兵覈平人以徭利任子無數授田無限免庶人在官之役而責吏得世其業使農民出錢以充租稅又從而重估覆折至于數倍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稍蘇元元其惟貞觀租庸調之法爲可行乎

晉王好引輕騎挑戰或諫之王笑曰非百戰何以定天下乎

李存勗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尚智好武攻戰之事非定天下之道也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方其用兵于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若依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亦可監哉

晉軍至胡柳陂梁兵亦至周德威曰賊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王宜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不從引兵先出德威從之晉軍敗德威父子皆死已而晉軍復振大破梁軍晉王還營哭德威曰是吾罪也李嗣源見晉軍敗遂北渡河至是復來王曰公以吾為死耶待之稍薄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當是時周德威請按兵

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使其營壘未立旗纛未具日莫疲乏

然後可擊謀之既臧矣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徼利遂失良

將大喪其師又於李嗣源生猜忌之心一舉蹉跌而河東

之勢幾不自立故仲由問孔子行三軍當誰取孔子曰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也孔子所與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焉聖人之訓

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恟恟

不安吳漢曰王有兄子在何憂蕭王不以是訝吳漢者誠

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他議晉王

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固非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者也

吳越攻吳常州徐溫拒之吳越兵大敗徐知誥溫子也請

勝東龍袞蘇州溫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豈不樂哉

五代之間出休兵息民之言者惟徐溫而已溫非怠於攻戰假休息之美名也攻非所當攻取非所當取而勞民費財或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則不如其已其已之是也若夫失祖宗世守之地有父兄沒齒之仇而曰吾欲休兵息民此孔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春秋善解紛嘉釋怨謂不義之兵收求之舉耳至於攘夷狄雪讎耻義所當爲則一書再書屢書而猶不足未嘗以收求不義一槩蒙之不如是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夷狄之不若矣

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及疾甚溫[illegible][illegible]嗣或以君當自取爲言溫正色曰吾言者斬乃以

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王殂溥即位

徐溫勢可以取國而不取若賢於迫奪者矣然父子專政使其主尸位不得有所施爲雖隆以虛名而盜其實利卒成弑逆之篡其愈幾希爲溫者宜如何歸大柄於楊隆演殺生除拜不自己出示吳國有君以訓于下不以軍國重務私諸異姓之子措江淮於平治俟中原有道舉而歸之十國之賢孰出溫右哉令名守臣節實用主柄乃董仲舒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其所經營適爲他人積忠與智皆不足稱焉

蜀吳屢勸晉王稱帝將佐及藩鎮請者不已王許之張承業諫曰王何不先滅朱氏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今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慟哭曰

誤老奴矣邑邑成疾不復起

蜀與吳勸晉王稱帝者欲分惡也將佐藩鎭勸進不已者望功賞也若張承業之策則子房孔明之餘意也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雖答爲政然學道進德莫不然矣光武爲蕭王甫定河北是時更始猶在赤眉方強南有子陽北有文伯隗囂在西劉永在東江湖海岱據土地盜名字者又以十數而議者不譏光武即位之早者誠以民心思漢而光武起自宗室功德兼茂故也或猶以謂未若盡戡多難然後稱帝之爲愈今晉王以夷狄賜姓通唐屬籍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亡戰克攻取之才固爲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

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遠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養子名都復佞多詐處直欲以爲嗣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妻以女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恐鎭亡而定孤潛遣人語郁賂契丹犯塞以解鎭州之圍郁邀求爲嗣處直許之都恐乃勒兵刼處直幷妻妾幽之西第殺其子孫幷腹心將佐自爲留後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王者一嚬一笑尚不苟發况建侯嗣國之重哉先晉王之婿雖王氏孽子然處直無嫡則繼之者非郁而誰且處直已許之爲嗣矣今養子都乃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弑帥罪孰爲大存勗旣爲王鎔討賊於處直當加卹

焉今不赦文禮而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為
父戒天下之為子者父子君臣夫婦是謂三綱三綱軍政
之本存勗自帝而賞王都軍政之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
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王郁說契丹取鎮州契丹悉衆而南王都求救於晉晉王救
之王都迎謁於定州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遂大破契丹

古之行師者或整堂堂之陣以伐之或出其不意以侵之
或輕行以襲之或環合以圍之或接兵刃以戰之或用詭
詐以敗之苟得勝則已不假正其義此固霸者之事然施
之亂臣賊子則聖人無貴焉晉王聽王都因父取國既失
於前今因其出迎下令易定明父子之義討劫奪之罪執
都殺之以郁為帥則軍政脩明人心聳服契丹雖強將不

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鎔何有見於斬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捘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後唐紀

莊宗

晉王即帝位國號大唐以豆盧革盧程為相二人無他能特以霸府元僚故用之

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其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鑒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棟橈鼎覆之相接也或曰天運無息地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之難得也曰小德小能皆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名世者非人

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矣其肯揮汗於甲騎
之塵而褰裳於流血之波哉是故唐梁晉漢無良輔則以
其君皆常人也
帝克鄆州梁主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
救也梁主從之帝令朱守殷守德勝戒之謹備守殷帝幼時
所役蒼頭也梁主問彥章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笑
彥章兩日馳至滑州置酒高會未散陽起更衣引兵直趨德
勝遂破之時受命適三日矣
敬翔佐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輔嗣丗又不能扶持其亡
真斬喪庶寧爲有功耳其盜賊之指迷與梁之所以亡以
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疎遠勳舊信任
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

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彥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彥章出奇盛誇大之以爲非天下偉男子不能也夫彥章固善鬬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勖命李周周守楊劉則彥章以十萬衆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周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彥章則彥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幸不急近功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仗正爲名耳其本根血脉非出於惻怛之愛忠順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

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爲奇惑於奇正之形貿亂以取敗此其所以爲奇者信曰奇矣區區彥章何足道哉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日少倉廩不支半歲澤潞未下契丹欲入寇梁人謀大舉帝深以爲憂

芻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半歲垂亡之勢也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宦者之諧罷李建及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河北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興不廢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蓋梁亦告終之期值耳

乃召諸將會議皆請與梁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更圖後舉

帝不悅獨問郭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凝非將才然足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遂濟河遣魏國夫人及皇子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而焚之

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懷衛曹操之於兖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晉王不擢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宗崇韜決策擣汴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者一何戾歟漢唐之初其君臣

皆英才蓋世桀傑偉而偶成固無爲虜之道雖曹操劉備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爲人所虜若夫事敗成禽者其人可知矣又安得爲丈夫莊宗此言蓋不敢決於克梁故與妻子訣別而去嗚呼捐身與家以爭天下意誠何爲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特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眞豪傑之所爲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況於莊宗曰以壯士輕戰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忽之慮則過矣

梁主謂皇甫麟曰吾李氏世讎理難降首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遂弑之

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君死社稷友貞宜即太廟告亡而自殺然後合禮授刃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爲豈不君臣

矣夫乎

帝欲發朱全忠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戮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

述朱全忠暴蔑唐室陵逼昭宗併弑二主殺一后及諸王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既賜姓通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爲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列數其罪談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尸而飄之汙瀦其宮居夷棘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爲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鑒非小補也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賤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斥國節度使温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
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温韜發唐山
陵殆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

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蒙覺
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霈有變渝非所以示信
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
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怨之人則一舉而兩得
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温韜不賂伶官貨宮姬必不
以既赦為言也

高季興入朝還謂其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
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列聖皆人極也而舜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為善禹

以不矜伐滿假故歟漢高大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亭長爲天子見監門戍卒如平日然猶曰令臣所就孰與仲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服楚還蔡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也雖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丸之下阪水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徒是已夫九五尊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爲喜而以處之爲懼是以能濟若其道心又何芥蔕之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

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敵徙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瀕危殆僅乃克梁四方之未服者方且圖視而内向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以頭觸李嗣源而喜今又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志驕氣溢爲樂籍所窺故爲李興輕之於前何詞誚之於後嚴可求梁震知之於數千里之外先所料度其應如響矜伐之爲害乃爾是哉尚志之士有自此用功而居仁者日深省於身見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客裕然服饌鮮菲則不以出諸房闥何爲而爾也求其所以爾者治而絕之則不矜不伐不滿假之德可成簞食瓢飲與列鼎萬鍾於我無加損焉此學舜禹之事也

郭崇韜頗受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此但以

梁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多梁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宫官勸帝爲內外府州縣上供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虛竭內府山積軍士始有離心

崇韜欲服故梁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淸正彼方祗命之不暇復何爲而生懼心獨不聞楊綰之化與陸贄之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遺何以禁人主之求私財及中宮伶官之貪欲無厭耶雖他日出助郊費終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而致莊宗禍敗則此舉爲多矣夫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黎用安有內府外府之別其名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爲詞說

德宗瓊林大盈乃其著者與鹿臺西園何異莊宗之宦官
非爲姦計特舉所見而言之流弊之久習以爲常此固明
君賢相所當革也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倖僥求多所摧
抑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由是宦官謗之不已崇韜欲赴鎭以
避之所親曰蛟龍失水制於螻蟻上欲立劉夫人爲皇后而
有正妃且太后惡劉夫人是以未果公若請立之上必喜内
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
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
則當辭而去之非悻悻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
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爲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
一舉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韜希莊宗邪心請

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自旋向也力求赴
鎮而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爲持祿迷邦之戒哉
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入汴匝謁見帝甚喜匝曰
臣所以生全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
願就陛下乞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韜曰今大功始就先以
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之心踰年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
矣使吾慚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爲我屈意行之
昔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韜爲發陵賊而
寬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
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
克之久則公心大甚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由國之天

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百萬之衆兵利甲堅勇將之湯池
可踰鐵壁可摧強國可平元帥可擒方寸之地無山谿之
險封疆之界聽其恣肆起復惟欲所嚮而無如之何故曰
暴戲武者困於酒色之娛火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
履蓋大勇將之勇鼓之以氣是可能也克己復禮以理自勝
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爲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
勉則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
蜀主以張格爲相初格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及再
相赦叙之許寂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
保取禍之道也
侵辱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爲之處其當曰以直報怨以直
報怨爲盡矣則犯而不校者無乃過乎曰犯有輕重怨有

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莫輕乎言色之犯爲言色之犯而校焉多矣顔子則不校也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相有伏事之禮乃敢乘危而窘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冊相責以禮義軼而遂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不報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豐家罪足以死避復怨之名貸而不治祗所以爲不直惟不欲怨於義無愧於心可也

四月癸亥朔日食

日食天變之大者正陽之月尤古人所畏以當盛而微爲人君昏弱蔽虧之徵也日有食之推步之家或逆數而盡合或占來而必應是則躔度之常何預人事然前古莫不以爲大變在禮則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所致也在傳則

曰國無政不用善所感也在春秋則不言其所以食曰日有食之而已有者天人交共之辭也終不歸之於常度盖以警乎人君其意若曰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輝光赫然而乃晻暗虧傷守內侵溺以是思懼懼可知矣而自唐中葉巳後人君鮮有敬天之渝者至於五季固已日歎其濛衆星爭曜而莊宗方且荒于遊畋耽于聲樂惑于女色冒于貨寶而朝無一君子專與伶官為伍天雖眷顧示以可畏莫覺莫悟俄頃而滅不亦宜哉

自春夏大旱至六月甲午雨凡七十五日乃霽百川皆溢

按四月癸亥朔則六月無甲午日資治通鑑之置局也劉恕通長曆不應有差盖小誤也何為小誤司馬氏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

小人欲中傷之而光一行義無可訾者乃唱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捂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爲甘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憸險細夫顧謂眷戀匪欲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爲辭十萬而受萬是小人以己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讒口又況矯世拂俗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秋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河南令羅貫性強直
不避權豪伶官切齒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往山陵道路
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殺之郭
崇韜諫曰貫坐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
來橋道不修安得無罪竟死遠近冤之

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若莊宗五日不食豈學禮
者所難可不謂之賢君乎曰君子之行必類而稱爲太后
靈駕將發以道濘橋絕而殺賢縣令則與孝之事不稱矣
夫以七十日之雨江河川澤皆溢則道濘橋絕有非人力
所能及者且先以日食次以大旱繼以霖雨陰陽舛逆可

懼甚矣乃以人力所不能及者爲誅賢令其事雖曰矯道不修其實則緣俗官所惡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爲俗官譖毁而殺賢縣令乎然則莊宗不食五日纔足爲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此亦宋襄一會虐二國之君而以不重傷不禽二毛爲仁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軍事皆決於郭崇韜從襲輩疾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從襲等益不平

伐國之義爲其不道也故拯民於水火之中攻其殘而已矣古之貪土闢地者取其重器猶且不可況意在賄賂乎崇韜仗鉞專征爲蜀除害苟能清身律物三軍自戢盜賊

不作奏凱叵還誘聞何自而入乃貪于貨實悅于聲伎父子豐殖不虞元帥之疾己不顧偏裨之側目不防奄寺之讒口不監鄧艾之覆轍是直愚夫而已莊宗旣盈崇韜無能改於其德又以是相之戕于身敗于家而凶于國何必曰利豈不信夫

崇韜素疾宦官嘗謂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宜盡去宦官宦官聞之切齒時成都雖下盜賊羣起崇韜以是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及見禮又倨延嗣怒從襲因譖崇韜欲爲變且曰大王寄身於虎口延嗣歸告皇后后泣訴於帝帝疑之會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延嗣曰皆入於崇韜父子帝遂怒

崇韜所以疾宦官 非爲其讒媚貪黷以亂政乎惡李嗣源

勸帝除之，則何異宦官之害羅貫也？請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何異宦官之增嬪御也？廣受藩鎮賂，則何異宦官之求貨無厭也？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身不正，如正人何？然則以崇韜所爲，雖盡誅宦官，何救於亂亡？況繼岌雖爲帝子，未正儲位，乃遽以它日之事告之，又昧不出戶庭之戒，啓耳屬于垣之禍，爲己爲人，兩俱失之。張濬未能取楊復恭，已露作態之言；王彥章方欲圖趙張，先漏盡誅之語，皆從自及，是誰之過歟？

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帝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爲朕誅之。」知祥白不宜有此，俟臣察其無它志，則遣還。帝許之。莊宗於崇韜非有大憾，特以意在蜀貨，信讒口耳。知祥若力爲辨解，又盡誠以告崇韜，使早班師，自歸于帝，庶使上

下之疑釋君臣之分全而皆不果爲則窺見間隙有爽亂取蜀之志狡黠則長而忠實短矣

帝從遣馬彥珪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力請殺之帝不許乃自爲教與繼岌令誅崇韜彥珪至繼岌不可從龔等共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召崇韜計事并其二子誅之

任圜以戶部尚書李愚以翰林學士並參繼岌軍機崇韜之死所宜諫止而寂無傳焉意者崇韜權勢隆重不通衆情故二人有疾之之心而幸其禍歟雖然此小忿也親王總師以皇后教而殺將相乃國家大事無容忍抑小忿力勸繼岌勿行惡事不然以離間統副搖動士卒說崇韜斬從龔下令班師則參軍機之職舉矣惜哉

李嗣源爲謡言所誣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公

動業喪亡宜自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
可避委之於命耳

朱守殷自蒼頭奴至蕃漢馬步使有德勝敗劒之罪不治
帝恩厚矣銜命出頭乃輸款國嫌二心已著嗣源宜以其
語奏之則忠誠上格婺人必伏交私之刑矣尚不如此是
不智也知之而不告嗣源幽隱所存爲如何若曰心不負
天地禍福委諸命此則明哲之事嗣源雖未必能然其言
可取也

從謙爲直軍士王温等五人謀作亂爲斬之指揮使郭從謙本
優人也有寵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
人得罪從謙數饗將士言其冤及王温作亂帝戲之曰汝旣
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爲也從謙懼退謂諸校

曰主上以王溫之故欲俟鄴都平盡坑若曹由是親軍皆不
自安

季康子問如何而民敬孔子曰臨之以莊此非特季康子
當然雖二帝三王亦莫不然故傳說戒高宗以啓寵納侮
太保戒成王以狎侮小人凡伯刺厲王以無敢戲豫蓋既
與小人暱比無間遇有所不可將以正裁之則傷恩將聽
而勿問則損威莊宗以讒浪中從諫要害亦出於不得已
耳而不知小人難養之情不孫生怨勢所必至故易曰君
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無疾惡之心則不召其怨
嚴正則不召其不孫莊宗必所使習貴而不革
早燭厥命耽樂之從或四三年周公豈欺我哉

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是時水旱之後民力已自不支又借稅以苦之是促其離叛也當其時爲其民身被借稅之虐後世讀史者其仁人耶固惻怛而增戒其小人耶必唾手而取則明君宜思之曰百姓供常賦於豐年猶有受病者况饑饉之後而可借一年之稅乎借稅其與治同道歟其與亂同事歟考其所始則從違可否判矣

攻鄴未下從馬直軍士作亂劫大將李嗣源爲主車駕東征前驅叛歸嗣源帝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入洛宰相奏魏王軍將至車駕宜控汜水收散兵以俟之明日將發鄴從謙帥所部作亂帝中流矢藥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少頃遂殂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尸焚之

莊宗初嗣父位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畢

各有理使朱温未死固必爲所禽矣旣違張承業忠謀亟
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
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聞之先覺曰人才器有限職
任重大若負荷爲難鳥獲而舉二百鈞亦必折脊絶臏而
弗勝矣人君者職任之極也平日才器雄天下及居尊位
若弗勝任者才器所局也若莊宗事聖哲之君止將相之
任豈不有餘裕乎其天稟旣如此又不知力學以充擴之
而武皇平生不快未命所屬三怨爲重莊宗每克一怨即
復一矢于先王之廟旣納三矢幹蠱咸畢以爲天下無他
事矣肆志逸樂而已豈非才器有限不監欹器滿則覆歟
雖然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
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亡苟歸之於天則昔明而今暗

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

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諸將曰國家取大梁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戰功也郭公無罪族滅行及我矣遂反及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命誅之

李紹琛者康延孝也延孝事梁有罪逃歸于晉國盡輸大梁情實使莊宗談笑而取汴於梁固賊臣於晉則殊勳況在邳彤任光之下也然小人惟強弱是視見梁將亡晉必興遂決去就自以保身之計得矣而竟復反逆其言雖憤郭崇韜之冤其意則以反為常無往而不如志也古人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一人而三反何以自立是故本為保身適足自族烏若為朱氏戮力效死之為義邪

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退至武功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乃至渭水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循水浮渡腹心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流涕伏於牀命僕夫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

繼岌爲帝長子任都統之重而進退死生惟奄人所制無足責矣李從襲讒疾交閒以誤魏王亦奄人常態不必言矣惟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是誰之過歟郭崇韜死圜即代總軍政繼岌死圜即將其衆而東其周身之智則賢於鍾會矣當變故時從容其閒莫能救止而竊取其柄得爲忠乎陰謀如此它日無故死於安重誨之手蓋天譴也李愚職事與圜同而寂無所施其罪亦不薄矣武

或並殢壯宗五子繼之不知所紀

營大業與朱温一下同嘗享國乃反、偷開無以

以從養人者也力八智欺人者智力加人

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智不困者也

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未有不安

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矣假德以

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所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

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武皇㮇土之忠已有士宇之報

矣莊宗繼志之業已叨名位之極矣考其德政漫無紀

譬如人役其心思疲其筋骸與人競爭不遺餘力偶幸一

勝而又從事於酒色晝夜斲喪則元氣耗盡何以久生是

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上下千載凡歷五姓十三十餘主未

有一言右智力而廢仁義者其享國脩永後世莫及斯可
信王道之足師而霸術之不足願也歐陽氏乃言繼岌至
興平京兆留守張籛斷咸陽橋以拒之繼岌遂自殺向
使籛不斷橋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
籛之拒之其所繫豈小哉愚以為不然繼岌常才爾制於
李從襲莫能可不著也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殺郭崇韜
既聞絳霄大變宜整比六師以遄赴難豈張籛斷橋所能
遏乎以彼之才欲使東行乎源茫於行陳之敵也
以司馬氏考實雖載張繼岌軍循水浮渡至
南為李

峨｜位

建國號吏部

書李琪曰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吾曹豈能自
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者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
從之

明宗改國號則莊宗爲路人梓宮無所託吾曹不能自安
李琪之言似也不改國號而葬莊宗使嗣源柩前即位前
日諸臣遂可以此自安乎致身常伯位不卑矣國亡君弑
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耶

有司劾奏大原尹張憲委城之罪賜死

張憲在莊宗朝不附伶官以致疏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
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之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徇義
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矣乃徇有司迎
合之奏而殺之初政之美固多其累莫此爲大任是責者

非安重誨乎任圜望實未能及憲重誨已深忌之則憲之死無乃重誨所欲乎以忌疾殺無罪之賢士欲以自安天其許之哉

量留後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非真不徇慾則不能减後宫非深見奄寺之害則不能損宦官非無音樂之好則不能裁優伶非懲田獵之爲民病則不能縱鷹犬非薄口體節奉養則不能省庖廚非知冗員有廢無益則不能罷有名無實之使非恤民力弊於轉輸則不能遣諸軍就食近畿非節公家之用廉取於民則不能除二稅省耗非戒藩鎮斂斥私帑調度侈約則不能抑

守牧進奉此聖主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爲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

帝自不知書四方奏事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之以備應對二人皆翰林學士也

天子宰相義理所極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淆薄乃至目不識書者爲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也不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而能治天下者無有也然石勒徐溫使人讀書及訟牒而處其是非往往中理唐明宗所行政事有太宗所不能及者則其質之美也由是觀之

有其質不輔以學尚能爲善使輔以學則爲聖賢必矣記
問該淹語論辯給而不肯爲善書自書人自人則讀書爲
無益之事耳明宗未置端明學士時所行善政已多今又
助以馮道趙鳳二人皆儒學遴選也繼今政事當加美於
前乃二人講論之功苟爲不然非特讀書無益儒亦腐矣
勠形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二名不偏諱禮也孔子之母名徵在故言在不稱徵言徵
不稱在其爲後世法明矣而諂者獻佞愚者違禮必以孔
子爲未忠未孝曰雖聖人云爾吾寧過於厚於是嫌名則
諱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偏諱而不思其義有不可
也馬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
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也夫忠孝有小大將

身養志孝之大者也蓋道格君忠之大者也敗德違訓失
子之道而區區焉以避諱為孝之切誤朝迷國失臣之義
而惴惴焉以避諱為忠之至所謂不能三年而察功緦養
其一指而失肩背是謂狼疾之人不知務之甚也明宗自
不知書況古訓乎乃能詔二名不連稱皆無所避是暗與
孔子合知經學古者多所不逮可不謂賢乎既不知書又
無官下啓告之者乃能如是其賢益可尚矣是以表而出
之

葬閔孝帝廟號莊宗

廟號猶諡皆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暴蔑其民甚則身弒國
亡莊宗是也名之曰民昏荒戾悖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且與優伶戲頰受其批而不恥安得謂之莊使聲與實

爽非當時儒學之臣之罪乎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朱膠綾軸錢貧者但受敕牒不取告身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襃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執政議以爲朝廷命官何惜小費乃賜告身

有國家者受天下財賦使用之一一中理尚不當靳於告身之費何況匪攽好賜橫被倡伶狗馬鷹鸇並食廩粟甚則褻指帑藏視猶糞土而誥命之出所以進賢用才或推恩施溥及幽壤乃會計數尺之綺不從官給先責其直是貿易之道也豈非闒茸乎救斯失者劉岳啓其端執政盡其說明宗行而不疑可以爲後法矣

吳馬軍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優詔不問固請奪一月俸由是

治化莫要乎躬率周公之能使人信王也以作乎先也其能使人敬王也以作恭先也若我而不先之徒以法令約之在位者於是乎外有事君之禮而内有替上之心矣徐知誥之爲類乎有聞者惜乎其能暫而不能久也鄧禹受任無功降爲右將軍孔明出師敗績自請貶三等郭子儀李光弼之徒咸率是道宜其功名之美也

出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後唐雖莊宗自亡之而亡之者三屬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景進與郭從謙爲最用事而從謙又負叛弑之罪則無以加矣所宜聲言莊宗禍敗之由親勒六軍取從謙及其徒戮于兩觀乃不及時

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所部之衆而不敢亟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弑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江陵高季興請附於吳徐溫曰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泝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救不可也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附唐

徐溫辭高氏稱臣聽其附唐是也而受其貢物則非也貢者臣獻君之名辭其君臣之名享其篚包之實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遏也夫儀不及物謂之不享高氏輕吳之心自此生矣

帝幸汴州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朱守殷疑懼判官

孫晟勸之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四面進攻守殷知事不濟
盡殺其族命左右斬已乘城者開門降
朱守殷有罪三守德勝而陷沒一也郭從謙反按兵不救
二也莊宗旣弑即入宮取嬪御珍寶歸其家三也明宗入
洛宜亟誅之不待移日乃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明宗前已
受其歸藩之欵旣又納其促入之使爲是故寵以平章事
矣帝欲幸汴非有討伐之謀也乃守殷自疑惑於羣議者
卒治反以取敗亡耳非明宗能討罪人伸大義也五代
之君舍周世宗次則唐明宗周太祖有善可紀不爲其美
狄卒伍不足語也旣當名號人固以禮義望之故有不合
者必託其事以發議論垂勸戒焉
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明宗即位之後不事華侈無浮費故先除二税省耗止絶
刺史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
知其幾何人也以夷狄之人臨中土殘弊之後尚能如此
何况聰明睿智髙出羣倫昭儉徳以表正萬邦其效宜如
何夫豈有暴守虐令以逋負爲生財之源征而又征償而
又償無有窮已者也

秦州節度使華温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
軍歳餘帝謂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
以無闕他日帝屢言重誨愠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
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

所仰乎君者以八柄由之也宰相佐天子論其可否是非而
已非使人君一不得施爲必出於宰相也華温琪爲藩鎮

雖未有殊績亦不以罪惡聞入覲請留賢於專土者遠矣
明宗欲與重鎮良未爲過而安重誨力沮之豈爲溫琪無
所可用特以不出於己耳爲宰相必使事皆出己而不論
可否是非之所在小必喪身大必滅族然則李文饒所謂
政事皆出中書者非歟曰此言多門之害也若太子令秦
齊王敎與詔旨並行若武后天下謂之二聖若楊氏五家
府縣承迎峻於制敕若大家但居深宮外事一聽老奴處
分若斜封墨制紛然並出若總權握兵者各以便宜從事
如此之類非定于一所謂私斜之門不可不閉者也至於
政事之廢興人才之進退固人主與宰相通知而審處求
歸于至當特尊卑有詳略之異豈曰君無所預惟相所爲
乎重誨不學固不足責可爲後人之龜鑑耳

吳攻楚爲楚所敗虜其二將吳求和而歸之使宰相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將曰楚國雖小願吳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内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云然

異哉德勳之爲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爲它人畫計苟不願爲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既在輔佐之地又立扞寇之功則吾君身後大憂盡以啓告使有所覬俾不至於亂乎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所止矣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帝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不若愛民養兵以俟之晏球日以私財養士自始攻至克城不戮一卒

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爲冠也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之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二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爲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十萬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斃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舉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具徐知詢握兵據上流意輕知誥周廷望說知詢以寶貨結朝中勳舊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留爲統軍知誥自是始專政知詢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周廷望審爲孫知詢深計當弼其違咎而引以善道則中外歸心而齊王基業不爲養子所取矣乃勸使行賂又自反覆于其兄弟間意亦未知詢誥勝負而兩布腹心焉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不言廷望亦豈知其反覆之敗人又自敗乎故廷望邪計行而詢誥之得失始決讒人爲惡可不畏哉

董璋反安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董璋反狀未彰安重誨割東川閬果爲一鎮又益兵于綿遂繼又遣將戍閬州璋懼遂反然則含容不討豈當時事宜也明宗先討朱守殷繼討王都非一切含容者重誨此言蓋爲符習王建立李從珂發其心所惡欲明宗殺之耳

然則豈東川事宜也明宗荅之當矣雖然他日誅重誨非
重誨有反逆之負特恃恩舊專威福讒疾交至而臣主俱
傷當此時明宗欲討重誨之心旣形諸言而重誨猶不悟
貪權怙勢日甚一日心安得仁乎嗚大夫不仁其不能自
保必矣
安重誨以久專大權中外惡之懼表解機務願賜一鎭上不
許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范延光勸上留之
且曰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才不逮重誨何敢
當此上令中書議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爲便
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心有芥蔕之疑夫婦將如路人父子將爲仇敵況君臣乎
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

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與其能久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雖然與其強留而君臣存形迹之嫌不若從安令所請優以外鎮之為全也范延光在唐為良臣明宗許之相乃不敢當其視與人同事擠之又下石焉者相去遠矣而五代史乃以與朱守殷為伍無乃失其倫耶

石敬瑭攻蜀久無功上憂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即拜辭時上已疎重誨既行譖之者不已有詔召還

重誨之敗由不知相業也馳車而失其轡必墜于車下操舟而失其柁必覆于水中樞機之府控制四方者也出師而不進責歸乎運籌折衝之人矣奚必身親其事然後能濟使四征不庭功皆未集安得如許大臣往督之哉故知

宰相之職分者不以親行為是而以坐論為勝然則召穆公與武侯裴度之事非歟曰周宣救急朝夕命召公平淮夷而其詩云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言宰相不得久在外也討蜀之役豈後唐急務哉君武信身受顧託國政在己裴度則被傷拜相專為討賊其意不同矣安重誨遠不取監于房琯近不取戒于郭崇韜君情已踈方請出總師旅其迹類忠其識則愚大臣而愚已足殺身矧兼他罪乎

帝遣翟光鄴詣河中察重誨光鄴至以兵圍其第并其妻殺之奏至下詔以重誨離間兩川吳越為罪又戮其二子

郭安二公以故舊都將相皆不得其死然則故舊之分固難有終乎曰蕭曹房杜豈非故人係勳之者何如爾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朋友之際尚以數瀆取踈

況於君臣崇韜貪重誨愎其失禮於君多矣較之兩公重誨爲甚以一人心殺莊宗二弟以防作患殺任圜以疑似殺皇子從璨又欲殺從珂排去孔循抑華温琪力遏王建立廢符習屏胡福皆以私憾而非公論也恃舊怙權取勝于上人主安能堪之然則非獨莊明寡恩蓋二公有以取之耳夫一貪一愎尚不能免苟或兼之其禍必有甚焉梁冀竇憲李林甫楊國忠之徒是也故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爲蓋其門人纘所聞而成之故皆比章指

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僞傳集名儒擇冠昏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二與四經爲六歟抑合禮樂爲一與四經爲五歟廢仲尼親筆所著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實舛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

二五年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木本刊析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教之可也獨斷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教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羣書不可勝計而獨斷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廟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楚境之旱其殺高郁所致乎昔東海殺孝婦亢旱者三年希聲不思其故修德行善以補前失反歸懟於羣神以無禮施之禍盈福謙鬼神之常理也殺不辜以取國曾未三年身罹其殃理之反覆不可誣也著矣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涸蟊賊傷稼皆不足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蔑聞皆深可畏願陛下存其不足懼者而修其深可畏者優詔褒之

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方之六可畏少遠緩云耳况曰陰陽不調不足懼則燮理之職可廢矣三辰失行不足懼則羲和之官無用矣小人訛言不足懼則正月之詩何所刺矣山崩川竭不足懼則梁山崩三川震不必書矣蟊賊傷稼不足懼則炎火之畀蟊螣之生焉所介意矣澄亦謂此或係乎天地常數未即爲民害也故雖所當懼而以不足懼言之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

信以爲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一言中耳言雖不足以盡人亦足以取人溢所言乃常理而未有緫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卜相可也何止優詔荅之而已乎

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盛甚已復用表請立從榮爲太子上泣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議之

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解后得國春秋又高故其在位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旣親儒士又喜聽其講論經義以爲聞益智思而於立子傳世之大節懵然不達此豈非馮道趙鳳輩稽古

毋乃不足以啓沃故耶致使其君身肉未冷而國家傾覆不於宰相而誰責乎

帝疾大漸從榮闖宮中兵意帝已殂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將兵陳於天津橋謂樞密使馮贇等曰吾今日決入公輩處事宜詳允禍福在頃刻耳贇奏之帝小愈命李從珂討斬之

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太子明宗年既七十而諱言儲嗣是不欲大業之歸其子也從榮習見梁唐以兵得國不知太子之爲君副而主器也乃貪執兵柄畏居東宮是不欲承大業於其父也國之大事莫大於傳繼宰相廟人父子之間當使各盡其道而馮趙二公一不預謀致使從榮擁兵

明宗援甲父子祖孫一日而絕焉用彼相乎

帝祖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
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
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之五代粗爲小康
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
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
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贓蠹故雖四方
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屢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
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
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傅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
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歐陽氏有見於此而無見
於天象其言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
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爲常蓋有司之事也自秦

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紊故其作五代史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自謂不得不異乎春秋也愚竊以其言過矣秦漢學者固以牽合傅會失於末流若仲尼之法豈可改也使仲尼書災異而道其所以然則與後世之失同矣惟其遇災異而必書書之而不道其所以然使人君有恐懼修省之心而不敢忽是其垂訓之大指也雖然仲尼雖不道其所以然而稽之於經則事應具存故雷電雨雪鍾巫謀兆隕石退鷁宋襄被辱雨而木冰君臣繼執鸜鵒來巢昭公出奔惟漢儒牽合附會是以泥而不通必明乎天人合一之理則知仲尼所書之意苟一槩以為占候之學歸之有司則自古列聖敬畏天道皆為虛文豈不淺陋可笑誤人心之甚哉

吳徐知誥父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欲待嗣君宋齊丘以爲然一日知誥臨鏡歎白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微以傳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已疾之手書切諫知誥愕然由是疏之

純乎小人其爲不義也豈俟再思純乎君子其爲義也豈待終食惟不能純也則爲義爲不義有不力者矣荀彧劉穆之宋齊丘皆佐人奪國者也而幾會之際爲人所先豈其智不及哉亦有所未敢耳以柳璨蔣玄暉之凶惡猶不敢於朱温九錫之事况智如荀劉宋三子固有所未敢也敢之甚則爲鄧扈樂成濟史太諸人矣敢於敢則爲黃昭魏舒欲翔周宗諸人矣此正君子小人純不純之辨也使齊丘果以傳禪爲不可他日何爲請幽讓皇既節又謀篡

國以是知其建王論責勸進若不肯畧表非眞能守義也
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為元功耳此數罪之情實也

閔帝（朱王欽厚通鑑無紀附于路王元年）後唐紀

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功名朱弘昭馮贇忌之潞王移鎮
鄭道言弘昭等殺長立少專制社稷今入朝以討之潞王至
陜帝北度河馮道等入朝聞之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
不預謀今當聽太后命道曰不若俟潞王處分乃謂中書舍
人盧導曰宜速草勸進文書導曰班迎可也道曰事當務實
導曰天子在外而遽以其位與人潞王若以大義見責何辭
以對愚曰舍人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立則不可乃任
人所問屋廬子食色與禮孰重之類也明宗不能立子朱

馮贇聞潞王鳳翔之師西來閔帝輕騎出走道等爲相一不預知若事當務實者曷亦勸明宗早建儲副勸閔帝黜逐朱馮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今可與圖存者弃之猶弁髦土梗不可以納若望之猶大旱雲霓實安在乎李愚所謂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亦非也奔逃之謀固不預矣使之至此誰之過歟然聞處道輩之言乃自知罪則猶賢於瀛王覥顔以行也瀛王務實之言是紾兄臂而得食摟鄰女而得妻不以由禮者也

潞王 從珂 後唐紀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金帛不足於用遂率京城民財據屋爲率無問士庶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

取國有五難潞王兼之獨以外兵偶變遂乘勢東行因以厚利啗之又掊克京師戕伐根本是於五難之中重無變徵難乎其濟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德宗承百有六十年之基業獨緣借商稅算間架得錢二百萬遂召涇卒之變潞王纔入洛剝民酬兵將誰與願雖然自是而後六軍販身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人所貿故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饜也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自經死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明宗非莊宗之子也

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雖不爲儲副然明宗社稷眞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之股肱朝無楨榦年在冲幼胡能有定乎故閔帝失邦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以死立志不事潞王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斬康義誠滅其族

誅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爲其迹四人反覆交閒而背叛亦欲自全耳而皆不能免潞王行此雖不足以贖覆國弑君之罪亦少懲姦賊快於人心方諸苻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唐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而不容者豈不賢哉

帝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皆稱姚顗盧文紀崔居

儉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顗遂拜文紀爲相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具然後人體成卿佐賢然後國體立潞王欲爲天子而不知誰人可相是猶人無手足而以土木續之也且更相之意無乃厭馮道李愚劉昫之不足恃耶盍博訪而敷求之猶恐不可得乃覬信之言是用取國五難有人爲首觀其所相則成敗決矣

劉昫判三司鉤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怨之

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爲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胥吏何

責焉前代著令日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訴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氓不諭乃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謠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政陽為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吳將柴再用卒史官嘗詢其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何功之有

有學而自足則學不進有德而自賢則德不新有功而自高則成者毀矣柴再用非有學有德之人也而能不矜其

功雖曰不學吾必謂之學矣吳越之俗信佛而重僧再用嘗與淮南水戰舟敗長矟手浮之得免家人飯僧千人再用悉取以犒軍曰濟我者士卒非僧也此在哲人為細事若武夫猛將能達者鮮矣再用此舉近於明理不伐其功庶乎能宅心者是亦古人所當尚友也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不墜其業吾不復事人矣從誨不能留

梁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臣求之十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奪諸道入貢貨幣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及歟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本朱氏奴

苟得無耻若匈奴之常態不可教誨歟不然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辱之大者視而不諫曠闕多矣

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既與朝廷有隙帝以問近臣李崧呂琦曰河東必結契丹若中國與契丹和親則河東無能爲矣帝密問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而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帝意遂變詰責崧琦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

石敬瑭之叛起自帝宿憾不平無含容之度鄙言輕發濡疑間之情然止於如是則敬塘亦無自而反李崧呂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導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塘天下皆服矣與契丹和親以絶河東之援乃下計非上策也明宗繼非所繼獨[illegible][illegible]儉愛民克終其身使潞王能君亦必自保何必納契丹夷狄耶雖然此

常理也潞王乃奪國弒君之人也雖以善爲之猶不克濟况内失民心外結藩怨豈能免乎是故潞王之成敗不繫於違崧琦之言聽文遇之計文遇之計若悮事而實是崧琦之言若有益而實非或者見潞王之亡以謂失在不用崧琦不可不察也

移敬瑭鎮鄆州敬瑭懼劉知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今能屈節事契丹何患無成敬瑭遂上表言帝養子不應承嗣請傳位許王帝怒制削敬瑭官爵敬瑭稱臣於契丹請以父事之約事定之日獻盧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契丹主大喜

劉知遠桑維翰皆石祖謀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遲從維翰之言則效速此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助

閔帝苟以閔帝失國者則當一無所預而尊奉帝王於是不爲衛州之事而歸秦國弒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得失參矣此非知遠所及也敬瑭西夷之人姓氏無所從出其舉措雖不足責然夷而進於中國欲爲天下主不惟已當以禮義自力四方之應者固亦以禮義望我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地土壤以必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契丹圍唐兵於晉安帝問策於羣臣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分兵送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訖政議竟不決贊華者契丹主之兄也明宗時爭國來奔龍敏之策必可以解晉安之圍者也契丹主深入常恐山

北諸州邀其歸路雖許立石氏幾欲變計立趙德鈞況聞唐奉其兄歸奪其國其改轅而北夕不待旦矣唐主既無斷執政又不贊決固天亡之先褫其魄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高祖　　後晉紀

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

賈誼有言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謂國有人乎契丹雖強且大然蠻夷也河東雖小且弱然中國也必若假以濟事後有大宗頡利之奮猶不足以雪高祖稱臣之辱況冊命由之以出國號由之以建是契丹已有天下不待入封丘門御正殿朝百官受貢計然後為中國主也可以為首而甘於下處豈非人道之大變天理之反常乎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昔楚子虔會諸侯于申春秋書之不殊淮夷以預是會者皆夷狄也推夷狄為盟主相與朝事之

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王法之所必誅聖人之所深惡春秋書之示後世大戒彼諸侯耳其責猶如此況石敬瑭欲爲中國主而北面受命於契丹乎或曰此權時之宜姑藉虜勢以立吾國須它日幾會則爲太宗之舉耳愚謂不然權者權事之輕重而從違之者也莫大乎帝王莫重乎理義古之人行一不義雖得天下而不爲以義重於天下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以義重於富貴也石氏君臣以事契丹以立晉國是以富貴爲重義理爲輕已矣今日之幾安得須它日之會乎況人命脩短豈能自必太宗得報突厥亦幸而已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禮者法也君子則行法以俟命小人則行險以徼幸此石氏君臣是非之决也

契丹主悉以唐將卒援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帝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以帝兄子重貴爲太原尹河東帥

耶律德光雖夷狄亦可謂善於控御者矣乘石敬瑭之貪其力遂取十六州之地又聲言立趙德鈞致敬瑭維翰恐懼力請然後許之以固其約不殺唐兵悉以授帝以收士卒之心命桑維翰爲宰相則國柄常歸乎主約之人收弃張敬達而戒帝無大故勿棄桑劉二三大臣則將相皆感其維持之恩立重貴于河東則石氏宗祀盡在契丹掌握矣敬瑭之卒年五十有一然晚節已不堪契丹陵辱之忿設復壽者安能必保信好之無虧哉然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

意猶足為賢也

唐主挈母妻子登樓自焚

安重誨當明宗時嘗請殺潞王從珂其釁起於盃酒違言為從珂所毆從珂醒而悔謝重誨終銜之及重誨既貴用事自帝二子皆敬事不少懈而從珂帥河中亦帶平章事故重誨深惡之使河中衙內將逐之而請以失守誅之此皆欲伸其宿怨與排遏王建立等一意非能為明宗防未然之患也而毆陽氏乃謂重誨先事而言忠不見信謀之不臧至於赤族則非事理之實矣

吳徐知誥以李德誠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

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

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景雲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特義不力爲子所奪夫爲人子以廢君強其父是與廢父何異方諸郄超則超猶得爲孝世衰道微一至此極嗟乎

和凝爲端明殿學士不通賓客耀州團練判官張誼致書曰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朝除左拾遺誼上言北夷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然之

攻己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

祖有預防之憂善矣凝知誼賢而亟薦之我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使高祖遂爲此安能並行而不相悖然則備豫內修而聲形外見戎心未啓而我則先之此於稱臣稱子事之至難者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不之問也

吳主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肯署表齊王誥即位國號唐尊吳主爲讓皇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丘不樂唐主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以齊丘爲左丞相而不預政事齊丘慍曰可不用老臣矣唐主謝之

宋齊丘不以徐誥受禪爲是當諫再三諫而不從則當去

豈得爲異又相之乎其有愧於荀文若劉穆之遠矣二公之死蓋不獲已齊丘之生無羞惡也徐諧所以處齊丘以三十年交舊曲意包容蓋終長者而齊丘情僞悻悻多變眞小人也是故爲義而有利心爲利而求義者二者不可得兼使小人每視前事而要其歸亦必惟義之從不爲爾矣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五代中原四方孰非盜者然創業之人得之艱勤往往勉於行義雖曰竊名字盜土宇奚孜其事乃有承平宴安庸常之主所不能及彼以四海之大荒怱怠傲而失之此以一旅之微儉勤兢業而得之國家既立政事足稱一方之民安土樂俗則不可謂之盜矣歐陽公以正統與朱全忠而以盜目楊行密豈以其所就有大小耶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契丹主屢止
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石氏稱臣子於夷狄安行而不耻者習慣如自然也前未
有此何以言其習慣五代以來好養義子至以厮役盜賊
爲之厮役至賤盜賊至惡一旦稚爲天屬之親與己生無
别則拜夷狄爲君爲父亦何難之有夫莫親於父子非可
僞合故義子必從其父之姓石氏旣父德光而不改姓耶
律豈非以姓不可改耶姓不可改而稱父子以僞相有非
敬瑭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亦豈忍以七年偷安之富貴易
千古不義之疵毁哉孟子不云乎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
其可也
戶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曰吾安能向穹廬屈膝帝怒貶

官

唐末五代臣弒君子弒父無姓之戎爲中國主遂舉中國臣於夷狄孔子之所惡春秋之所治者靡不具矣然以石氏之臣致之請勿稱子則有劉允遠閉城拒命則有王繼挺身南歸則有郭從威勸之爲備則有張誼耻於臣事則有安重榮不肯屈膝則有王權用是見理義出於人心雖世亂之極有不可滅者權之言非特陳情亦以譏帝也爲晉祖者聲言權訕君避事之罪小則竄流大則誅殺夫然後足以一具僚之志稱事狄之禮今止於停任而已是則晉祖固有未亡之良心特爲大欲所迫不獲已也不然何爲聽張誼謹備之言慮契丹異日之患從澶州城跨德勝津選建廣晉彰德永清三帥乎夫利之所在小人所趨固

不擇是非可否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石氏君相臣服勢殊乃利在夷狄之時晉朝諸臣得預使爭之選豈非至榮爵列既升賄賜又厚于權不比之顧而以向穹廬下拜爲恥甘心黜免而不悔是非羞惡之端皎然著明可謂智矣

徐誥復姓李更名昪爲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立唐宗廟以高祖太宗義祖爲不祧之主

亂臣賊子初未必有簒弑之心形勢既成僭竊之騎虎不得而下使之至此皆君父之過也楊行密得李氏子愛之而子不容乃以與徐溫溫既取吳其子之才皆不能出知誥之上遂爲知誥所取據溫誥之初依附人以求富貴耳

而終乃移其國故假宰相以權楊氏之過也用異姓爲子徐氏之失也其自滅宜矣徐誥既復姓爲考妣發哀成服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徐氏何異乎

梁太祖以來大政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書而已帝懲安重誨專橫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委宰相分院判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唐以宦者爲之梁戒其禍更用士人雖備顧問參謀議於中不專行事權實重於宰相至郭崇韜安重誨復樞密之名而歐陽氏乃謂權始侔於宰相恐考之未詳也其曰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此言是也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

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去院事之稱而銷毀其印罷
其司存文書付府史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西京留守楊光遠上言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出維翰
爲彰德帥
石氏之帝維翰功力居多使維翰而小人也必陰結契丹
以自重上則挾制其主使惟己之用而不用他人下則控
勒士大夫使惟己之譽而不敢議己晉祖既受命契丹以
維翰爲相亦當謹守初約無大故不棄也今楊光遠乃以
外臣論執政過失而罷其樞密使又上疏專言維翰遷除
不公與民爭利而罷其平章事光遠無契丹之援而反重
維翰有契丹之援而反輕乎以見維翰志在興晉而無心
於挾虜使其北向負恃深得虜意雖高祖亦不敢有所前

卻況光遠乎
帝訪馮道以軍謀對曰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
成規而已帝以爲然
道所謂歷代必指梁以來梁至晉雖三朝經五六主矣此
三朝五六主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夫安得可
守之成規耶道祖明宗不能爲之定嗣以召鳳翔之師及
相廢帝不能爲之防患以致河東之變若祖聞其言而不
思其事遂以爲然蓋其君臣皆不知宰相之職業也故爲
君者以腹心委之樞密而爲相者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
署文書而已至是雖罷樞密而大政密謀猶人主自決宰
相不預聞也宰相無所不統而大政密謀不得預聞則與
亡之際固不任責時君亦不以責之使姦邪之人得以饕

憂富貴安然而不耻也向者石祖闇道言而思成規之效或少警矣

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帝曰吾重信義契丹以義救我我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副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臣何屈節之有

晉高祖之言可謂實矣以一身之故不敢有飾言而安彥威乃以帝爲蒼生荅之何其諂諛歟古之聖王謹華夷之辨者正恐其猾夏禍亂浸淫不可勝治也如取其爲蒼生則召陵城濮之績不應見於春秋而被髮左衽之憂不應歸功於管仲矣考晉事之始稱臣稱子割十六州爲賂然後契丹立之方是時高祖未有中國之分其存亡得喪蒼生何預焉及出帝立景延廣欲叛契丹李崧曰當爲社稷

計則猶可云耳

西京留守楊光遠入朝徙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信者帝王之大寶唐廢帝篡弒得國未有治之者亦少衰矣獨以失信於晉陽遂取亡滅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聖人以信易食著于責之間春秋書胥命惡誓盟取荀息之死嘉肅魚之會蓋嘗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石祖遭潞王失信之疑其於契丹以守信爲重旣許范延光以不死旦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可謂確矣而楊光遠擅殺之使延光臨禍以鐵券爲言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帝當數以專殺戮而尸之爲延光報仇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王爵易處大藩他日又龔晏安隆虜之

迹召契丹以攻晉晉祖於知人用法兩失之矣然則范延光之死不獨以重載招禍蓋高祖不當從光遠之請使延光居其治下也延光之反光遠爲大將攻之歲餘不能下高祖以計降之此固光遠所歎其欲圖延光也久矣而高祖不之覺使墮其計中文不爲之報仇是亦高祖殺之也無以享國之言五年而復吁可畏哉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上表請擊之帝不許遂舉兵反兵敗爲其下所殺

安重榮恥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與師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寧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知遠微時在晉陽嘗牧馬犯僧田僧執之至是召其僧慰喻贈遺衆心大悅

安重誨不忘從珂之毆張挌不忘曾柔之窘不能免其身石勒釋憾於李楊劉知遠平怨於僧人終以濟其大業夫四人成敗豈專爲此一事史之記之也亦欲使人由此以觀四人之器局一事如此他事從可知矣據崇高之地有容載之勢而芥蔕不忘睚眦必報懼者衆矣其誰肯輸請素布四體爲之用乎使石勒知遠忽然快意夫何難者然寧忍而不爲則以所圖者大也勉於蓄德尚能爾況君子以天下爲度者乎

馮道李崧屢薦杜重威之能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

晉祖以虞契丹爲後世患而謬於用人爲楊光遠而出桑

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它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爲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後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温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畜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吏民乃謂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鷄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

猶積數十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内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如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斂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漢高祖龑爲人辯察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尊任宦者劉龑之不智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彼不能推故也是故韋玄成議爵宣帝以之感淮陽張佚正色光武使之傅儲嗣李勣出於羣盜太宗失於託孤潘崇爲人不端楚成謀於教子彼趙高胡亥之事亦昭昭矣龑乃疑士人而

官者是信官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
孝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爲長久計乎
帝寢疾一日馮道獨對命幼子重睿拜之又令宮官抱置道
懷意欲道輔立之帝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
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
晉獻公殺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而立其所愛屬於荀息
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死之考其事
之是非息從君於昏者也其守信不二非可復之言也而
春秋以死節許之者立輕諾苟從反覆失信之敎也晉高
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蓋登時明言之乃含糊不對
高祖必謂道已喻意矣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爲
如何初高祖見諸子于契丹主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可也

其時雖爲撑留守晉陽者然契丹主固已有立之之意矣
高祖舍重貴而託重榮是不欲再世受命于契丹也馮道
背之將以自結于虜耳其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者非情
實也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盟則以爲恥而爲之諱況天
子而爲夷狄所立辱孰甚焉視君屈辱無慚恥之心則將
安於篡弑易位之朝坦然不疑而三綱絶矣而臨川王氏
眉山蘇氏皆盛稱馮道曾不少訾則不知其意之所存也

齊王　　後晉紀

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臣
帝從之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延廣復答以不遜語
即事而論景延廣任立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是亦
劉知遠郭崇威王巒王權諸人所見彼數人者適不用而

延廣適當權耳觀延廣激怒契丹若與晉有深仇致虜兵以亡之者其實則以晉久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鬪何能善終狹中淺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比狄矣

追封敬儒爲宋王

五代史於晉高祖書封子重貴爲齊王於出帝書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而曰豈無意哉自以謂深有意也其析而辨之曰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而書皇伯者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

正則不待絶其所生而爵之以散天下也所謂孝者夫有
不由父而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
理之自然何必諱哉聖人又以爲人後者所承者重故加其
服以斬然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
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自三代以來用之而晉氏不用蓋亦習見閭閻鄙俚苟偷
竊取欺僞諱之之事也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意甚決其詞
甚貴而不自知其理之失也出繼之子固有所生有所後
矣既有所後則不得號其所生曰父母故以伯父母若叔
父母稱之夫生萬物皆一本也豈有二本者乎不得已而
以兄弟之子爲子述天理而時措之則父母之稱歸於所
後而變於所生矣禮云爲其父母報者以不可云爲其伯

父母报父母報也云爲其伯父母报父母報則無以辨其
爲人後矣此立言之勢非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
是聖人立二本之教率天下而墨道也臣不可有二心於
君而子可有二心於父乎夫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而自欺
曰我之所生其子亦諱其所從生而欺其九族曰今父眞
我父吾固無兩父者此則閭閻鄙俚之習矣學士大夫之
家非苟偷竊取不自欺曰我之所生我以無子之故此取
諸兄或弟也其子亦曰我固有所生今爲人後不得顧私
親矣如此無欺無僞不如閭閻鄙俚之習豈不簡易明白
可爲通制而公行曷嘗諱哉不此之論而徒取閭閻鄙俚
之習以例夫取兄弟之子以爲後者謂皆有苟竊欺僞之
行則過矣又曰服外物也故可以加可以降而父母之名

不可改夫服稱情而爲輕重者也衰斬功緦被於身雖曰
在外而擗踊哭泣發於心豈亦外耶使爲人後之人不得
已而爲所後服衰麻而情實不至爲所生服朞齊而情實
過之其爲苟竊欺僞又有甚於閭閻鄙俚之習矣爲彼則
不可爲此則可乎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
生之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
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此乃自三代以
來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同用豈特晉出帝哉晉氏之失乃
不在此按史宋王敬儒者敬瑭之兄也信義英進睿果六
子而冠以重字者敬瑭之子也重貴者敬儒之子高祖子
之爲子也則未知高祖未有子之時已子重貴乎抑四子
已死睿果未生而子之乎文不知敬儒惟重貴一子乎或

重貴有兄及弟乎使高祖未有子或四子已列耆果未生敬儒又自有長子則重貴為高祖子何不可耶必也高祖既有子而敬儒無子則高祖當以重貴歸之而重貴不得貪所繼而忘其本也雖然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而君子猶謂苟無兄弟而繼祖之宗復絕則雖長子亦當繼祖此可以義起者石祖盡出諸子見耶律德光德光指重貴為可以此攷之必敬瑭未有子之時取諸其兄後雖有子相繼早世耆果又幼故勢不得歸之歟敬儒之有子無子及重貴為長為次皆無所考譜史亦不知敬儒於高祖為親疎又疑敬儒當高祖世不得封及出帝然後封之此亦非難喻者高祖不封敬儒必以屬疎而未及也出帝封之固為所生之親耳重果夭高祖疾革命抱重睿寘馮道懷中乃

齠齔兒也高祖爲帝之初重貴已堪留守北京年亦長矣又歷高祖在位七年高祖乃欲背契丹所指而立齠齔之重睿以當君父之契丹此馮道所以難於負荷也原道之心豈爲不以重貴爲高祖子則不得立特從契丹之所謂可者而已亦非有意諱其所生而欺天下也若曰重睿在重貴安得立其立不以正猶之可也有如無重睿則重貴之立固以正矣封敬儒爲宋王是臣之臣之不可也則稱高祖曰皇考而母李太后於宮中又稱宋王曰皇父而用追王之禮冊皇父爲皇帝而母安太妃於別宮此漢哀及段猶冷褒得罪於當年與來世者歐陽公必欲以私意是之安能易殺禮加斬報服之正法哉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

人於論爲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槩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偵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唐主疽發於背謂齊王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無疾而餌藥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貶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異端之學或劃除親愛或遺棄萬事欲心槁形於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棄後身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夏四月朔日食

五代史司天考言史官所記日月五星之變至於氣祲形
象出没銷散其說難據至於日又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
戴履背氣或十日之中所見七八而背氣尤多夫以春秋
災異衆矣孔子悉書之尤謹於日然二百四十二年之久
寧無冠珥等象乃未嘗及獨以食爲異焉而後世尤忌正
陽之朔正陽之朔而日食其君鮮不及禍者故杜預釋正
月之朔慝未作曰四月正陽之月慝陰氣也天福八年夏
四月晉出帝即位未幾失德未形而有陰慝掩陽之徵天
之告戒亦著矣帝苟鑒唐莊宗近事或少警乎

立皇后馮氏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爲娶馮氏女重
胤早卒馮夫人寡居帝遂納之

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父之不能通大

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禮法文之繁碎與其制度所謂當
年不能究其業終身不能極其數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施
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
聖之教則雖市人有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懵乎此乃王
震腐儒學不知變徒尚文義叢脞轇轕迷塞人之知見故
使將家子尤難於悟入震則然矣馮道非武人於馮后之
事曾無一言以警君昏視其烝淫猶常事然蓋其忍習於
順從爲固寵安身之計雖朝爲君臣莫爲仇敵無所不可
則馮后之事道固不以爲異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

閩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
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笞捶乃釋之

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施刑
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旨故
引投鼠忌器之諭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警文帝自是
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乃作新義
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
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
者以制其口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闇無道
之曦猶能爲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
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
唐給事中蕭儼以直言貶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
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今日反
見防耶晟慚懼遽罷之

服過爲難受責如流秦穆之所以自警孔子之所以深取之也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遏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殘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內愧又加懼心不以儼言爲讎因而擠之又下石焉不亦賢乎或問服過爲難受責如流者皆可與耶曰人心不同有虛而受之有從而聽之有外示容納中實拒之虛而受之克己改過誠君子也從而聽之爲能爲有焉能爲無愿而不立者也外示容納以收聽言之名二以察異同之趣中實拒之則其僻見邪志自有所主而不肯與人論辨恐人之窺之而諫之此大姦大惡之人也若駁以受責如流許之則堯舜之所憂畏而難之者也

帝居喪朞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奏三絃琵

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奏請聽樂帝不許
失禮之君蓋有未朞而用吉者矣世帝逾年聽樂又避其
名爵羣臣之請孟子所謂王猶足用爲善者而當時百官
無一人規諫反因而勸之是舉朝皆逢惡者國欲不亡得
乎亡國者未必皆力爲不善爲臣下所迷誤多矣納叔母
爲妻而不諫宅大憂戚樂而不諫宅曰桑維翰諫其侈費
固不聽也侈費之事得與彼二者班乎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
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
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
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帝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
是雖以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

亦慎事自守而已
宰制運動操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
遠杜仲威李守貞張從恩張彥澤之徒皆爲制將而維翰
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謀議
不得預聞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將不深知之
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
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營力啓上心
解崧之意使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
爲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亦豈遽亡乎由是觀之維翰於
宰制運動固有餘裕而知人善任則不足矣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敗去帝命李守貞討光遠於
青州契丹援兵不至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光遠不

許遂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乃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中貞殺光遠起復承勳爲汝州防禦使承勳後爲契丹醢而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似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向來之請乃託以爲名其情實反矣承勳及二弟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光遠爲李守貞所殺而己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嘗虞及禍故爲劫降之計歟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戕之蓋自取也

帝之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爲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爲務此固禦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由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爲其力相爲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耶律德光豈能得志於中國知遠非徒以此勵晉室事宜其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彥韜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契丹大敗于陽城諸將請追之杜威李守貞曰不若全軍而退

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杲劉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奔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遏或不遏惟其可而

已契丹陽城之敗勢如崩山下馬者不復能上德光乘橐駞而走其非僞遁而有覆明矣所宜蒐簡精銳分道而躡之待其勢窘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庶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威李守貞方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苟知此策尚不肯爲況不知乎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請和帝遣使奉表稱臣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鎭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王入大梁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當時及後世聞契丹不戰之言鮮不追咎不再使之失夫豈契丹眞情哉夷狄貪而無親惟利是就彼初立石氏時已納趙德鈞之言其後又受楊光遠之欵又聽趙延壽之

計使石氏旣亡而中國不可取則又用前術付之一人而享其利耳旣巳得汴謬爲好語以欺衆謂過不在我此夷狄詭詐之智也未幾對趙延壽曰吾五年不解甲豈爲他人其情如何或者輕忽士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大訓反譽夷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有令必聽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滅亡之禍亦獨何哉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勤矣考之五代史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决溢之災蓋悉書之而日食變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又曰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

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蓋有國之所重也此說蓋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也使占家昧於推步之數曆家眛於變動之象則安能臻其妙乎蝗旱霖雨豈人力所爲既書之以爲災則天象變動其異尤大安得不以爲懼耶儒者博極羣書據經持論將以明斯道沃人主而不明天人合一之理不達仲尼所書日食之意則於晉出帝又何責焉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内附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内應巒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奏瀛莫兼此可取馮玉李崧以爲然大發兵赴之

君人者聽聰視明則四海雖遠可不出戶而知之矣聰明柰何耳目無蔽也無蔽柰何所任得人也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是寄耳目於輔相也又曰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是寄耳目於臣僕也又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寄耳目於諸侯也貴而輔相次而臣僕衆而諸侯莫不得公忠通達之人而無諂諛蒙蔽之患則何幽之不聞何隱之不見乎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爲相先信趙延壽思歸又信劉延祚内附遂興大衆爲虜所致向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揣度情僞不輕舉措以取敗亡然則專國者李崧也任崧者出帝也當用者不用當信者不信自塗其耳目至於踣仆又誰咎哉

杜重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illegible]遠者容或不知耳目所接宜得法戒矣覆轍在前躬[illegible]而蹈非其不靈有所蔽也出帝之蔽謂何愛其姊拖及其人故有罪不治有請必從驕將握兵有罪不治有請必從此固反逆之端堅冰之戒也陽城之役重威初不欲戰爲諸將所迫既去而勝又不肯追虜其心異矣桑維翰請因其擅離不鎮而廢之庶無後患可謂蓍龜之見矣及其使公主請益兵盡取禁軍而去乃康義誠之策出帝猶不悟夫高祖社稷與姊兄一言孰重大臣斥救與私戚懇請孰切信愛之極至使宗廟爲墟豈其心固欲如是哉蔽而不自知也夫公主與帝非同母其心固爲杜氏况有高祖故事乎高祖以姊之夫而取唐則杜重威豈不欲以姊之夫而代晉與其爲帝之姊爲節度使之妻曷若爲帝之后

爲天下之毋此乃杜郎夫婦之志也

開封尹桑維翰請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爲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曰晉氏不血食矣

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焉惜其言之不達而晉之亡也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境土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況爲之下乎以古事考之莫不然也

杜威之降契丹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將兵先入大梁遇辭至平棘謂從者曰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契丹之再入寇也皇甫遇與慕容彥超與虜于榆林店力戰被圍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引兵

救之張從恩曰若虜衆大至盡吾軍不足以當之公往何
益審琦曰成敗天也當死生以之萬一失[illegible][illegible]用太師吾曷
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前契丹望見即解去當是時遇
以數千當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
史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對遂以次署名
麾其下解甲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
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
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凛然哉
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
司馬氏編年通鑑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
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
節士也其相去遠矣當誰之信使無考異以折衷則遇亦

威耳尚論取予可不愼哉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倍道疾驅先取大梁城中大
擾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反
令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責以負恩是夕見殺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皆有本原古
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
況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
所對者新勝之契丹豈潞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崛然自奮亦
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用
摩豺虎與之共守犬羊終見啗囓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
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維翰非
取怒契丹者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死於

張彦澤之手故曰志在興晉而不爲身謀亦足爲賢矣

契丹主怒張彦澤剽掠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殺士大夫市人破腦取髓臠肉食之

歐陽子曰視彦澤重威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見習人之憤積怒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豈非昏亂之君各賢其臣歟愚謂是則然矣然彦澤之見任而得權自石敬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嘉其有軍功故使爲藩鎮戕書記張式諫官刑部九五六人極諫力論終不能回眷待之意以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而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作春秋寓軍政於三綱其陣法隱然如天建地設最堅而不可敗非魚麗偃月之比也兵家上乘先自治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禮樂者措而不亂乃戡亂除暴戰勝之機也春秋書
宰咺歸賵考宮獻羽子氏薨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
間者也室叔母爲妻則夫婦之義亡矣隱公得國不書即
位州吁弒君不稱公子此軍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蠻
夷爲父則父子之倫廢矣天王崩而不書葬喪武氏子求
賻而不書會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爲中國主而
臣于契丹則君臣之道亂矣三者旣失雖日行善政月施
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顚又況政法不立如庇重威彥
澤之類乎是故力足以扛鼎揭旗勇足以拒虎兕象總貔
貅之士連百萬之衆曰戰戰而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
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本本終不能濟以古而監何代不然
契丹[illegible][illegible]虜[illegible]歸其國延廣扼吭而死

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或限隅之或驅斥之或禮貌之猶不能絕其侵陵暴侮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餽餉便便唯謹宗廟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眷有不及焉夷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桑和之于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高祖　後漢紀

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于彼蓋梁篡唐而後唐

代之晋爲契丹所滅而漢與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晋受虜擊劉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權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勲舊重將如劉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五代史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曹操挾持獻帝剥削漢室以建大魏司馬氏猶謂其取之羣盜非漢之簒臣漢有天下四百年曹操之罪尚蒙末减石晋之宗社漂揺岌岌如燕巢危幕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能摧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自立乃在石氏滅亡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嗣源敬瑭郭威其罪爲如何此責人已甚之過也若夫漢不自建年號而用天福十二年略去開運之紀則非矣削

開運者誠有憾於出帝也用天福者示不忘於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庸斥之可也歐陽氏因是而及人君即位稱元年者常事耳非古所重謂一為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學之說也則陋哉甚矣脩之易其言也脩固嘗云均是基也而有勝有負勝者所用即敗者之棄也不數尚爾況孔子宇宙在其手而萬化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為以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同人之為人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敗之微之衆之進之之不同有年大有年一也及春秋等之則為變異薨弒卒葬一也及春秋庸之則有因革是故元日見于舜典元后見于商訓元年自古稱之孔子祖述為春秋紀年其名雖同而以正次王王

次春秋于元年之下發明人君之大用則古未有言此義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用即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爲本也萬物資焉其仁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而動慎終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昏庸之主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爲常事未嘗有決出於曲學之説豈非陋乎是故識元之所以爲元然後春秋之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義春秋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爲傳心之要典問其目於君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體也及邾宋盟妾心也克段賊心也歸仲子賵邪心也祭伯來二心也盜師卒而不曰慢

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美號紀元旣失之遠又有中元後元或一君而屢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先正其心者故其行事善少惡多其惡也純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者何獨不然故爲人君止於仁孔門高第未有不問仁而傳聖學者必以仁爲符節也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衛宣公淫亂遂爲狄所滅晉室三綱絶矣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擾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屬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

也劉知遠盖出于沙陀及周世宗作然後如日初升而曦
氣漸卷矣
契丹主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爲樂在此令人悒悒今
得歸死無恨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
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
而其才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啓大業
以垂裕然後未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踈弃之其
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据自古帝王
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種矣此非
特人事乃天理也或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最久亦天理
歟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并則拓跋氏

豈能免蒙蔽之誚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世而藝

夫夷狄之乘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為善不使小雅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睹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為謀者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背君殘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

扶立重耆戢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過而楚莊王之罪益著矣今乃恃強滅人社稷貪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遲留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夫夷狄之性貪而無親彊則爲虎弱則爲鼠抑鋒止銳擇義而行乃王者之師也方契丹入寇交戰于河北屢欲退走非敢以必勝自處也及得汴乃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南北無戰矣又謂汴人曰我無意此來景延廣召我耳此皆以空言惑衆而收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謂中國有不及焉嗚呼太豈偶然哉

初契丹留蕭翰爲汴州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及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己不得從容而去

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立從益爲帝淑妃泣曰是禍吾家也翰既去淑妃遣使奉表迎帝仍出居私第帝至洛陽殺之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

奪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爲一人心防後患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也然鮮有不旋中其禍特久近之不爽耳李從益者宜死於石敬瑭而敬瑭能全之其於劉知遠則隔代矣形勢銷微無十夫之聚宜迫於蕭翰耤手非有復業之謀也知遠何憾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宜運祚之不長也寒食以麥飯灑陵何禮也此歐陽公所謂野祭而焚紙錢禮樂幾何而不壞者也天下之理莫大於人

倫人倫有五莫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滅盡矣何有於禮樂然而寒食野祭與伊川被髮而祭於野者似而不同先達謂亦因乎俗而不害於理者比諸時祭致簡焉可耳後世禮廢有坐則藉草而飲食則望墓爲壇雖非經禮未甚有害也以紙爲錢自明皇用王璵而行之至宋帝已二百餘歲矣苟以爲異若人生而幞帽帶靴皆袒衩服死而鼓磬螺鐃皆用我樂凡冠昏喪祭射御食饗其合於古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器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視野祭焚紙錢幾希僅若當隆盛之時遇賢明之君班公卿之位視禮樂廢壞及前代之穢汙事莫能更革而於世帝亂亡之君舉措之失深嗟而重嘆之何歟故孔子曰吾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

制建宗廟高帝光武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

廟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沙陀部人也夷狄無姓處月者西突厥之小部也朱耶者處月之別部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高宗永徽二年朱邪孤注見于史至憲宗時朱耶盡忠及子執宜見于史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主也姓無所從出與其姓李姓石姓劉猶不若自號爲朱邪之不失其本也是故漢高遠祖高光雖帝前趙不害其非禮立四親廟則高曾祖考之入居太原已久非僞爲也憑

道所謂事當務實者此類可矣

楚王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以廢長立少激怒之希萼在朗州希崇常詗希廣動靜以告之約為內應

馬殷嫡長子曰希振有賢譽而希聲以母愛越次得立其弟曰希範希萼希廣希崇矣希聲既可以先希振則希廣亦得以先希萼而希崇亦可以叛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家者之大節殷既不達高郁又不得盡其忠而死張少敵拓跋恒諫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無日矣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延祚四百年傳世二十有一故立嗣以嫡無嫡則長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哉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璉將兵助杜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

死璉曰繫臺之卒何罪而戮今以死爲期耳及食竭力盡重威出降帝誅璉等將校數十人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

司馬氏曰漢高祖殺幽州兵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今漢高之興豈爲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累行之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永年之道況重以三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殺矣無亦赦其違命拒守而數其覆亡晉室肆諸市朝布告中外則無殺降之過而足以示除惡之戒不亦善乎

隱帝

侯益厚賂執政得兼中書令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景崇聞之内不自安

王景崇受命經略關西已而自叛連趙思綰推河中李守貞爲叛主所以然者漢祖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夫景崇巧佞人也事唐明宗晉高祖後求用于蕭翰又事許王從益最後事漢而叛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藉之武夫至於反覆之甚者則興國之君亦宜有所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漢祖於亂臣魁首如杜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如王景崇之無固志而委以密謀使伺察藩鎮揚邠等又貪受賂遺信侯益之詆毀致景崇之煽逆至命大將出重兵彌年而後克則威柄倒持而國祚易矣是故天下之亂未有不自君相召之者也

以楊邠爲相邠輩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爲
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濫爲衆所非
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
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
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視天下學士大夫
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爲此說者
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史弘肇皆吏卒之
黠亦安知經史所言與儒者所施直惡書生文士爾邠以
廩實兵強爲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爲可定國家納
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
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邠晚節頗通搢紳知史傳有用課
吏傳寫然何及矣邠爲相矯二蘇除官之濫艱於選拜史

謂自漢興至亡士大夫有不霑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邠之靳均失也然濫猶或得人靳則皆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亡纔四載以是爲久者安得謂之久也

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爲西南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馮道曰守貞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揔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爲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寓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顧己趣

利者莫如馮玉若當漢祖朝誠未至是隱帝幼沖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茫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日事多壅蔽始置獻納函

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皆以專權貪縱賣官受賄二人之子亦然業既被誅處回罷免於是蜀始懲蒙蔽開言路以祖亡國之主尚能如此況興國之君乎然則前世有設官掌匭而立之法曰其事得言其事不得言先責以保識加以拘留俟見其無大忤犯乃下釋罪之令是豈先王立誹木置諫鼓無伏小人之箴聞怨我詈我則皇自敬德之意哉

李守貞求救於唐唐主命四將將兵救之軍于沂州之境時

唐主李璟莫有鬬志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乃退唐主遺帝書謝過請通商旅赦守貞朝廷不報

取人以集事授人以援已兩必有說無說是無義無義必難濟矣李守貞事晉而叛晉降契丹而叛契丹歸漢而叛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中原主也南唐未嘗相通誠欲相通非禮不可今出兵境上牽制漢人及不能進乃始遺書謝過而爲河中請則其援守貞也持何說以爲辭夫一人三反守貞之敗古不占而決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者販繒屠狗之人或可使將去魏逃楚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也其國之不競也宜哉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

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辭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而所爲如此蓋習爲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習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歐陽子之論出於履霜堅冰可謂不謬矣然五季之亂所謂江海橫流之勢愼微杜漸於誰責而可乎朱全忠急欲簒位不能俟九錫於旬時明宗潞王之入汴洛皆因亂兵

撫掌而得之石晉假力戎狄不由階級直拜天子劉知遠
秉中原虛位折箠渡河如入無人之境思亂之人足不待
跂瞻烏之士目不及瞬蓋四五十年間同一堅冰尚何法
制紀綱壞不壞之足論耶莫尊於君不可變置莫重於國
不可廢從五季更代如奕棊然則郭威以樞密使頭子易
節度使如易戍卒何足怪者比之安重誨殺任圜魏王繼
岌殺郭崇韜猶爲不甚云耳且謂威是時未有無君之心
無乃於推見至隱之識有不足歟

郭威至大梁帝欲特賞之辭曰籌畫出於廟堂兵糧資於藩
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徧賞之於是朝廷執政大臣諸道節
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

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後唐晉漢諸
主先得而後班賂周太祖先賂而後取國故易姓之日中
外帖然雖五季習亂亦威處之有術也而歐陽子謂當是
時威未有無君之心可乎

朝議以郭威鎮鄴都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
使蘇逢吉以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
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
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
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之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方隅之
任也唐嘗命宰相兼一道節度使已失命官之意然方隅
警急如裴度總師猶之可也非宰相而為節度使帶平章

事又何義乎如曰王章事虛名耳姑以重節鎭之勢猶之可也今郭威出鎭鄴都而身爲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雖非君子然以内制外爲順以外制内爲非乃經國之論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政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五代輕宰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二矣又命樞密使鎭臨別都是政出於三矣又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並皆禀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國反覆如奕棊不亦宜乎曾未期年鄴兵渡河宿衛莫禦公卿相繼迎拜豈非以外制内之驗乎

大風拔木發屋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莫如修德帝又問如何爲修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趙延乂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

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聞延乂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爲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原一百六州之地且爲漢有周亦焉能取之大風拔木非小變也成王當之則轉災爲福隱帝當之則變存爲亡天人之際夫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

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是時太白晝見急兵之告也大風拔木蒙亂之象也比歲日食君德虧

缺之應也各徵如此儻如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德欲銷平之亦必可免矣

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廩虧耗雀鼠食之有司之責也亦使百姓償焉斂既重矣然稱曰雀鼠之耗尚爲有名王章乃使十倍而償謂之省耗則非所以爲名也十則曰十百則曰百千則曰千萬則曰萬減其數以八十爲百既非實矣然入之於公出之於民皆以八十尚爲均一王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謂之省陌則非所以爲均也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二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

取其頭子者哉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何王章以此佐國用不乏於一時信號爲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亡身之所以貴而遂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謙爲莊宗刻剝而明宗誅之張延朗爲明宗括取而石祖誅之王章爲漢氏掊撫而劉倖誅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我哉其後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衆憤收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爲多也而聚斂者曾不知戒焉故嘗觀禍福循環莫不以類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聚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亂曰讒險曰害賢此皆出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章尤不喜文士而害之者乃發倖小人非文士也是故背理反道威福自恣如李林甫一夕屢徙眠家人莫知其處

所以避怨仇防刺客者至矣它日斲其棺抉其含褫其服章葬以桐棺籍其家財而流其子孫者不出於張九齡而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當疑忌所不當忌之報姦邪同一軌也亦可爲後世之戒哉

郭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

初李濤爲宰相請出楊邠郭威于外鎭太后曰勳舊之臣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濤言及世宗誚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謂濤先見未形以愚觀之恐皆不然楊邠胥吏也郭威軍卒也夫豈廟堂之器乎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必代漢哉借使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郭使

隱帝驕侈不生變乎不用而禍亂不作乎不然郭威以
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
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擬將使未必能奠位耶是故漢之
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之用不用也
帝出戰敗走爲追兵所弑
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胥童夷陽五
殺駒伯苦成叔溫季尸諸朝俄焉厲公爲欒書所弑北燕
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大夫比殺公之外嬖而燕
伯懼遂出奔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
怒殺公之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復是三公者
見於春秋春秋不以罪弑逐之臣於厲公則稱國以殺於

燕簡衞獻則以自奔爲文非與夫弒逐者也臣而弒逐其罪易見不待貶矣君而見弒見逐豈無以取之乎故輕輔弼蔑家卿與小臣謀之與賤人圖之事成則失身而見弒晉厲公是也事不成則失位而出奔燕簡衞獻是也事不成則報之輕事成則怨之毒春秋備書之以警夫爲君者漢隱不知前事之有此也其及不亦宜乎

太師馮道師百官詣見威威拜之道受拜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答郭威拜其情同乎昭封王將代魏矣魏諸公欲拜之先納臣節也王祥長揖不爲諂首也若道者既嘗爲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帥百官迎之而受其拜外爲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使見之者

皆曰太師隆重不爲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責之曰是輸誠於我者吾取其大而略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易蓋意已相悉無可言者姑相勞苦而已然則道之情狀見矣。

梟劉銖首於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復庸有極乎，

劉銖之屠郭氏受命於李業非隱帝使然也郭威不報厚矣其未得爲直乎

楚王希廣爲其兄希萼所殺希廣臨刑猶誦佛書

違諫貪剩以弟先兄信諂行賂以邀君寵事幾之會至而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察此固溺於佛說者之所爲也是故佛氏之說施於精藍之中束其徒以惑世取人財

以自養則能矣若以處父子君臣之際猶推舟於陸沒世不行尋常資章甫以適越窮千里而不售則亦迷謬顛倒斂手就斃而已矣

郭威奏太后以高祖子贇承大統遣馮道詣徐州奉迎會契丹入寇太后敕威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忿大譟入曰天子須待中自爲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贇已至宋州矣威遣贇書且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爲計道默然遂歸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上表勸進

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簒位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急衆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

欲自爲何必區區僞飾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以全宋王免其無罪而死矣乃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貧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而王代史家人傳乃謂威入京師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等殊無意乃不得已下拜而意色皆沮未敢自立因白太后擇建漢嗣而遣道迎贇道揣威無立贇意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今謬語矣眉山蘇轍云信斯言也是道能以不答拜折威奪國之心而使威爲漢立嗣道奮爲漢者或面折廷爭或勸譬諫止以大義動之豈不賢於不答拜之力乎此之不爲而甘心於轂馬汴宋數百里間行未及還而郭公即倍故愚以道承命而行聞召而返以去來宿留貧威之速取斷其賣國之深情不自知其言之當與否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太祖　　　　後周紀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處之乃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留守天雄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赴鎮

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爲繁悉曲密者亂世也唐末方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爲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

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日就廢缺
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
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
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為三牙遶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
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
方戢心八鑾及其久也軍政浸壞豢養厖庸可為儀而不
適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
顛危一無所賴焉雖政之舉息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
悉曲密本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
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內關外之良民也三代王者六軍乃
畿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
紂以戎車三百乘纔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三百人

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於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器行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戣瞿銳立于門階垂堂者十人焉莫嚴乎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于以見先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圖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指揮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况三代乎必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乎

帝悉出漢宮寶器碎之曰爲帝王安用是漢隱日與嬖寵嬉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爲監自今珍玩之物毋得入宮

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險絕迹之

夓上有好焉必貴而費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帝所惜中人十家之産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歳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歳之輸此錢非降于天出于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加以横斂貴以羨餘暴人貪夫以鞭笞挍鈌行乎白挺財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以賤貨而貴德也耶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禁珍玩物人君之所難是以表而出之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延美等

初劉贇披衙使都押牙鞏延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延美聞贇不得立奉贇妃據州拒守俟河東援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二人二人不下乃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爲贇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爲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贇未遇害時爲贇固守是爲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贇既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爲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

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賢之故即位首用爲相

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爲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怨而無思漢之爲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漢周昨日爲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隷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爲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蓋見李嗣源右

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爲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爲尊君而作履霜堅氷畏末流滅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伐楚楚王希崇遣拓跋恒奉牋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希崇抑而使之其不以爲恥耶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

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嘗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
夫馬氏兄弟傳國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
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崇又篡其兄皆恒所目擊使其見微
則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覲之際退而耕
於野則無辱矣

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反跡皆露奏
請入朝帝即許之復辭不至

彥超當晉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末彥超
鎮泰寧聞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起難此以死報恩之時
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
亡滅貪琳凶狡無足言者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
周太祖待彥超甚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

彥超於漢宜爲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得國當以敗師誤主之罪絕其朝貢罷其鎮守若不從命即致討焉方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令申遣近臣往諭指意且稱其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啓寵納侮遂甚叛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

唐以馮延巳爲相大理卿蕭儼惡其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議者欲殺之延巳奏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經赦令宜從寬典儼由是得免

惡直醜正小人之情也忠恕釋憾君子之事也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非誠也詐也然則在所與乎在所與乎亦與之而已矣自非聖人未有誠於善者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今小人爲善則毀之曰是皆載僞不足信也則非大

舜與人爲善之意也是故聖人開遷善之路闢改過之門勵恥格之規重懲艾之益皆所以納人於善也夫詐於爲善者之力於爲惡者孰賢己方力於爲惡而見人之矯揉矜莊者必斥之爲鄉原是惡直醜正小人之情而未嘗識夫鄉原者也一鄉皆稱原人謂夫同流合汙掩然媚於世者其與矯揉矜莊正相反也是故馮延巳唐之小人而不報蕭儼則君子也瑕瑜不相掩謂此類也

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

人爲謟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旦爲帝王而以異代陪臣

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此然則學乎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之故撤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蔑刺史之權自赴于天子此所謂以善爲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千百州縣之

職元首叢脞而庶事墮廢矣然則柰何曰擇官師簡法令
輕徭賦抑姦猾則民之負冤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爲治
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敢於陵犯不顧階級非豪宗強姓
則侮文狡吏相爲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
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顚倒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良
貧下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
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鎭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
於是有訴人主於鑾輿如楊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
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
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旁通幽隱下酌民言
彼百姓之負冤無告者皆得關于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
名犯分無所顧忌之爲大害也故以越訴爲是則令甲不

當禁以爲非則赦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
其人法令易守去民之所病者豈惟越訴自息擧第之訴
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亦思過半矣
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
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
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
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
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每貪至於爲民大害然
後李穀建議周祖革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
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爲輕亦可行矣
夫農民之家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

矣不幸而牛死如喪其子弟一然稼穡之賴將不給而鹵莽是念飢寒是憂所宜矜恤乃且使之輸角革筋于公府吏胥旁緣取求艱阻於是一皮之直爲錢幾數千而所費乃相倍蓰農民何以堪此掌瘞埋之隱匿之則又有鄰保舉發私藏之罪其罰尤重不幸而牛瘦遂至於破家而絕產矣農以食爲天以牛爲力而畜牛之害乃如此嗟夫且禁殺牛者爲其妨農務也故其法或至於死命士市肉一斤徒二年雖情罪不侔猶足見勸農之篤矣殺牛之禁既如此私藏角革筋之禁又如此食牛肉之禁又如此而郡縣調斂乃有常數非時征求復無準則動以百千萬計郡下之邑邑下之保伍苟非殺牛何以得之立法示禁而始終本末不相坐毒遍於畎畝閭者孰甚於此哉輸官給

直遠矣難行李穀之言猶慮其綱目之踈也使有田三頃
歲納一皮亦未爲民病也
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
會峻在河上榮復以請帝乃許之峻聞亟歸固求領藩命兼
平盧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有賢子矣將四海是
賴任國事者其何願如之史稱王峻以天下爲己任天下
之任孰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
終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所以安商周子房孔明所以定
劉漢者也今峻乃忌晉王之英欲隔其至路以身之去留
爭之則何意哉峻本樂童適事五代實要爵后致身宰輔
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大臣而惡人主之子如梁冀

李林甫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顔衎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帝曰不可倉卒俟朕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無君如此誰能堪之貶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周太祖初即位峻爲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第賜之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者也辭而不處嗚呼能持此心而不變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爲宰相未可謂失顧顔陳譽望未聞於當時吾以私好代所私惡又取必於君君從則喜不從則懟此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監焉豈有見於逢吉之近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在梁時已乘幼稱重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爲監何也其辭宅之時

祿位未盈而奏對不遜之時志意已滿故也雖然峻亦不歐
章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宰相而以私好惡爲公賞
罰使人主必從之如元載楊炎之徒之戒耳
天雄節度使王殷恃功專横留爲京城巡檢每出入從者數
百人時帝體不平衆心忌之帝下制誣殷以謀反殺之
三殷王峻佐太祖初起其功相埒峻悖慢過而免誅殷被
讒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矣史稱殷事母孝母所不可
未嘗敢行及爲刺史政事有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
自笞於母前母亡晉高祖奪其喪殷固辭此雖士大夫有
不能者而殷本軍卒也而能之亦可謂賢矣事母以愛事
君以敬其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善推
其心也意氣威武重施於家疑而爵位形勢易犯於名分

不思故也漢明帝雖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學授以孝經其慮遠矣

帝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廢興故藏之深封之固不事外飾為無窮之計雖然二帝三王之制不可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既得合葬其母於父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謂兆域墳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封之者周制也然則自殷以上葬者不封周雖封之其制

庳下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大為勝也禮有以大為貴者仁

封與焉亦謂自庶人至於天子則天子之封為大此尊卑

之殺也故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

上之狀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斧者有若覆夏屋者孔

子之墳如斧釋者曰馬鬣封也先儒云馬鬣封三斬板板

廣二尺長六尺斬者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

耳季子葬其子揜坎其高可隱先儒云隱據也平立而手

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

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聞然

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在七八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

登後世三尺可謂庳矣姑足以異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

之墳名也封者諸臣墳名也以馬鬣四尺之制等而上之

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庳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列侯高四丈視秦則爲約視古不亦泰乎東漢監之原陵六丈唐太宗因之以葬高祖然而丘高六丈倍古猶五倍有餘故白虎通有三仞之説仞八尺也三仞纔二丈有四尺苟約以周尺則一丈八尺前却閒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光武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故作壽陵不爲山陵裁令流水與丘壠同故厚葬而自敗者呂政是也制爲薄葬而亦敗者其子敗之唐太宗是也薄葬而無禍者已既遠見子克遵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其處誠善矣然貴爲天子勢有不行光武所謂古帝王之事亦劉向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無所考證聖

人立制莫非中道可以爲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必不使盜賊妄意地中之藏雖高大其丘亦無後患況不爲乎後世人主奉身奢汰雖能儉葬人猶疑之乃高爲山陵厚爲賫送建宫邑從百姓出遊衣冠幽置嬪宫衛以官司也以卒伍與平居無異是瘞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也其愚豈不甚乎然臣以是爲忠子以是爲孝至於發掘暴露甚則侵辱無所不至又豈所以爲忠孝哉不封不樹太古而不可式盡力於地上又無益於死者然則柰何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槨封之足以識久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而皆以儉爲本可也周太祖鑒溫韜之禍下薄葬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載嵩陵豐約之詳以見世宗承考之實惜哉

世宗　　後周紀

北漢主合契丹大舉入寇上欲自禦之羣臣皆諫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人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豈更事久慮患深恐其君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以征伐耶或見劉崇志銳重以契丹難與爲敵耶將以兩語激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姿皆非

李亞子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勉勉贊襄乃徒以大言蓋之不論事理可否之所在果何意也且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彼莊宗潞王晉出帝漢隱帝晚節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爲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誠未可知則周室之勝敗存亡道亦何嘗介於心哉去一君事一君迎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姦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王溥之說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基祚聽言能斷豈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北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率衆先遁既聞周師大捷復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於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帝稱善即收愛

能等七十餘人責而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事有當行而衆心未可知固宜咨訪以觀其異同不然或反以致害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諸將皆謂不可帝將徐有所處亦不遷行張永德所對既合帝意則唱有和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咎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之弃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戍卒小不副所欲則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竭慢生反為所控固常勢也世宗一加裁制於俄頃之間革五十年之弊政曾不以為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使世宗聞鼓聲而心悸聽馬聲而肉掉當劉崇入寇則挈囊衣而避之及樊愛能復還則呴沫而賞之安能濟乎

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氏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臣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馮瀛王之爲人歐陽司馬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
道眉山蘇氏稱其盛德與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
也所謂道者杳杳冥冥超乎日用之外即父而慈即子而
孝即君而仁即臣而忠斯是矣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
云道云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
與言二以迹與心判談高語微而爲申商之事稱王說帝
而修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
以興亡屑意而以爲知道也君者百姓之首也故曰衆非
元后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堯命舜
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爲先孔子作春秋將而見獲必
書師敗績衆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
績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孔子皆以君爲重衆次之大夫

與衆敵乃經世之大常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意乃異此者以時君糜爛其民無愛養之心也故推原邦本而言之曰民爲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其國也堯舜孔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作民父母而先元后有元后然後天下定于一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五代之亂至於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矣人而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則夷狄禽獸耳方是時當以君爲重乎當以民爲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此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可耳人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取道以此蘇氏嘗學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爲道解紛亦可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僞之臣

妄下赦令有忍死爲民之語其黨爲之唱誘以謂能全都城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恣爲暴行而無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食君之土受君之德父子祖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亡不憤國破不耻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至此則雖空天下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亦何預僭僞者事而敢攘取免於夷滅之幸以爲己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是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暴君驕將之間弃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以此明道爲不得已而方諸晏子處莊公之弒不亡不死道實如之蓋了不相侔也亂邦不居非君不事聖人之訓爲道者寧食薇蕨友麋鹿足以爲潔身之賢自經

溝瀆豈是之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司馬氏又識

范質稱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而人無間言夫人無間

言在五季間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謂欲蓋而彰乎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敢簡閱羸老者多遇敵不降則走帝

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柰何浚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

勸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鋭斥其羸老

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寛於民

既得柄制輕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簡升精鋭且曰兵務精

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柰何浚民膏澤養無用之

物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

心邦本嘗熟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推農之

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吏也異端之徒也遊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幾人歟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贍其昏嫁送死養生及其戚姻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悴欲邦基之固難矣邦基不固欲大寶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欠抵死詔自今斛給耗一斗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然議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紀誠實使之一以法令從事曾無惻隱之心豈其爲國撫民之道

也不啻惟是凡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曰步費水曰船
費又有費朽之費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
欲農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
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旣與之善矣
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
窘闕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貪
穢敗官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自仲尼大聖猶曰與其絜也不保其
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夫惟
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燼中人以上千萬人無
一二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勵

困窮臨勢利怵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下則見草而悦耳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迫甚矣不忍而敢之心決此人生之大常物情之必至又況財貨賕賂中人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庶品中人以下十居八九今使兩省官薦擧令録之人而任其無貪墨之行天下之至難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其它日之不渝也勉任之乎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已然而不能責其未然故連坐之法似矣而實弊似矣故其初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爲之防耳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奈何曰知人堯舜猶難之何翰林兩省之敢必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其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

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
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吳
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
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
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
莫若反其所爲而已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
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
所對皆不傳惜哉或亦無足稱故耶爲君難爲臣不易非
孔子之言也自堯舜以來傳之矣昏君亂臣皆以易爲之

者也如知其難君不至於昏臣不至於亂故以易爲之則有忽慢之事以難爲之則有克艱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爲者撥亂之要術也太康父也少康宜述焉厲王父也宣王宜述焉武帝考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焉而皆不然者亂不可襲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孝之有故夫不襲者雖人有賢否治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有撥亂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於世宗見之不可誣已惟不能爲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況前古耶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之命禁捨身斷手足者煉指之類幻惑流俗

者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寺皆宜廢不爲有敕額而可不廢僧皆宜髮不爲有尊長之命而可去髮殘身爛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甚膚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芟蔓伐柯何者務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人四分之一爲癃疾猶有三萬幾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不能贍一兵而此僧尼合六萬人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耶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始上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自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隱匿及

五斤者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
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吾聞佛志在利
人雖頭目亦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
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爲人所難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銷
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之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
銷也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
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爲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乎
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
銷而爲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運車轉入
於它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爲器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
則不以貨泉貿遷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貿遷方之

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
小僞錢日多以不貲之價變有限之錢雖萬物爲銅陰陽
爲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
可治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
中國之錢真可流於地上矣雖然世宗所慮有未盡者寺
觀鐘磬鈸鐸之類不必存也此屬西夷之樂耳夷人吉凶
皆奏之若中國者吉事何用鈸鐸凶事安用夷樂若其自
用則佛固外死生離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
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
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
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
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

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爲仁仁者愛己以及人愛人以及物推其所爲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元倒行而逆施之則冬雷夏霜蟄虫不伏草木盡死而已矣

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拘往哭盡哀

自唐初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太宗德宗周世宗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有始無卒而世宗享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也惑於小數者必暗於大理歲道非便者小數也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非對代無不如是觀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懼兵屢敗懼亡遣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江
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
遣一介修好而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德明戰栗
不敢言

世宗邢臺人承國於先君比之漢晉唐梁最爲近正其憤
然欲削平天下蓋忿亂甚而望道切負其中原之主可以目
事者也李璟困而後懼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
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所謂大哉王言足矣韓子曰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
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南唐欲
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爲援又爲李守貞慕容彥超二叛
出師謀國如此欲其存得乎

唐主使李德明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
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歸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丘以
爲無益陳覺李徵古譖德明言其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
異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
統之義割地降號則當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請其
主輸江北于周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丘以割地爲
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
朱异受侯景金賣建德諸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
國割地以予秦石晉割地以予契丹是謂無益
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矯前
人之弊凡馬氏横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馬氏天策府學
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爲節度判官仲雅

辭疾行逢固召之面授文牒終不受
周行逢雖黠卒然其爲政有足稱者徐仲雅自以楚臣見
其兄弟爭國廢殺相尋弃官而去則當行逢政統軍府以豪
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
屈求之五代諸國盖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貴爲上
公跡封王爵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
可數量哉
帝徵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
天下爲務安用此爲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知人實難陳摶之藴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爲隱者方士而
已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摶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
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見達磨對面而不識

也雖然挾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旨矣者既與
呂洞賓之徒相期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
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
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
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
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
流遠有端緒而已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紘而不得與儒者
同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恃勢恣横帝既爲太祖嗣無人敢言守
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
不問

出帝稱所生爲皇伯歐陽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爲元

曷歐陽公謂之合義一何戾歟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柰何爲耶太祖立後封以大國如殷之杞周之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已則復姓曰柴尊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爲寧受屈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爲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爲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道之重至以天下爲敝屣此乃與權者矣

以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

當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豚犬不足爲與
莫尊於父王祚不以其子爲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
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百官所當坐而視
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
替然則宜柰何父所客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其子不在相
位也則如祚所行可也其稱子爲豚犬者亦非也曹孟德
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直豚犬耳此以詆誚
它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目其子爲畜牲者乎不惟賤其
子適自辱其身而世俗通用之蓋未之思也
攻楚州四旬不下帝自督諸將乃克之所誅十餘人至死無
一人降者
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

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武威雖暢而德信未洽以幾州小城力鬪而不肯下至於甘心盡死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無欲不若有成而速成不若安成也

唐主舉國内附江北悉平

韓熙載之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一時髙論文士之常豈李穀沈毅有器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大業者有常理漢髙祖光武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食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

今問曰彰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矣其間有好大喜功超河踐華者曾不旋踵又已失之此無他諸葛武侯所謂欲以不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坐享帝王之奉而使將士冒白刃闢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者其不得也宜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項籍八千子弟横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三千力拒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乃荆楚人也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亡敵皆江南人也

唐宋齊丘多樹朋黨專固朝權陳覺李徵古爭附之覺嘗奉使于周還矯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乃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

大驚曰朕豈教人殺忠臣乎唐主欲誅齊丘等復寘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明揚忠直喻使勿殺如世宗之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昔楚子納孔寧儀行父于陳孔子罪之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預故也契丹立石晉諭之曰桑維翰劉知遠趙瑩非有大故不可弃也維翰有功於汝宜以爲相父之經翰外爲揚光遠所勠內爲劉處讓所排先解樞機繼離宰路亦不聞契丹之來責也惟陰圖其國則腹心之任必有所寄使爲

彼內主惟我所欲故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
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
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滅邢又有甚者楚相許德勳語
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後衆駒爭阜棧乃可圖耳韓非為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若非李斯忌之非下獄死則韓
亟亡矣周世宗欲平江南者以兵家詭謀論之遣禮至可
也結許德勳以待事會可也委棄緋韓勿聽其饜罷可也
納孔寧儀行父使再敗壞之可也乃能惇信明義俾[illegible][illegible]
之被讒而於齊危死生無所可否素學黃老而暗合春秋
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安有子[illegible]
懸而父不為之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患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歛之臣以頭會箕歛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貸於公者其責償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斥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陪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滅蠹弊也立兩稅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

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村置團者絕公皂侵漁也罷課户
俸户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
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
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曰連日
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禄惟當親冒矢石爲百
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
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
嘗試論之莫尊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不可之
勢而不知其有可有不可焉則以不可爲可率意而行之
故可以崇飲沉酗俾晝作夜可以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
以淫于原獸十旬弗返可以殉貨愛寶爲盈欲無厭可以廣
土貪地糜爛百姓可以峻法嚴刑斮刈天下可以窮極土

木千門萬戶可以萬八千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海力
役不息可以害賢憎忠割心抉舌名之妖言陷諸鈎黨苛
以亢蔑僥倖佞崇長信使引其黨類傳其子孫行之一時無
不如志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未畢殃禍已及蓋易而
爲之昊天不與故也有不爲是知戒愼矣而猶不免焉者
豈無因而然哉人君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
至賤官小吏軍師旅伍莫非爲民非有他也不知以民爲
本務於是有后妃之族子弟之國宗戚之里權貴之臣勳
勞之將宦豎之家胥吏之人黥籍之兵伶伎之徒釋老之
衆給使之役工商之雜游手之類皆仰食於農如鋤耰鋌
交相尋乎也上取之不已又陵籍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
噬齧損矣養民之職廢而殘民之事行則愛民之報不施

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莫能及者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爲仁一問爲邦聖人之荅之也異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爲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爲邦則兼舉虞夏商周之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舜而不仁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粕益湯而不仁必不能學于伊尹而後臣之武王不仁必不能任周公以伐紂興周之重也一德立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爲元后臣爲元臣而天地覆載之功全矣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者也故爲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爲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君君者務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焉如其有傳則傳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人衆多且

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而不仁皆在
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憂世之
君子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傳不患士之不能力行
而患其無所知識所謂識而傳之孰急於仁矣承蜩痀瘻
操舟斲輪之賊猶有進乎技疑於神之妙絕聖弃智滅倫
反理之教猶有盡精微離文字之旨而於孔孟所傳則徒
貫之以誦記華之以詞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旁斷之
以粗迹而不知其有堅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
鈎有賾可探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舉世挾
策讀書而貿貿然如擿埴而聳步不仁之禍方諸洪水猶
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求仁而得仁自
天子至於庶人其為先務一也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孟軻君臣合符節之道而闇而知之所以爲後覺者也

恭帝

後周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昔文定胡公奉　詔作春秋傳天
下傳之以為百世不刊之書自三
家分晉而後迄于五季則宋有
論述致堂管見蓋以繼文定之
遺志甚於君臣之義戎夏之分
君子小人之別天理人欲之辨辭

嚴義密莫不以經爲斷學者
必通二書而讀之然後知其後先
述作粹然成一家言太史公父子瞪
乎下風惡處琭服膺是書有
年矣每惜江浙間獨欠此本假守
宛陵公餘細加讎校遍劉寅鄭

齋與學士大夫共之然嘗謂范太史唐鑑伊川先生以爲兩漢以來無此議論紫陽夫子通鑑綱目尤足以補司馬公之所未及是數書者實皆互爲發明相爲羽翼後之讀史者苟能參錯

融貫則數千載之是非邪正善
惡治亂興亡之故如權衡尺度瞭
然胸次舉而措之事業載諸言
論其與聖賢悖謬者幾希敢倍
書之以俟識者訂爲寶[illegible]十年閏六
月壬辰陶庵劉霞孫謹跋